足利學校祕籍叢刊第二

毛詩註疏

第一卷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後援會刊

南宋刊十行本毛詩註疏解說

長澤規矩也

北宋末年まで、注疏は別々に傳はつた。卽ち、經文に注を插入した、いはゆる經注本と、疏ばかり單行された、いはゆる單疏本とが、別々に流傳してゐた。かやうな傳本を學徒が不便としてゐたので、經注疏薈本が出版された。その最初のものが、足利に傳はり、本會が曩に影印した周易注疏で、續いて周禮・尙書・禮記・毛詩が刊行され、後れて左傳・論語・孟子の出版を見た。最初の頃は、兩浙東路茶鹽司によつて出版されたが、左傳の刊行者は吳興の沈中賓であると傳へられる。しかし、體裁は各書が略同じなので、世にこの一連の注疏本を越刊八行本と稱される。八行とは、每半葉八行から成る故である。

南宋中葉には、已に建寧府建安縣地方（今、福建省に屬する）には書肆が櫛比してゐた。もと營利事業であるから、射利には敏であり、注疏薈本の流行を見て、之に陸德明の經典釋文を插入すれば完璧に近いとし、こゝにいはゆる宋刊十行本の編刊を見たのである。

ところが、世に流傳する十行本は殆どすべてが明の正德中、南京國子監印行の正德十行本で、當時南雍（國子監）には、宋元刊本の板木が傳はつてゐたた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を編刊した阮元を始め、諸家は、之を宋刊明修本と信じて疑はず、獨り、顧千里のみが、之を疑つてゐたやうである。彼は、「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思適齋集巻七）の附記に南雍本はもと宋季建附音本に出たものと言ひ、之を承けて、海源閣主人の楊紹和は、千里が元明間に宋の建附音本を翻刻したものを遞修したものと言つたとし、その說は必ずしも適確ではないが、決して、九經三傳沿革例にいふ所の附釋音の建本ではないと斷じ、宋末の翻刻本の遞修に係るものと言つた（楹書隅錄巻一「宋本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わが山井鼎は原本を見てゐたので、正德本と略似てゐるとか（左傳の條）、稍同じとか（毛詩の條）といふ表現を使つた（七經孟子考文）が、正德本が元刊本とか、宋末刊本とかいふ斷案は下してゐなかつた。

しかし、予は往年、靜嘉堂文庫所藏の正德本十三經の版心を詳查し、原刻葉と覺しき紙葉の版心に削去の痕跡を發見し、論語には「泰定四年」（巻一第一葉）、「泰定丁卯」（巻三第一葉）、の文字が殘つてゐるのを見、更に、各葉の刻工が、胡注通鑑と一致するものが多く、その他、元刊本と一致するものが少くなく、宋刊本と數人一致するといふやうな實例は全くないことを知り、正德本十三經は宋刊本の補修でなく、元刊本の補修であると斷定した。今から四十年も前のことである。恐らく、正德本は

泰定刊本の補修で、正徳以前にも補修せられたといふ跡が窺へる。

さうなると、眞の十行本の宋刊本の傳存は至つて稀であるといふことになる。尙書の初印本は臺灣の故宮博物院に傳存するが、この毛詩に至つては、全く天壤間の孤本で、足利學校傳來本としては、南宋初年覆北宋刊本新唐書・南宋初年刊本周易注疏・明州刊本文選の三書と匹敵するもの、是、本會が周易注疏について影印を行つた理由である。米澤市立圖書館所藏鈔本はこの本に基くものか。

底本は初印に近く、毎半葉十行、毎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三字、左右雙邊、耳があり、匡郭內、縦六寸三分、横四寸一分。首「毛詩正義序」、次「詩譜序」、正義の序末に、一經堂劉叔剛（桂軒）の木記があつて、「足利學校公用」又は「足利學校之公用也」の墨書が各册首などにあり、「松竹清人」の印が捺され、寄進者上杉憲實の墨書の外、詩譜序末に古い識語がある。その中の「大荒落」とは「巳」歳の異名である。

なほ、八行本・十行本は固より、後の注疏本の疏の文の前に、「何々至何々」とかいふ文字が標記されてゐるのは、經注と別行してゐた單疏本の名殘で、經注と合刻されてゐる上は、この標記はさう必要はなくなつてゐる。

既刊の周易正義はコロタイプ印刷の方法を採つた。しかし、今日では、コロタイプ印刷の技術は戰前に比して寧ろ劣る。これは手摺の特殊技術の傳が殆ど全く失はれたからである。洋紙に印刷する場合

特にさういへる。そこで、本社では社員一同検討を重ね、新輸入のアルミ版を巧に利用し、オフセット印刷で、本書のやうに、コロタイプ印刷に劣らぬ印刷法を開發した。今後、本叢書では、この方法を採ることにした。出版に際し、編者の立場から、本社印刷部員の努力に一言謝意を表したい。

附釋音毛詩註疏　第一卷　目次

毛詩註疏

第一卷

書不許出學校閭外 憲實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懽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

用隱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

固字起句諸儒至讓字爲一句然則之字似衍一曰揖字絕句讓字下句頭字與上句固相對下句意諸儒皆伏揖故讓曰下無雙德於焯炫二人也

增 或本作憎

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勑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



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脩䟽人及給事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
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
曜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足利學校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正義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

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正義曰鄭注中候勑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爲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

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為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向

文

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疏

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乘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誡勗且爲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皐陶謨說皐陶與舜相荅爲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亦情事與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

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爲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 疏 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孑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記錄不得

邇及商王不風不雅 疏 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爲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 疏 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己之族親用人自録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録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録之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

疏 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厄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皐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

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

疏 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爲諸侯以后稷當唐之時故繼唐言之也中葉謂中世后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

疏 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

大勳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爲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天也**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説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爲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揔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説成王之詩皆并舉周公爲文制禮作樂大平無爲故與大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

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緜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註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豊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

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註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録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衞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衞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爲周夷王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爲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亨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衞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衞侯是衞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

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

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絶矣

疏 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爲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强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註云祝融之後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爲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

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絶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爲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爲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

故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疏 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閒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録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

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録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為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録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録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刋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荅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録者直録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録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

民被放弑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爲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録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觀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晳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夷厲已上歳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疏 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言在位之年是歳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彘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歳魯眞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大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

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爲贊贊明也明已爲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疏 正義曰此又揔言爲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衞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 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緜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内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緜云周原膴膴菫荼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 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

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註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註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

有二不必皆紂命也

○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 正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兖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兖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爲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惟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勲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 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

程從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謚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爲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已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已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 ● 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録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 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説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徧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絜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爲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 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爲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

各從其國

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不錄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 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 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爲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 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

設法

大略

事

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爲興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爲應非獨麟白虎也鄭荅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

詳略

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
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
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
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
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
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
自由作不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
召南羔羊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
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
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
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
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已自已致人草蟲以
下非後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
之政爲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
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贊周南
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爲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爲文
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爲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
遠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
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
荅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

受命前詩已作
二公有土前詩
始作

趙商

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
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
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
五篇唯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
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襛矣經云齊侯之子
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
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
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
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
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
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
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
此荅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
武王時事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召爲詩主以其主美
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
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
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
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
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

歌之以節義序故耳、 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
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
妬之心夫人德如鳲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
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
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
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
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
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
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
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鄭無所說義亦或然● 射禮天子
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 正義曰
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文彼注
亦以為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小大莫處
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
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戒出焉節者謂射之進退
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為節此引之省文也● 今無貍首
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
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 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
篇皆在召南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

去之大射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爲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貍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註云貍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𠨯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貍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貍首之字鄭知是貍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爲射節知是貍首之辭無貍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

●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

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閟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

●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

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爲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

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荅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 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爲黜陟之漸亦旣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旣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爲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旣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荅韋

十三

昭一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録。

詩譜序終

本云

大慧落成既夏小盡日燈下一着挹句訖　藤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一之一）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

勑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胥反依字且邊隹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爲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爲首遂以關雎爲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爲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爲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

晴職切 又陟吏切

爾

定稱黃鳥顯緜蠻之貌草蟲棄喓喓之聲瓜瓞取緜緜之形
瓠葉捨番番之狀夭夭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
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蹐駮不
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
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
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
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
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
耳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
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釋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
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
唯言詁訓足總眾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
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
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
為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註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
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也

毛詩國風

毛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

關雎

若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疏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揔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足得揔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别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

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亦皆不可用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寵成入相之勳丈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爲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太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

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飲酒云無筭樂注云燕樂亦無筭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以其徧歌謂之無數不以不次爲無筭也

鄭氏箋 鄭氏箋本亦作牋同薦年反字林云箋表也識也案鄭六藝論云註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然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未敢爲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

疏 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爲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毛氏爲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

何知毛爲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註註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并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詁訓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并是作者自爲名后妃芳非反爾雅云妃嬪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

疑亂故也 疏 關雎后妃之德也 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爲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今分爲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註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媲也言媲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總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之爲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爲惡者多苟能爲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獫狁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 疏

風之至國焉　正義曰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爲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爲風敎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敎諸侯敎大夫大夫敎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云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狹至廣與此同意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註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

也今從沈説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剌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疏風風至化之正義曰上言
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爲風之意風訓諷也
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殽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
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
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偃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疏詩者至爲

詩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
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爲志發見
於言乃名爲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
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
爲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
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
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
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嗟遮斜

反咨嗟也歎本亦作嘆湯贊反
歎息也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
疏
情動至蹈之 正義曰
上云發言爲詩辯詩志
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
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
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
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
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爲心使不
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
故爲詩必以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
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
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爲志而
形於言還是發言爲詩上辯詩從志出此言爲詩必歌故重
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設也
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
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
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
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
長言爲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
歎息爲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乃云嗟

關雎

歎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嗟歎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爲志出口爲言誦言爲詩詠聲爲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皆始末之異名耳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猶見賢遍反徵陟里反上下時掌反應應對之應下註同

〔疏〕情發於至之音　正義曰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身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爲音下云治世之音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謨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爲綺縠或色美而

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貫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為音樂或
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
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
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
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為桀紂之行
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茨大田之徒並陳成
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風
楚茨為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箋發猶
至相應　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於月
令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為義漢書
律曆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
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
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
云宮為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
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
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註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
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
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

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註
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
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爲三名
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
云十一而稅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
聲與音樂名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
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爲異
者以文侯幷問古樂新樂三者同呼爲樂謂其樂音同也子
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爲樂名新樂
淫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溺音以曉文侯
耳音樂非爲異也樂記云淫樂慝禮子夏亦云
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爲樂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爲一句下倣此思息吏反

疏 治世至民困　正義曰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懽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

華

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傷已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是其民困也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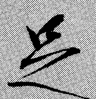
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與此異也淫泆之人肆於民上蕩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爲
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爲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
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
樂爲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與
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
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
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
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音作而
民肅敬寛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
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
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兆民既衆賢愚不等以
賢哲歌謡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爲樂取智者之心
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爲之
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聖
人之所行也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
記問喪稱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
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
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

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
故先王制禮作樂爲之節是王者承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
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
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故正得失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謂政教也兩通近
如字沈音附近之近厚音后本或作序非【疏】故正至於詩○正義曰上言播詩
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
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
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
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
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
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
得失之事以爲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
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
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
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
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
曰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

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疏 先王至俗 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



利

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爲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爲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爲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爲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有黄帝之詩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爲音謂之爲樂樂雖逐詩爲曲倣詩爲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絶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温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

故詩有六義焉一

關雎

學校

上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比。必履反興虛應反沈許甑反頌音訟【疏】故詩至六曰頌　正義曰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爲文其實一也彼註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爲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爲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

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爲名故云以爲後世法鄭之所註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爲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爲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爲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爲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爲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

用

也

札

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土封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荅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為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為比全篇為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

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鳳反注

風刺同刺本又作剌七賜反譎古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疏】上以至曰風　正義曰臣下作詩所以諫
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
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
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
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為風
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摠名為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摠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譎諫唯
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
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
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
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風化至直諫　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

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
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
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爲詩歌樂遂詩爲曲則是宮商之辭學
詩文而爲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
而爲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
樂文也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
謂之譎諫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疏 至于至雅作矣○正義曰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

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
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
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者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
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
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
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
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
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
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
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

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爲善未見不惡則
不知惡爲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絶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
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
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絶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
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
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須頌聲上也陳靈公淫亂之
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没而頌聲寢王
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
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
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
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
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云夷身失禮懿始
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
者蓋孔子録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録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
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
時作變雅但不録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
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
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已身不由天子之命
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

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情性以風其上。苛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疑今反 動聲曰吟風其上福鳳反告古毒反

疏國史至上　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
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强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
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
之廢哀此刑政之苛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己之
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爲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
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
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
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
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
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荅張逸云國史采
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
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
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駉云史克作是須史官自有作詩
者矣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
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
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

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疏達於至之澤 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

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荅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衞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爲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爲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己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

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臣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疏是以至之雅　正義曰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風雅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荅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

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
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
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
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
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己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
衆之意以爲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
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
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
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
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
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
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
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
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
詩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
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至雅焉　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
訓爲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

還以齊正爲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
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
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
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
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
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
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
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
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
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
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
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
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
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揔合
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
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
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
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
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
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

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須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爲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疏 頌者至神明者 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爲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

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疏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正義曰四始者鄭荅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

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麟音呂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騶音側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

【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至繫之召公

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連言

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
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
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
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
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者之所以教者二南
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
文王之化爲周南感先王之化爲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
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
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
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
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
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爲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
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
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爲風也化霑一國謂之爲風道被四
方乃名爲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
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詩
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爲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
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
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之主亦
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

故不爲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巳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爲王不爲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爲作雅或爲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自從至王季 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相訓是自得爲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太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上至太王而巳故知先王斥太王王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疏 周南至之基 正義曰旣言繫之周召又揔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爲基遠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出于彼文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

逑也○淑常六反善也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
之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閑
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恕
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逑音求
【疏】是以至之義也○正義曰上既揔言二南
又論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
先美家内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
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
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
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
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
鄭以哀爲衷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
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内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
同婦人謂夫爲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
美德善女使爲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
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淫者過也過其度
量謂之爲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
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已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
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妬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
賢賢人不進以爲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
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爲哀窈窕之人與

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已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爲異其經亦與毛同。箋哀蓋至好逑 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閒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註云當爲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爲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故云恕之謂念恕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忌勝己而害賢也無傷善之心謂不用傷害善人經稱衆妾有逑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逑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註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此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鄭答劉琰云論語註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

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爲義則以下義勢皆異
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
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
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
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
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
色則善心傷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
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
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
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
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雎七胥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興虛應反沈
許甑反案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放此摯
本亦作鷙音至別彼竭反下同說音悅
樂音洛諧戶皆反朝直遙反廷徒佞反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
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
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
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好

○夫婦有別

毛如字鄭呼報反兎罝詩放此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
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閒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爲于僞反嫉
音疾徐音自後皆同 疏 關關至好逑 正義曰毛以爲關
妬丁路反以色曰妬 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
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
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
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
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
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
宜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
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爲君子文王和好衆妾之怨耦者使皆
說樂也○傳關關至王化成 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雝雝音
聲和也是關關爲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鵰類
也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機疏云雎鳩
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
白鷢似鷹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
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
傳爲摯字實取至義故箋云摯之言至王雎之鳥雄雌情意
至然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雎鳩王雎之鳥者誤
沚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

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江有渚傳曰
渚小洲也蒹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沚皆依爾雅爲說也
采蘩傳曰沚渚鳧鷖傳曰渚沚互言以曉人也蒹葭傳文云
坻小渚也不言小沚者沚渚大小異名耳坻亦小於渚故舉
渚以言之和諧者心中和悅志意諧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
和諧又解以在河之洲爲喻之意言后妃雖悅樂君子不淫
其色能謹慎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雎
鳩之有別故以興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天下
使夫婦有別夫婦有別則性純子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爲
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
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傳窈窕至好匹
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
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
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
者非也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
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
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
之狀揔言宜求爲君子好匹則揔謂百二十人矣○箋不嫉
至以下　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
下然則九嬪以下揔謂衆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

淑女和好衆妾擿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后
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揔百二十人也若然此衆妾謂世
婦女御也周禮註云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
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
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
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者之風
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爲諸侯早矣豈
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
鄭於檀弓差之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
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
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爲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參差荇**
十九人况文王爲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菜左右流之 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荇衡猛反本亦作莕沈有並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接余音餘本或作菨荼非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荇菜並同菹阻魚反字又作葅嬪鼻申反內官名樂音洛又音岳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寤覺

寐寢也箋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 疏 參差至
之共己職也○寤五路反寐莫利反覺音教 求之
毛以爲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
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
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
之也○鄭以爲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御又無怨爭上
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
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
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
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
已職事故得之也○傳荇接至宗廟 正義曰釋草云荇接
余其葉苻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
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
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荇接余也俗本荇下有
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
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諧有關雎之德
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
無荇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荇菜亦
庶物之一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
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

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蘩言夫人奉祭明比亦祭也○箋左右至之事　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末得荇菜故勤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共荇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鍾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荇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注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盛感深也事者荇菜之事也事為勞務尚能樂之況於其德乎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己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反呂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

輾注本或作卧而不周者剩二字也【疏】求之至反側○毛以爲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爲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餘同也○傳服思之也

正義曰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爲已職事故易之也○箋卧而不周曰輾

正義曰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卧而不正也反側既爲一則輾轉亦爲一俱爲卧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爲不周者辨其難明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爲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大同小異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是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

【疏】參差至友之○毛以爲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參差之荇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爲后妃化感羣下既求

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荇菜求之既得諸嬪御之等皆樂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爲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　正義曰此稱后妃之意后妃言已思此淑女若來已宜以琴瑟友而樂之言友者親之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若來琴瑟鍾鼓並有故此傳幷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也以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親鍾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破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鍾鼓以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箋同志爲友　正義曰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文故曰同志爲友琴瑟與鍾鼓同爲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爲友以韻之卒章云芼故以鍾鼓爲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爲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鍾鼓也下箋琴

琴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爲友下云鍾鼓樂之共荇菜之事爲鍾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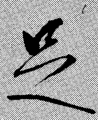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芼擇也箋云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芼毛報反

疏 傳芼擇也 正義曰釋言云芼搴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搴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搴是拔之義史記云斬將搴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芼訓爲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樂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協韻宜五教反

疏 箋琴瑟至其禮 正義曰知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者皐陶謨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頌鍾在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



章入句。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 疏 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

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爲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婁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泂酌彼行潦

挹彼注茲是也偏檢諸本皆云泂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禮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洽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爲韻不爲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爲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爲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爲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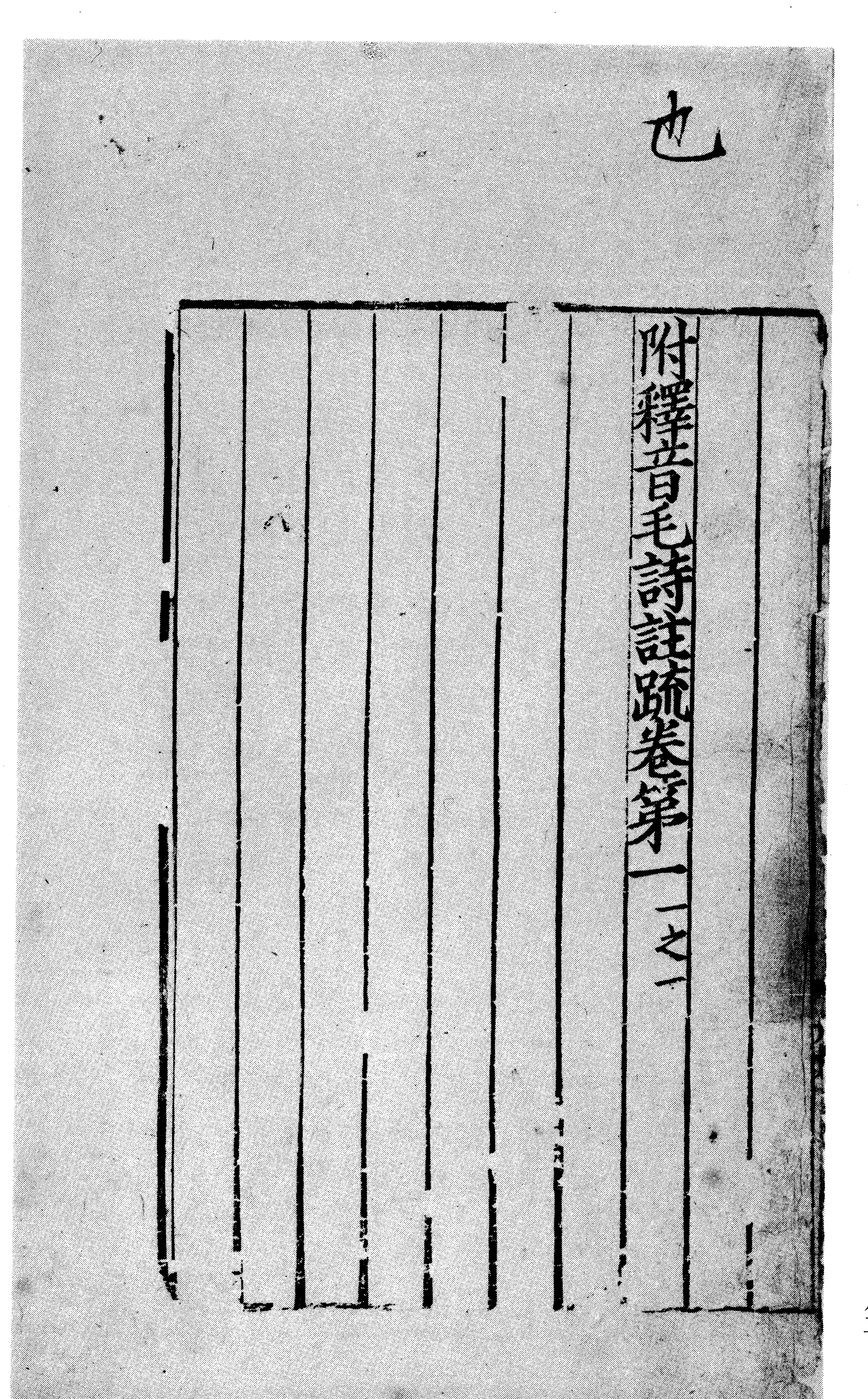
校之

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以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乎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則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亭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

公用

也終篇爲卒章則初篇爲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
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
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
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
謂其卒篇謂之章者秉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在召南之
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
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
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花押）


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一之一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一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曰)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覃本亦作蕈徒南反延也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傳夫附反見賢遍反

疏　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　正義曰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爲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爲本



公用

之意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於女功之事者二章葛以爲絺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汙私澣衣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爲二者見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父母者即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事生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汙私澣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夫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家者見其在家已然出嫁不改也。箋躬儉至忘孝 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者以經汙私澣衣在言告師氏之下故也歸寧父母乃是實事而言可以者能如此乃可以耳若不當夫氏雖歸安父母而父母尚憂今既當夫氏仍得歸安父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忘孝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萋切兮反蔓音萬浸子鴆反長丁丈反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黃鳥搏黍也灌木藂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箋云

葛延蔓之時則摶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藂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灌古乱反喈音皆摶黍徒端反鳥名也藂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最作外反聞音問又如字下同稱尺證反

【疏】葛之至喈喈　正義曰言葛之漸長稍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非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喈喈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傳葛所至盛貌　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為絺綌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為興欲見此章因事為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之性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為絺綌彼不為因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為祭祀艾為療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比類也此言萋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采用之時故以莫莫為成就貌也○箋葛延至美盛　正義曰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

不然。傳黃鳥至遠聞　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
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
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
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
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
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
為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木也。箋葛延至遠方　正
義曰知葛當延蔓之時摶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
長是爲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摶黍往飛集於灌木之時其
鳴喈喈然其鳴喈喈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總上于飛
至集然始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於遠方
也大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集灌
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
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子
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閫才美之稱得達遠方**葛之覃兮**
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雅云大邦有子是也

施于中谷維葉莫莫莫莫成就之貌箋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莫莫博反**是**

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

天子之紞

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猒倦是其性貞專○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濩胡郭反韓詩云濩瀹也音羊灼反絺恥知反葛之精者曰絺綌去逆反斁本亦作斁音亦猒於豔反本亦作厭紞都覽反紞織五采如綃狀用縣瑱也紘獲耕反纓之無緌者從下仰屬於冠綖音延冕上覆也朝直遥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庶人衣於既反

疏 葛之至無斁 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生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成就已可采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濩煮之煮治已訖后妃乃緝績之為絺為綌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為絺綌之時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濩煮至其夫 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濩煮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孫炎曰煮葛以為絺綌以煮之於濩故曰濩煮非訓濩為煮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麄故云精曰絺曰綌斁厭釋詁文彼斁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紞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也紞縣瑱之物織五采為之故著箋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紞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為尊故舉以言焉紘君

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爲組在冕下作屬之故士冠禮註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是也綖者冕上覆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夏官弁師注云綖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黃也以素爲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以庶人無廟註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悉爲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也則爲紞又爲紘綖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紞下兼上也貴者所爲少賤者所爲多故庶士以下衣悉爲之傳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妻皆有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紘綖大帶上有

葛覃一

織字皆衍也○箋服整至貞專　正義曰服整釋言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爲作王后爲作士妻故

習之以絺綌勞辱之事尚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言我

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

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謂嫁曰歸本亦

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重言直用反**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

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

衣○汙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上褘音煇王后六服一曰褘衣接見賢遍反下見於君子同撋諸詮之音而專反何胤

沈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挼莏也挼音奴禾反莏音素禾反褖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害澣害**

否歸寧父母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

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絜清以事君子○害戶葛反下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疏）言告至父母

毛以爲上下二我我其身中我我其師后妃言我身本見教
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
務之鮮華故今曰薄欲煩撋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褻衣然
我之衣服有公有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
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
儉復以時歸寧父母　鄭下三句爲異言以師氏告我欲令節
儉故已今薄欲煩撋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
服並澣之者卽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
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已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
衣裳既澣身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言我至曰
歸正義曰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昬
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
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
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
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
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
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
姪娣及傳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休云
選老大夫爲傳大夫妻爲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
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

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娩爲婦容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娩爲二者欲以內則之文充四德若不分婉爲言語則無辭令之事且婉謂婉順得爲言語之婉順亦爲容貌之婉媚故分之也既有其德愼辭以出之容貌以事人女功而就業故如此次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元年公羊傳曰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爲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歸嫁之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后妃爲國之長女而引族人之事者取彼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亦教之也

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定本歸上無曰字○傳汙煩至則私　正義曰汙澣相對則汙亦澣名以衣汙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汙為澣私服之名耳言汙煩者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為澣名故箋云煩煩潤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唯澣私衣故一事分爲二句上句言汙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揔名亦爲澣又上句言私見其褻衣下句言衣見其揔名亦爲衣故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潤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褻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褘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褘盛飾既畢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比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褘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褘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褘盛飾即云以朝事舅姑則以褘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助祭用纚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纚笄綃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褘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

爲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
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
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
耳大王稱王之時大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
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褘衣也進見于君子義與鄭
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祿衣二者同名爲進見也云其
餘則私明自展祿以上爲云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褕翟
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褘之下則皆
以副褘也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自朝君不
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
褕翟以下則褕翟當辭君子偕老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
以羽飾衣何由可辭又傳言私燕服若褕翟闕翟乃助祭之
衣不得爲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副褘也
上舉褘衣之名下言展祿之事明六服皆爲公衣其餘則爲
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纚笄綃衣耳○箋煩撋至祿衣正
義曰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褘衣以下至祿衣
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撋之用功深辭謂濯之言其用切
淺也此以公對私爲深淺耳若擇辭中又有深淺辭深於撋
故內則注云手曰撋足曰辭以內則冠帶言撋衣裳言辭故
撋又淺於辭散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汙澣總之云辭濯之

衣此六服明手罹不足澣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裳乃褻服
宜煩撋之而言澣是皆通稱也○傳父母至歸寧　正義曰
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
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旣沒
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
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
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沒猶得歸寧喪
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
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
也故鄭志荅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
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
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旣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
許之耳○箋我之至君子　正義曰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
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常自絜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否則
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摠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
問待毛傳荅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別文明其異
也私爲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澣私汙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
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三狄之服刻繒爲形而畫以五色
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
也三狄不可澣鞠展禒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謁請也○卷耳卷勉反苓耳也廣雅云枲耳也郭云亦曰胡枲江南呼常枲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詖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苓音零

【疏】卷耳四章章四句至憂勤　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唯有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摠辭也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為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豔妻方煽七子在朝成

湯謝過婦謁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爲勞心憂深不已至於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叙倒者敘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爲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頃音傾筐起狂反韓詩云頃筐欹筐也畚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易以豉反下同思息吏反下憂思同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寘之豉反行戶康反註下同朝直遙反、

疏 采采至周行 正義曰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筐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此后妃之憂爲何事言后妃嗟呼而歎我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爲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臣我我君此不解者以詩

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爲此故以周
行爲彼也○傳憂者至之器　正義曰不云興也而云憂者
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
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爲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
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
與芣苢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爲興
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以彼婦人
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
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
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苢謂采人衆多
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枲
耳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
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煑爲茹滑而少
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
爵耳是也言頃筐畚屬者說文云畚草器所以盛種此頃筐
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
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爲喻之意也○箋周之至廷臣
正義曰知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
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呼懷反說文作瘣隤徒回反徐徒瓌反爾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頹使色吏反下同離力智反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姑如字說文作夃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罍盧回反酒罇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爲雲雷之形勞力到反不復扶富反

【疏】陟彼至永懷　正義曰后妃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也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傳崔嵬至隤病　正義曰釋山石云戴土

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砠孫炎云
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
或傳寫誤也釋詁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
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虺隤者病之狀玄黃者
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箋我我至其然　正義曰序云勤
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無使字言勤
勞故知兵役之事事莫勞於兵役故舉其尤苦而言之其實
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其然
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賞之故上句欲君子知其勞下句欲
君子加其賞也。傳人君黃金罍　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
義罍制韓詩説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
士以梓毛詩説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
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靁之象謹案韓詩説天子以玉
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靁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
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註云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
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説言
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説言
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
異皆得畫雲靁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靁故也毛詩説諸臣
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

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箋我我至於此　正義曰以后
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
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
也將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
之禮者以經云金罍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耳言
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
僖三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
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山脊曰岡玄馬
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云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
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
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岡古康反兕字又作兕徐履
反爾雅云兕似牛觵古橫反以兕角爲之字又作觥韓詩云
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爲意于僞反殷
勤並如字俗本下並加心非也樂音洛

疏 傳山脊至角爵。正義曰釋山
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
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爲之觥者爵稱也爵總
名故云角爵也。箋此章至爲樂　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
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

之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
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
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
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
飲不自節爲人謗訕摠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
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
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愼謹案觥罰有過
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
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
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
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
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
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
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
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觩明爲罰
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
醻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爲樂也然則此
后妃志使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
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
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引詩云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罰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醻無筭爵則饗末亦有旅醻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爲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有觥也

陟彼砠矣

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砠本亦作岨同七餘反瘏音塗本又作屠非痡音敷又普烏反本又作鋪同吁香于反痡病也一本作痡亦病也者非

(疏)傳瘏病痡亦病也正義曰不詁云痡瘏病也孫炎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樛居虯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韓詩本並作朻音同字林已周反說文以朻爲木高逮徒帝反之心焉崔集註本此序有鄭注撿衆本並無

疏 樛木三章章四句至之心焉 正義曰作樛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意逮下者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旣能逮下則樂其君子安之福祿是由於逮下故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荊楊之域○藟本亦作虆力軌反似葛之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燕薁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纍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虆上附時掌反

疏 傳南南土至茂盛 正義曰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

南土謂荊揚之域

此樛木言南不必已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興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箋木枝至之域 正義曰箋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興下逮而已又興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得其所則衆妾上親附而事之尊甲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荊州揚州之域知者禹貢惟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荊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同又荊州在正南此言南土故以爲荊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荊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方之木美喬而上竦則非葛藟所能延言樛木者木種非一旨以地勢之美或下垂或上竦也

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 履祿綏安也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只之氏反綏是也綏之音雖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疏 箋后妃至所安 正義曰定本云妃妾以禮義相與不作后妃字於義是

樛木

也言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者妣妾相與既有禮義又以比
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也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內和而家
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爲福祿所安也南
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爲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
言樂是君子矣忝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孝經援神契
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堯典曰
天祿永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爲福祿天保云降爾
遐福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故正月云民今之
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履將之毛**南有樛木葛**
以爲福祿所大鄭以爲福祿之所扶助
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荒奄將大也箋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
也**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縈旋
也成就也○縈本又作縈烏營反說文作藥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

孫衆多也忌有所諱惡於人○螽音終爾雅作蜤螽音同惡烏路反

疏螽斯三章章四句至衆多

正義曰此不妬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美言仁厚戒愼和集耳○箋忌有至於人　正義曰忌者人有勝已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已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唯釋忌於義未盡故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僖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妬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言妬之心此云不妬忌是爲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妬忌之行樛木云無嫉妬之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別外內之稱行爲心使表裏一也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故云妬賢嫉能

螽斯羽詵詵兮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詵所巾反說文作𧮰音同蚣粟容反字林作蜙先凶反郭璞先工反許愼思弓反蝑粟居反許愼呂忱並先呂反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是也揚雄許

舂

㥦皆云舂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註方言云江東呼爲虴蜢音竹帛反蜢音猛慾音欲諸詮之音諭不耳本或作不然

宜爾子孫振振兮

振振仁厚也箋云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振音真女音汝

疏 螽斯至振振兮○正義曰螽斯之蟲不妬忌故諸蚣蝑皆共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故螽斯之羽詵詵然衆多以興后妃之身不妬忌故令衆妾皆共進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傳螽斯蚣蝑○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蜇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鄭志荅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是由其可解故傳不言興也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傳所興者欲以喻此事也興喻名異而實同或興傳興同而義異亦云興者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興也不言興者或鄭不爲興若厭浥

行露之類或使文徑喻若祿衣之類或同興箋略不言喻者
若邶風習習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
類是也然有興也不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
毛不言興自言興者若四月箋云興人爲惡有漸是也或與
喻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
者喻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爲喻也○箋凡物至
宜然　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
慾者無不妬也序云若螽斯不妬忌則知唯蚣蝑不耳○傳
振振仁厚　正義曰言宜爾子孫明子孫皆化后妃能寬容
故振爲仁厚即寬仁之義也麟趾殺其靈傳曰振振信厚者以
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殺其靈其妻勸夫以義臣
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爲信厚也○箋后妃至仁厚　正義曰
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
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
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之據其仁厚者多耳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愼也○薨呼弘反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揖子入側立二反蟄尺十反徐又直立反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老而無妻曰鰥○桃夭於驕反桃木名說文作枖云木少盛貌鰥本亦作鱞古頑反

疏桃夭三章章四句至鰥民　正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無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皆無鰥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無所當也○箋老而至曰鰥　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者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illegible]也單獨之名鰥或作矜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名也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知如此爲限者以內則云妻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

踝

踝

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故知稱寡以此斷也士
昬禮註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
男二十女爲昬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爲鰥寡之
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謂婦人也內則曰
唯及七十同藏無閒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
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鴈傳偏喪曰寡
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襄二十八年
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
夫曰索婦人曰釐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爲霜並其異名也
鰥寡之名以老爲稱其有不得及時爲室家者亦同名焉即
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不過則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
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
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
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
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彼鄭註云以丈
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
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主
婦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鰥寡據
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爲寡則有子亦稱寡鰥寡據其
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窮而無所告者

傳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爲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標有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爲秋冬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爲昏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少詩照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當丁浪反

疏桃之至室家○毛以爲少壯之桃夭夭然復有灼灼然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夭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爲室家矣 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爲異。傳桃有華之盛者 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灼

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時婦至時行　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箋宜者至俱當　正義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成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爲年時俱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蕡浮雲反**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家室猶室家也**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盡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

〔疏〕箋家人猶室家　正義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爲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指爲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云家人家猶夫也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卷終〕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一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三）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兔罝菟又作兔他故反罝音子斜反說文子余反姰呼報反【疏】兔罝三章章四句至衆多　正義曰作兔罝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由賢人多故兔罝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兔罝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芣苢言后妃之美此三章所美如一而設文不同者以桃夭承螽斯之後螽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桃夭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爲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也此兔罝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變言之化明后妃化之使然也芣苢以后妃事終故揔言之美其實三者義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妬忌此言關雎之化行不同者以桃夭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妬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

事故言關雎之化行若苢則婦人樂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隨義立文其實總上五篇致此三篇

肅肅兔罝

椓之丁丁 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椓陟角反丁陟耕反罟音古罔也杙本又作弋羊職反郭羊北反爾雅云樴謂之杙李巡云橜也樴音特橜其月反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赳赳武貌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赳居黝反爾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注云干楯所以自蔽扞也舊戶旦反沈音幹扞戶旦反禦魚呂反難乃旦反下同任音壬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沈所愧反可任而鴆反後不音者放此守手又反折之設反衝昌容反

疏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至干城　毛以爲肅肅然恭敬之人乃爲兔作罝身自椓杙其椓杙之聲丁丁然雖爲鄙賤之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赳赳然威武之夫可以爲公侯之扞城言可以蕃屏公侯爲之防固也鄭唯以干城爲異言此兔罝之人有赳赳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謂公侯使之與民作扞城也。傳肅肅至杙聲　正義曰肅肅敬也釋訓文

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爲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鴇羽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釋宮云橛謂之杙李巡云杙謂橜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傳干扞也　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干盾自蔽扞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爲腹心則好仇者公侯自以爲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爲扞城言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箋干也至未然　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爲扞城其民易傳者以其赳赳武夫論有武任明爲民扞城可以禦難也言未然者謂未有來侵者來則折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亦能和好之故二章云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逵九達之道。施如字逵求龜反杜預注春秋云塗方九軌

（疏）傳逵九達之道　正義曰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郭氏云歧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云四

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并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成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并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箋云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疏）赳赳至好仇毛以爲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爲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爲匹鄭唯好仇爲異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中林林中○施如字沈以豉反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罝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斷丁亂反（疏）公侯腹心○毛以爲兔罝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爲此罝兔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傳可以至腹心　正義曰解武夫可爲腹心之意由能制斷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已之腹心臣之倚用如已腹心○箋此罝至言賢　正義曰箋以首章爲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爲和好怨耦謂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

無名宣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今所無一不意有此卽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非和好兩軍與二章異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天下和政教平也。芣苢音浮苢本亦作苡音以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郭璞云江東呼爲蝦蟇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舃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愼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駮難也舃音昔

疏 芣苢三章章四句至有子 正義曰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閱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箋天下和政教平正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王王必以天下之辭故騶虞序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也文王平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唯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

利



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註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雖未太平平
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
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
又名隆平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盛德之隆故嘉魚既醉維
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唯鄭康誥注云隆平已至中候
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洽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
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衆故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
六者互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
之稱揔其終始也二章言采之時之狀或掇或捋取之卒
章言所成之勲或袺之或襭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掇之
捋之既得則袺之襭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
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爲對所以揔終始也六者
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掇捋事殊袺襭用別明
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宜懷任焉薄辭也采取也箋云薄言我薄也

疏 傳芣苢馬舃 正義曰釋草文
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
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機疏云馬舃一名車前一名
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

芣苢

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産王肅
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
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
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舃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任者即
陸機䟽云所治難産是也。箋薄言我薄也 正義曰毛傳
言薄辭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爲辭
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爲語辭傳於薄汙我
私不釋者就此衆也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
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送之以薄爲始者以時
邁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爲始動以威也有客
前云以縶其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將行王始言
餞送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爲始餘皆爲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有藏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掇拾也。掇都奪反一音知劣反拾音十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捋取也。捋力活反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袺執衽也。袺音結衽入錦反又而鴆反衣際也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扱衽曰襭。襭戶結反一本作擷同扱初洽反 䟽 傳袺執至曰襭 正義曰

之　公

釋器云執衽謂之袺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襭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袺謂手執之而不扱襭則扱於帶中矣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漢廣漢水名也尚書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被皮義反紂直九反徧邊見反

疏 漢廣三章章八句至不可得 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爲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爲遠近積漸之義敘於此既言德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云道化行耳此既言美化下篇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

内

也

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總序三章之義也。箋紂時至教化　正義曰言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以江漢之域爲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文故言之耳其實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喬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竦粟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潛行爲泳永長也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絜犯禮而往將不至也。泳音詠泭芳于反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箄箄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栰也郭璞云水中箄筏也又云木曰箄竹曰筏小筏曰泭箄音皮佳反柎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柎

疏南有至方思　正義曰木所以庇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絜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絜清人無求思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絜者自然尤絜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絜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絜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傳思辭至思者　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則言闇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箋不可至之然　正義曰箋知此爲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

遂畧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泭之道不經不可之文異其宜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絜此云絜者本未必已潔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絜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奸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彊暴之男是也○傳潛行至方泭 正義曰潛行為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泳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為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于海注云桴編竹木曰栰小曰桴是也○箋漢也至不至 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皆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翹祁遙反沈其堯反尤高絜者一本無絜字 **之子于歸言**

秣其馬 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秣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時掌反下文同餼許氣反牲腥曰餼

疏 翹翹至其馬 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絜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絜我欲取其尤貞絜者又言是其尤絜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已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傳翹翹薪貌 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爲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箋楚雜至絜者 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荊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箋之子至意焉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爲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爲嫁者之子此則貞絜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

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已謂云往嫁者斥適
已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爲謙者不自言已嫁他
女嫁故不爲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
言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
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
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
敢斥言有適已言養馬是欲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蔞草中之翹翹然。蔞力俱反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

疏 傳蔞草中之翹翹然　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商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五尺以上曰駒

疏 傳五尺以上曰駒　正義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

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輈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庾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汝墳符云反常武傳云墳涯也能閔密謹反傷念也一本有婦人二字被皮義反【疏】汝墳三章章四句至以正　正義曰作汝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爲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諸叙言道者皆爲言不爲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閔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舊

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閔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閔上無婦人二字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枚 床迴反榦也

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惄飢意也調朝也箋云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惄本又作惄乃歷反韓詩作愵音同調張留反又作輖音同

疏遵彼至調飢○正義曰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枝枚幹之薪以爲已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閔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已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惄然如朝飢之思食也。傳汝水至曰枚 正義曰釋水云汝爲墳傳曰濆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爲灉江爲沱別爲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爲濆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濆墳傳不

然者以彼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
宜在濆汝之間故也枝曰條幹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
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爲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幹取條
而巳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
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与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
曰條槄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爲餘也
如今蘖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
周之闕而夏肄是棄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爲復生之餘。箋
伐薪至其事　正義曰知婦人自伐薪者以序去婦人能閔
其君子則閔其君子者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
故知婦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爲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
時勞君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深宮
固門紡績織紝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勳勤爲
非其事也。傳惄飢意箋惄思　正義曰釋詁云惄思也舍
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
之飢也然則惄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
又以爲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
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爲文故傳以爲飢意小弁云惄焉如擣
無飢事故箋直訓爲思也此以思食
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

條肄 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肄以自反沈云徐音以世反非 復扶富反 既見君子不
我遐棄 既已遐遠也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而
勉之○思如字又息嗣反 疏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正義曰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
衆矣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覩君子則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即知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
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愈也○箋已見至
勉之 正義曰言不遠棄我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
已不復得見爲遠棄我今不死亡已得見之爲不遠棄我也由
然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
於婦人然婦人閔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遠棄已
而去知爲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爲棄已而憂也下章
云父母孔邇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
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俗本多不然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
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魴符方反
魚名赬勑貞反說文作䞓又作𧹞並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

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焜音毁説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此方俗訛語也㑴色救反酷苦毒反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辟此一本作辭此處昌慮反爲踈于僞反踈亦作疏

【疏】魴魚至孔迩　正義曰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與君子苦則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傳赬赤至燬火　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云赬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爲魚勞燬火釋言文也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也。箋君子至紂存　正義曰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是爲大夫矣若庶人之妻狀壯

言哉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昔在於情性豈有勤
以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
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爲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靁
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
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
靁志遠而義高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
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爲
殷紂所役君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爲紂
役也箋以二南文王之事其衰惡之事率紂以明之上漢廣
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此云王室
如燬言是時紂存行露云衰亂之俗微言紂末之時野有死
麕云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
有詳略承
此可知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
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關雎

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趾吕辛反瑞獸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黄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吕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麒麟至麕音俱倫反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止本亦作趾兩通之應應對之應序注及下傳應禮同【疏】麟之趾三章章三句至之時　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者有關雎之應也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關雎之化謂螽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爲此次既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爲有關雎而應之大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爲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爲示法耳。箋關雎至以過　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爲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爲瑞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
下無犯非礼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荅
云喻令公子亦信厚与礼相應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關
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荅曰衰世者謂當文王与紂之時而
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与礼合古太平
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
之時者案中候握河紀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
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游於田由此言之
黃帝堯舜致麟矣然感應宜同所以俱行關雎之化而致否
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
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尚存道
未盡行四靈之端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
致也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
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爲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難
比也三章皆以麟爲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
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
姓踈於同祖而先言姓者
取其与定爲韻故先言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興也趾足也麟信而
應礼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興者喻今公子亦
信厚与禮相應有似於麟○振音真相應之應應當也

于嗟

麟兮于嗟歎辭疏麟之至麟兮　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爲獸屬信而應礼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与礼相應言公子信厚似於麟獸也即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与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傳麟信至信厚　正義曰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爲興意以麟於五常屬信爲瑞則應礼故以喻公子信厚而与礼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礼則与左氏說同以爲脩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礼脩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与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脩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脩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駁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与礼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爲信獸駁異義以爲西方毛虫更爲別說○傳于嗟歎辭　正義曰此承上信厚歎信厚也故射義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明此歎信厚可知

麟之定振

麟之趾

振振公姓定題也公姓公同姓。定都佞反字書作顁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尒雅頷也本作顛誤于嗟

麟兮（疏）傳定題　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謂頷也傳或作顛釋畜云的顙白顛顛亦頷也故因此而誤

定本作題。傳公姓公同姓　正義曰言同姓踈於同祖上

云公子爲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与公同高

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

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爲庶姓是同高祖爲一節也

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爲然案杕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

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爲異彼爲一者以

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局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爲

也且皆對他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爲親耳襄十

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祢廟又曰魯

爲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爲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

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

五服之外遠近爲宗姓与此又異此皆君新非異國也要皆

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爲踈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

于嗟麟兮（疏）傳麟角箋至不

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示有武一本示作像

用　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
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
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機疏麟麕身牛尾
馬足黃色負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
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虫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
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
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
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
而後可配國君。鵲七略反字林作䧿行下孟反下注同尸

鳩本又作鳩音同尔雅云鳲鳩鴶鵴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尸鳩有均一之德飾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揚雄云戴勝也【疏】鵲巢三章章四句至配焉○正義曰作鵲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脩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共有之由其德如鳲鳩乃可以配國君焉是夫人之德也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大姒未爲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爲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爲難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顯夫人之德非謂文王之身始有爵位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秸古八反又音吉尔雅作鴶鞠音菊尔雅作鵴架音嫁俗本或作加功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

作迓同王肅魚據反云侍也乘繩
證反下同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

疏

維鵲至御之　正義
曰言維鵲自冬歷春

功著乃有此巢窠鳩往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
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鳩居鵲之巢有均壹之德以
興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
子有鳲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
夫人有德禮迎具備。傳鳲鳩秸鞠　正義曰序云德如鳲
鳩也釋鳥云鳲鳩秸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蒼
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
近得之。箋鵲之至燕寢　正義曰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
月始作室家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
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
云至春乃成也此与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
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此以巢比爵位則鳲鳩
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比巢燕
寢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
一。傳百兩至百乘　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以
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
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
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

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礼也此夫人斥大姒也太明云纘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之。箋家人至盛○正義曰此申說傳送迎百乘之事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昏礼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瞷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粲者粲是三女故良人爲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礼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率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礼從車二乘其天子与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礼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令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迓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婿車在百

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方有之也。方有之也一

本無之字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將如字沈七羊反維鵲有

巢維鳩盈之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媵音孕又繩證反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姪待

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徒帝反女弟也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是子有鳲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疏箋滿者至之多正義曰公羊傳

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傳能成百兩之禮

正義曰傳言夫人有鳲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礼箋以迓爲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

礼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

于

職矣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蘩音煩本亦作繁孫炎云白蒿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沼之紹反沚音止皤薄波反白也蒿好羔反谿苦兮反杜預云澗也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之事祭事也箋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疏】于以至之事　正義曰言夫人往何處采此蘩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爲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傳蘩皤蒿　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傳公侯至荇菜　正義曰言執蘩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爲祭用既言公侯夫人執蘩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荇菜也言不求備者據詩舉荇菜非其備者其實祭則備物故關雎傳云備庶物以事宗廟是也左傳曰苟有明德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彼言芼此傳言草皆菜也○箋于以至蘩菹　正義曰經有三于傳訓爲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爲於上

之　戊　利

于爲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爲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蘩菹若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也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菹南西上及兩鉶鉶芼設于豆南南陳即主婦亦設羹矣知蘩不爲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菹亦不爲羹采蘋知爲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爲羹且使季女設之不以薦事爲重與此異也。傳之事祭事

正義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以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 山夾水曰澗。澗古晏反夾古洽反一音古協反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髲鬄。被皮寄反注及下同僮音同蚤音早本多作早下同濯直用反溉古愛反饎昌志反酒食也爨七亂反髲皮寄反鄭音髲鬄本亦作髢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沈湯帝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爲呂姜髢是也紒音計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祁祁

舒遲也言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祁巨私反罷音皮本或作疲

【疏】被之至還歸　正義曰言夫人首服被髲之飾僮僮然甚竦敬乎何時為此竦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溉饎爨之時甚竦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髲之釋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為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傳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傳被首飾　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髲髢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讀為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纚笄少牢云被錫纚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髲鬄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髲鬄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錫為髲鬄者以剔是翦髮之名直云被錫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為髲鬄髲鬄以被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髲鬄也定本作髲髢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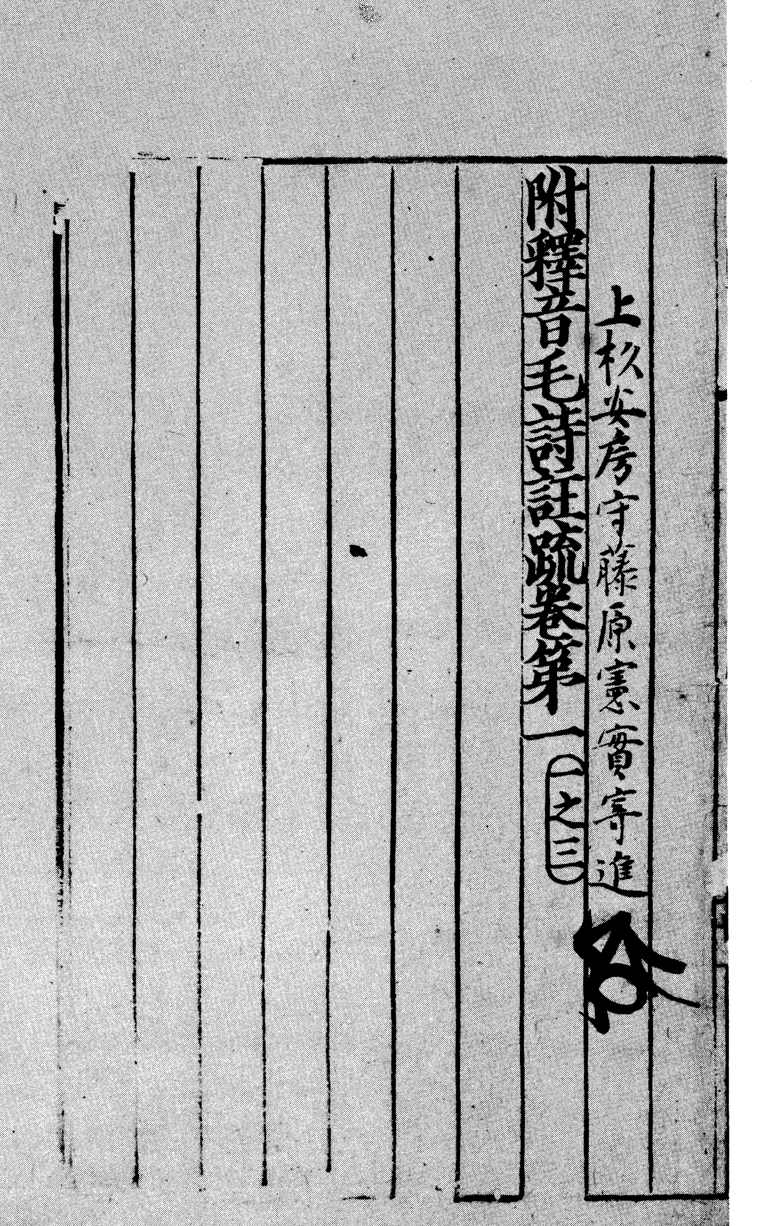
衣以見君褖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爲祭事宜與見君
相似故絲衣士視壺濯籩爵弁則此夫人視濯溉蓋展衣否
則褖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
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衮夫人非正祭不服褘
衣明矣且褘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
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侈褖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侈袂
以爲侈褖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
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
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
故爲侈褖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爲異者以助祭由上服
卿之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褖衣之袂此主婦髲鬄在少
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傳僮僮竦敬　正義曰知僮
僮不爲被服者以下祁祁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爲竦懼而恭
敬也○箋早夜至之事　正義曰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
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溉早
在事謂朝視饎爨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溉饎爨之事所謂
不失其職也鄭何知非當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爲視濯者
以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爲祭前矣若
爲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
鬄與被爲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也經

用

也

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溉饎爨者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饎爨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溉饎爨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溉互云濯溉也即濯溉一也鄭并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凡夙夜文王夫人故約彼夙夜所爲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饔人溉鼎廩人溉甑甗無主婦所視無饎爨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傳祁祁至有儀　正義曰言去事有儀者謂祭畢去其事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是去事也髲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髲髢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又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箋我還至燕寢　正義曰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之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采蘩三章章四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一之三）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一之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四）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

疏草蟲三章章七句至自防　正義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喓於遙反趯託歷反阜音婦螽音終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躍音藥蠜音煩種章勇反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忡敕中反當丁浪反下同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止辭也覯遇降

下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
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
男女覯精萬物化生○覯古豆反降戶江反
疏 喓喓至則降　正義曰言喓喓
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趯趯然
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
事也此阜螽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而與相隨也以興大夫
之妻必待大夫呼已而後從之與俱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
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已恐其見棄已亦恐不當君
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
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卧息於寢知其待已以禮庶可以安
父母故我心之憂即降下也○傳草蟲至阜螽　正義曰釋
虫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
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機
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兖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
云螽蝗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螽蠜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蠜螽
者衍字也○箋草蟲至求呼　正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
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
類同故聞其聲趯趯而相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
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爲仲春之月也以此善時相求呼不
爲草蟲而出時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傳婦人至

之義　正義曰婦人雖適人若不當夫氏爲夫所出還來歸
宗謂被出也○箋未見至塗時　正義曰知者以上文說待
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家矣下文亦既見止謂同
牢而食則已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文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
此章首已論行嫁之事故下采蕨采薇皆爲在塗所見文在
未見之前尚爲在塗則未見之言在塗明矣案昏義云壻親
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子
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箋憂不至之情
正義曰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即心下故知
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
自防者也又不苟求親愛斯干曰無父母貽罹明父母以見
棄爲憂已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說
傳歸宗之義憂不當夫意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
情也○箋既見至化生　正義曰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
文在既覯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奥即陳同
牢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衽席於奥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
北趾主人入親說婦纓燭出注云昏禮畢將卧息是先同牢
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爲禮即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
而食亦與夫爲禮也言既覯謂已昏者謂已經一昏得君子
遇接之故也所以既見既覯並言乃云我心即降者以同牢

初見君子待已顏色之和已雖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至於既遇情親知君子之於己厚庶幾從此以往稍得夫意其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二者相因故並言之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覯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覯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覯爲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南山周南山也蕨虌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虌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蕨居月反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虌虌卑滅反本又作蘩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

疏 陟彼至其蕨 毛以爲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虌菜然此采虌者欲得此虌以興己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得夫待己以禮也已嫁之欲禮似采菜之人欲得虌○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采虌爲異耳毛以秋冬爲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傳南山至蕨虌 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前則朝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婦人自所見明在周也故云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揔百里雖召地亦屬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召也蕨虌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虌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箋言我至采虌 正義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虌故以在塗見之因興知者以大

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惙惙憂也○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說服也○說音悅注同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薇菜也○薇音微草也亦可食疏傳薇菜　正義曰陸機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薇草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箋云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離力智反疏傳嫁女至相離　正義曰解所以傷悲之意由父母思已故已悲耳曾子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生去親骨肉是爲思與女相離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蘋符申反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共音恭本或作供注同姆莫豆反字林亡甫反女師也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若今時乳母也婉怨遠反娩音晚枲絲似反繭古顯反本亦作䌮紝女金反何如鴆反繒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紃音旬條也漿子詳反醢音海相息亮反笄古兮反

【疏】采蘋三章章四句至祭祀矣　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謂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法度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之以爲法度也言既能循法度即可以承事夫之先祖供奉夫家祭祀矣此謂已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也。箋云女子至法度　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傳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娩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婦德也執麻枲者執治緝績之事枲麻也釋草云枲麻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繅之絲則絡之織紝

組紃者紃也組也紃也三者皆織之服虔注左傳曰織紝治繒帛者則紝謂繒帛也內則注云紃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葛縫線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謂婦功也此已上謂女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祭祀之事納酒漿籩豆葅醢之禮酒漿及籩豆皆連上納文謂當薦獻之節納以進尸虞夏傳曰納以教成鄭云謂薦獻時引此納酒漿以下謚之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納酒漿與納以教成文同葅醢以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名故知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之者所以協句也籩豆葅醢葅醢在豆籩盛脯羞皆薦所用也籩不言所盛文不備耳少牢特牲皆先薦後獻故鄭亦云薦獻時此先酒後葅醢者便文言之禮相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之皆爲婦當知之此上謂所觀之事也十五許嫁故笄未許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歸於夫家也鄭引此者序言能循法度明先有法度今更循之故引此是先有法度之事乃言所循之時故疊序云能循法度者爲今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傅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十年之後下箋引昬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爲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昬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

蘋藻故知爲教成祭也定本去姆教婉娩聽從禮本亦然今俗云傳姆教之誤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女子二字有者亦非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宫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爲戒○濱音賓涯也藻音早水菜也潦音老蓱本又作萍薄經反一本作苹音平涯本亦作厓五佳反先蘇遍反芼莫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下孟反清如字又音凈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盛音成筐音匡筥居呂反湘息良反錡其綺反三足釜也玉篇宜綺反釜符甫反亨本又作烹同普更反煑也湆去急反汁也鉶本或作鈃音形鄭云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羹音庚劉昌宗音儀禮音衡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

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昬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牖音酉下如字協韻則音戶後皆放此與音餘**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菜盛蓋以黍稷○齊本亦作齋同側皆反少詩照反下同迎宜敬反俎側所反盛音資本或作粢

疏于以采蘋至季女 正義曰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欲爲教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蘋菜於彼南澗之厓采之往何處采此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此菜往何器盛之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菜而還往何器亨煮之維錡及釜之中煮之也既煮之爲羹往何處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齊莊之德少女主設之○傳蘋大至流潦 正義曰釋草云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蓱也江東謂之薸音瓢左傳曰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故言藻聚藻陸機

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箋古者至爲戒 正義曰成婦順於上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亦爲教成之祭故引之欲明教之早晚及其處所故先言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教之三月成則設祭故言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爲此祭所以成婦順也事亦皆爲教成之祭故具引之以先嫁三月更教之以四德以法度之大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一時天氣變女德大成也教之在宮祭乃在廟也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祖祭曾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曾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是也以魚爲牲若鄭二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解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大於四教四德既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

解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
順服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婦人自絜清故云婦人之行
尚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爲戒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修治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
亦取名爲戒明矣昏義註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
通○傳方曰筐至曰釜 正義曰此皆爾雅無文傳以當時
驗之以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
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箋亨
蘋至之芼 正義曰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
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於房中下佐食
又取一豕鉶於房中皆芼注云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
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鉶豕鉶云皆芼煑於所亨之涫始盛
之鉶器也故特牲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
魚芼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涫之中矣故鄭
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鉶中爲鉶
羹之芼知非大羹者以大羹盛在鐙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
和不得爲大羹矣魯頌曰毛炰胾羹傳曰羹大羹鉶羹也以
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湆於醢北注云大
羹湆煑肉汁則湆汁也○傳宗室至牖下 正義曰傳以昏
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

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爲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
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
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
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
字○箋牖下至爲之 正義曰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
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戶牖
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
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皆爲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
外成之義令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
也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
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
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
所主引昏義兼言天子諸侯故又解其言唯君使有司爲之
知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君尊明使有司爲之○
傳少女至蘋藻 正義曰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
必伯仲叔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
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
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
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爲詠故傳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

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即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篇一說教成之祭事終故於此揔之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爲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醴○箋正設至黍稷 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雖毛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爲羹使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嫁父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是毛氏之說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旣姑薦明父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醴之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禮之在房中也正祭之禮主婦設羹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設羹者以三月已來教之以法度今爲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禮主婦設羹謂特牲云主婦人及兩鉶鉶芼設於豆南是也少牢無

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爲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又解不言魚者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爲知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粢盛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故兼言之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奠設之於奧奧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即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爲禮之物若禮之爲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魚爲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爲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爲兼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爲長謬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甘棠草木疏云今棠棃召時照反奭音釋召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燕烏賢反國名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

疏 甘棠三章章三句至南國 正義曰謂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小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刺豳亦變風故有美周公○箋召伯至伯云 正義曰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為二伯故云召伯與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為二伯也食采

文王時爲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爲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與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歷言其官者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不舉餘言獨稱召伯者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爲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爲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爲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揔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爲伯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爲正耳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箋云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蔽必袂反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沈又音必芾

非貴反徐方蓋反翦子踐反韓詩作䔧初簡反茇蒲曷反徐又扶蓋反說文作废去羌呂反斷丁亂反被皮寄反說音悅

疏 蔽芾至所茇 正義曰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翦去勿得伐擊由此樹召伯所嘗舍於其下故也。傳蔽芾至草舍 正義曰此比於大木為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樗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樗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棃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杕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茇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為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箋召伯至其樹 正義曰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決斷君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措寧能無男女之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憩息也。敗必邁反又如字憩本又作愒起例反徐許罽反

蔽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說舍也箋云拜之言拔也。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拔蒲八反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疏行露三章一章二句二章章六句至貞女。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荅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荅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紂俗難革故也言彊暴者謂彊行無禮而陵暴於人經三

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箋衰亂至之時　正義曰殷之末世故有衰亂之俗周之盛德故有貞信之教猶其人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此其文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厭於葉反徐於十反又於立反沈又於占反浥本又作挹同於及反又於脅反夙本又作𡖾同壯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與音餘大音泰舊吐賀反彊其丈反下強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令力政反後不音者放此昏昕許巾反至禮用昕親迎用昏

疏　厭浥至多露　毛以爲厭浥然而濕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已故不行耳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已我豈不欲與女爲室家乎有是欲與女爲室家之道所以不爲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汙身故不爲耳似

行人之暴露諭貞女之畏禮。鄭以為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傳豈不言有是 正義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夙夜即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箋道中至昏昕 正義曰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是草既成露為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為露可知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為露是也此述女之辭言彼以二月道中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彼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從彼耳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彼彊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女因過時假多露以拒耳知禮不足而彊來者下云室家不足明禮亦不足以女不從故以彊來也引周禮者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與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矜寡皆是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無夫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得夫女稱家以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衆寡是也此引周禮者解

女令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露會無夫家者故也行事必以昬昕儀禮文也彼注云用昕女也用昬壻也謂有苦棄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昕明其女也親迎用昬昬明是壻也經言夙即昕也夜即昬也經所以夙夜兼言者此彊暴之男以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則是先未行禮今以俱來雖則一時當使女致其禮以昕壻親迎以昬今行多露失時也禮不足而來彊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禮而來我豈不旦受爾禮夕受爾迎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既不受其禮亦不受其迎故夙夜兼言之**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箋云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穿本亦作穿音川女音汝下皆同獄音玉埆音角又戸角反盧植云相質觳爭訟者也崔云埆者埆正之義一云獄名味本亦作噣郭張救反何都豆反鳥口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昬禮純帛不過五兩箋云幣可備也

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紂帛側基反依字系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兩音諒媒音梅謀也妁時酌反又音酌廣雅云妁酌也

疏誰謂至不足 正義曰此彊暴之男侵陵貞女女不肯從爲男所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角何以得穿我屋乎以雀之穿屋似有角故謂雀之有角以言人誰謂汝於我無室家乎以其汝若於我無室家何以故召我而獄也見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故謂之有室家之道然事有相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穿屋之物速獄之事事者皆有似而實非士師今日當審察之何者此彊暴之男雖召我來至與我埆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已終不從之。

傳不思至獄埆 正義曰不思物有變彊暴之人見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所以謂雀有角者見雀之穿屋似有角故也下傳曰視牆之穿而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此亦見穿屋室而推其類可謂雀有角此是不思物變之人獄埆者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之圓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皐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圓土因謂圓土亦爲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

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
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文耳故序云德訟以揔之○
箋物與至當審　正義曰物謂雀穿屋事謂速我獄二者皆
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咮獄
乃侵陵士師當審察之此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
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
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
察非召伯即爲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
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爲士師矣且士師司寇之
屬佐成司寇者也寧召伯公卿所當爲乎○傳昏禮至五兩
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以禮言純帛
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明雖少而不爲不足不
足者謂事不和同彊暴之謂故發申傳意乘其文而爲之說
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
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
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
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
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
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也禮尚儉兩兩合其
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爲四十尺

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云與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純字此五兩庶人禮也故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玄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已大夫用幣無文唯士昏而言玉人曰穀圭天子以娉女大璋諸侯以娉女是天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箋幣可至委之正義曰知不爲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彊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已之禮而不從已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女所不從男子彊來故云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是其室家不足也野有死麕箋云不由媒妁知此有媒妁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耳野有死麕以亂世民貧思麕肉爲禮明無媒可知箋云劫脅以成昏與此不同也言媒妁者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六禮之來彊委之者謂以鴈幣女雖不受彊留委置之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娉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委之也六禮者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可彊委之納采之鴈則女不告名無所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彊委不和不得請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彊委者以方爲昏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過鴈以納采幣以

納幣耳女爲父母所嫁媒妁和否不由於己而經皆陳女與男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彊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爲之辭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墉音容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

疏 傳墉牆　正義曰釋宮云牆謂之墉李巡曰謂垣牆也郊特牲曰君南鄉於北墉下注云社內北牆是也亦爲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競下孟反

疏 羔羊三章章四句至羔羊　正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

所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
儉爲行正直德如羔羊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
所致也定本致上無所字言南者總謂六州也以篇在召南
故連言召耳云德如羔羊者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
云仁如騶虞旨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
經陳大夫爲裘用羔羊之皮此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
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
之德敍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不然則衣服多矣何以獨言
羔羊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
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
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
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直是德如羔羊
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制形於外章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
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
直也鄭以退食爲節儉自公爲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
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之事也經先言羔羊以服乃行
事故先說其皮序後言羔羊舉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爲
文勢之便也○箋鵲巢至之人　正義曰以篇首有鵲巢以
此國君故云鵲巢之君也上言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則化及
南國亦積行累功而致之故言積行累功以釋鵲巢之功所

致之意言由國君積行累功以化天下故天下化之皆如羔
羊以致此羔羊之化也知在位是卿大夫者以經陳羔裘卿
大夫之服故傳曰大夫羔裘以居是也言蘋相切化謂
蘋相切磋以善化皆如羔羊之人謂人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它本又作他同徒何反注數也本或作紽數所具反後不音者同英沈音映又如字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公入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委於危反蛇本又作虵同音移讀此兩句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行下孟反崔如字從迹迹容反字亦作蹤迹又作跡

疏 羔裘至委蛇○毛以為召南大夫皆
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為裘縫殺得制素絲為英飾其
紽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
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
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
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為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為異
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傳小曰羔

至以居正義曰小羔大羊對文爲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並言故以大小釋之此言紽數下言緫數謂紽緫之數有五非訓紽緫爲數也二章傳云緎縫者釋訓云緎羔羊之縫孫炎曰緎之爲界緎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緎因名裘縫云緎五緎既爲縫則五紽五緫亦爲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紽數者以經云五紽先解五之意故紽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緎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緎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爲紽自數也緎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緫數有五以明緎數亦五緎言縫則紽緫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爲飾則此英亦爲飾可知素絲爲飾唯組紃耳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緫以素絲而成組也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組紃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紽五緎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爲組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絛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爲線而得爲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

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
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
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明此爲朝服之裘非居
家也○傳公公至從迹 正義曰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
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蹤迹者謂出言立
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倣效也○箋退食至之貌 正義曰減
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爲節儉減之也王肅
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
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經言退食
是減膳可知禮者若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
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
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飧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爲美談
經云自公鄭剏自爲從公爲事故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
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
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 革猶皮也

緎縫也○緎徐音域又于域反孫炎云緎縫之界域緎縫爾
雅云緎羔裘之縫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緎猶縫也則當音符
龍反

疏 傳革猶皮 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
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

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
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
之工有函鮑韗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爲裘明非去毛故司
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
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
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
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别言衮冕已下之裘明六冕
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
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
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
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
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爲裼
故也士則麛裘青豻褎以狐白之外唯麛裘素也其諸侯視
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
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
臣用麛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麛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
則青豻褎絞衣爲裼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
貍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
定九年傳云晳幘而衣貍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
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

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
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褎飾爲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袪鄭
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
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
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
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
皮弁服之下即次錦衣爲裼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
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
不別言衮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
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
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衮冕與衣玄而不用狐青裘者以司
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
麛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箋云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 素絲五總 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縫符龍反注同注縫殺之字又音符用反總子公反殺所界反徐所例反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殷音隱下同靁亦作雷力回反勸以義也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遑本或作偟音黃暇也使所吏反

疏殷其靁三章章六句至勸以義　正義曰作殷其靁詩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爲臣之義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施王命於天下不得遑暇而安處其室家見其如此能閔念其夫之勤勞而勸以爲臣之義言雖勞而未可得歸是勸以義之事也定本能閔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不遑寧處其室家閔其勤勞次二句是也詩本美其勸以義即具陳所勸之由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爲勸以義而施經序皆得其次○箋召南至之屬正義曰此解大夫即是王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伯之屬故言召南之大夫也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爲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

皆有大夫各屬其鄉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

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以序云遠行從政遠行

出境之辭經云殷其靁靁以喻號令則此遠出封畿行號令

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

結好非殷靁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閔念言遠行從

政無期以反室家閔之明是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

未為伯箋因行露之序從後言之耳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 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

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

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

殷然發聲於山之陽 **何斯違斯莫敢或遑** 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箋云何乎

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

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復符福反閒音閑 **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 振振信厚也箋云大夫信厚之君子為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

歸也○振音真為君于偽反或如字使所吏反或如字 【疏】殷其至歸哉　正義曰言殷殷然靁聲在南山之陽

以喻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方

故因而閔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

之　利

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間暇之時何爲勤勞如此既閔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信厚之君子今爲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傳殷靁至天下　正義曰此靁比號令則雨靁之聲故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雨靁也箋云雨靁之聲尚殷殷然是也靁出地奮豫卦象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靁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震驚百里震卦彖辭也注云震爲靁靁動物之氣也靁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之人故謂之震驚之言警戒也靁發聲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警戒其國疆之內是其義也此二卦皆有靁事義相接故并引之以證靁喻號令之義也靁之發聲止聞百里丈王之化非唯一國直取喻號令耳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山出雲雨之事。傳何此君子至箋復去此　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爲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爲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言我君子行於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集注有箋云完本於此無箋云誤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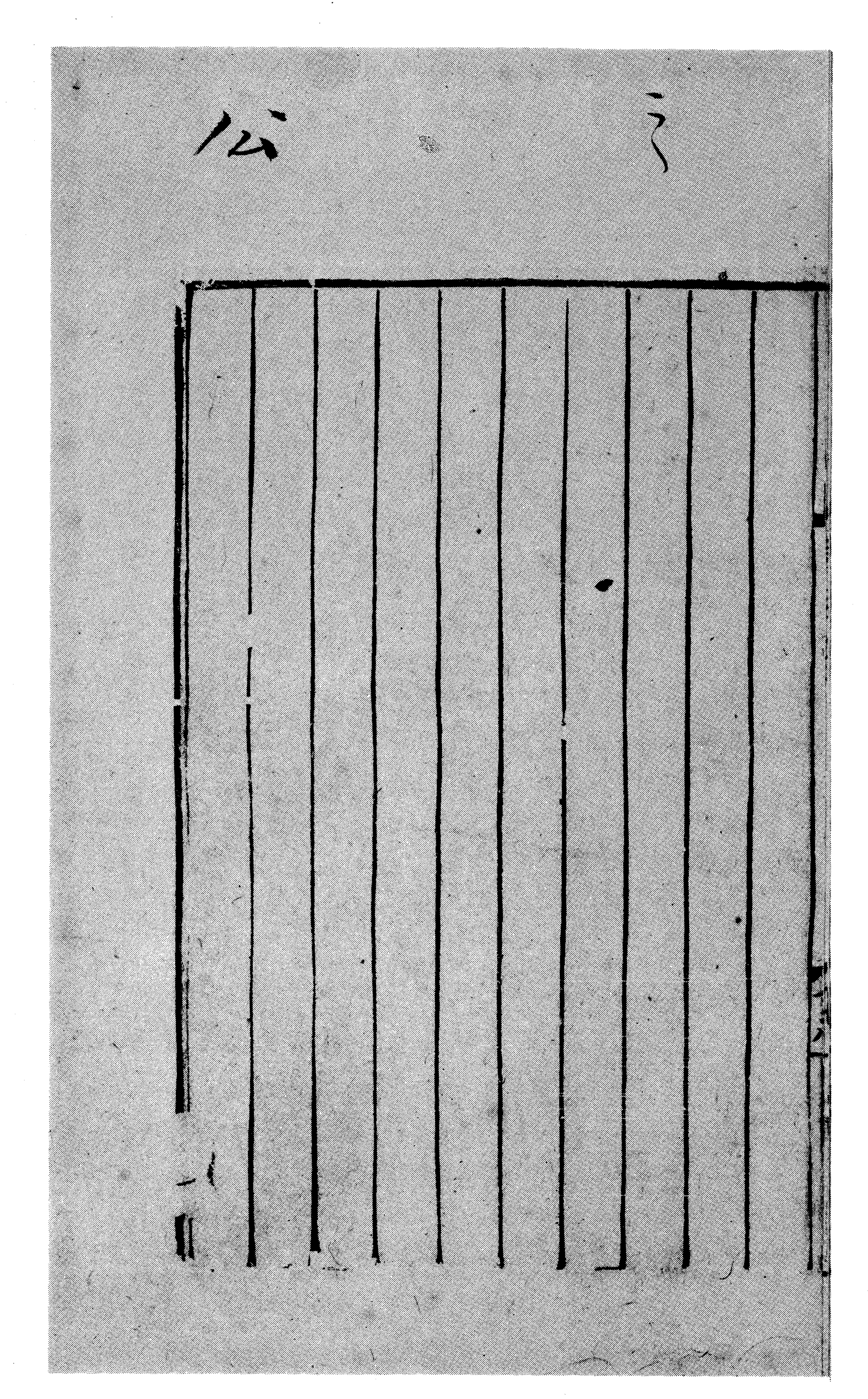
殷其靁

學　校

疏傳亦在至左右　正義曰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爲山南三方皆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息止也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或在其下箋云下謂山足 何斯違斯莫或遑處處居也○處昌呂反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一之四）



用　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一之五）（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摽婢小反徐符表反梅木名也韓詩作楳說文楳亦梅字男女及時也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被皮寄反

疏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至及時　正義曰作摽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昬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昬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昬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

娶者行焉氷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
位邶詩曰士如歸妻迨氷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
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
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爲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
爲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
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人許嫁不爲殤明女十五爲初
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
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蕭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
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
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
矣然則男自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其昏自
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
盡蕃育雖仲春猶可以行即此卒章是也又男女之昏爲賢淑
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
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女配二十
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言三十之男二十之
女據其並期盡者依周禮文爲正鄭據周禮仲春爲昏是其
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爲蕃
育之法非仲春也上二章陳及夏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
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以梅實喻時之盛衰不以

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即仲春之月是也
此經所不陳既以仲春之月爲正去之彌遠則衰益衰近則
衰少衰少則梅落少衰多則似梅落多時不可爲昏則以
梅落盡首章其實七兮謂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喻衰猶
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爲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欲及
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兮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
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
也又卒章頃筐墍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旣盡喻去春光遠
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
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明年仲春
不待以禮會之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由季夏時盡故至明
年也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四月五月與春
接連猶可以嫁三月則可以嫁明矣六月則爲晩此篇三章
宜一章與一月故以首章爲初夏二章爲向晩此得以及時
宜舉末以言之故不以爲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爲昏至六
月則不可者以四月五月去春末一時故可強嫁故季夏去
春遠矣故不得爲昏知待至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月
奔者不禁故知明年得行也鄭以仲春爲昏月故行露野有
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
二月綏多女士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爲昏月也此首章

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且女子十五正言許嫁不言即嫁也越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爲昏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爲期盡也孫卿家語未可據信故據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駁明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荅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爲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爲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之喻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爲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摽

有梅其實七兮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隋追果反又徒火反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
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迨音待韓詩
云顧
也
【疏】摽有至吉兮 毛以爲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
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
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
此善時以爲昬此十五爲衰對十八九故爲善此同興男女
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以梅落興時衰爲異言隋落
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
而在者衆以興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
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爲
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昬事。箋以梅
實至始衰 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
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爲記時則梅已有落不
乂則盡其實七兮與頃筐塈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
意故爲喻也。箋我我當嫁者 正義曰言此者以女被文
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已鄭恐有

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

摽有梅其實三兮在者三也箋云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鄉本亦作嚮又作向同許亮反差初賣反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今急辭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塈取也箋云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頃音傾塈許器反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蕃音煩禁居鴆反一音金

【疏】摽有至謂之。毛以爲隋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以興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鄭以隋落者是梅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以興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已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不可復昏故也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勤望之時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憂宜及此時取之。傳不待至民人 正義曰傳先言不待備禮者解謂

之之意所以得謂之而成昏者由不待備禮故也又解不待備禮之意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民人也謂多得成昏今其有子所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衆多。箋不待至不禁 正義曰傳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其年仲春即不待禮會而行之故鄭易之言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明年仲春女不待禮會之也又稱不待禮者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命謂禮命貴賤。行下孟反注同盡津忍反後放此 疏 小星二章章五句至其心矣 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恩惠及其下賤妾也由夫人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及賤妾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經二章上二句是也衆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夕下三句

是也既荷恩惠故能盡心述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摠指衆妾媵與姪娣皆爲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内司服女御任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命謂禮命貴賤 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嘒呼惠反噣張救反又都豆反爾雅云噣謂之柳更音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宿音秀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寔時職反韓詩作實云有也

疏

嘒彼至不同　正義曰言嘒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
三星之心五星之噣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興禮命畢者
是彼賤妾雖甲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
忌惠及故也衆妾自知巳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
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
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傳嘒彼至更見　正義曰
此言小星故爲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
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嘒之爲貌不甚大明比於
日月爲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爲小貌知三爲星者下章云維
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
參列宿之大旁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
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
刺之冬日之昬在天在戶唯參爲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罶
皆爲心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爲心以其心稱三爲
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爲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
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爲天王公羊又云心爲大辰故言三
星此及綢繆之箋皆云心也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
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
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者明者
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

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衆無至更見　正義曰經言
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爲義
直取星之在天似婦人之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綢繆言三星
在天傳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候須所在之方爲義故變言
在東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心在東方三月
時噣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
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
不正於心噣也○傳命不得同於列位　正義曰雖同事於
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行列等位○箋諸妾
至當夕　正義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
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
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
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
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
或以爲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
夙夜者皆記昬爲夜晨初爲早未有以初昬爲夙者又序云
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共
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
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
夕注女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

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 參伐也昴留也箋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參所林反星名也一名伐昴音卯徐又音畱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留如字又音柳下同 **疏** 傳參伐昴留 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旒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斿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至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爲一則參伐明亦爲一也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衾起金反裯直留反徐云鄭音直俱反帳張仗反 **疏** 傳衾被裯襌被 正義曰葛生曰錦衾爛兮是衾爲卧物故知爲被也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裯亦宜爲卧物故爲襌被也○箋裯牀帳 正義曰鄭

以衾既爲被不宜復云禪被也漢世名帳爲禂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荅曰今人名帳爲禂雖古無名被爲禂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徧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故天子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矣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宜二媵下姪娣卑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乃反之則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爲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

怨嫡亦自悔也勤者以已宜媵而不得心望之○汜音祀江水名媵音孕又繩證反古者諸侯

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人也下同沱徒何反江水之別也篇內同疏江有汜三章章五句至自

悔　正義曰作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爲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悔過謂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爲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爲名故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娣也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爲媵也此言嫡媵不指其諸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嫡以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媵之行否所由嫡者嫡尊專妬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不以其媵備數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嫡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爲下

而設遇勞不怨經無所當稱美媵之本心耳**江有汜**興也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決古穴反又音穴復扶福反並白猛反又步頂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疏】江有至也悔　正義曰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媵言江之有汜得並流以興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共我以俱行由不以我俱去故其後也悔○傳決復入爲汜正義曰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興與鄭同知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

江有渚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箋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渚諸呂反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渚小洲也本或無此注水岐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祇**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處止也箋云嫡悔過自止

江有沱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岷本又作嶓武巾反山名在蜀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篇注同**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

梅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過音戈下文同嘯蘇叫反沈蕭妙反蹙子六反本亦作蹴解革買反又閑買反說始拙反又音悅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無禮者為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麕本亦作麏又作麇俱倫反麏麕獸名也草木疏云麏麞也青州人謂之麏惡烏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脅上居業反下許業反

疏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至惡無禮　正義曰作野有死麕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箋無禮至紂之世　正義曰經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妁也思其麕肉為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脫兮故知劫脅以成昏也箋反經為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昏禮先媒經主

惡無禮故先思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天下
大亂以下同爲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包逋亭反裹音果殺所戒反徐所例反清如字沈音淨令力呈反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誘音酉

疏野有至誘之。毛以爲皆惡無禮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爲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導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鄭唯懷春爲異言思仲春正昬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與毛同言春據成昬之時吉士誘之乃於納采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昬時爲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是女之所欲計有女懷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昬禮主於交接春是合昬之時故以女懷配春爲句見春是所思之主其實裹束麕肉亦是女之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死

麕肉爲禮而來是也。傳凶荒至絜清　正義曰解以死麕之意昏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言死麕者凶荒則殺禮謂減殺其禮不如豐年也禮雖殺猶須有物以將行之故欲得用麕肉也此由世亂民貧故思以麕肉當鴈幣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是也傳文解野中所以有死麕者由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續人注云齊人謂麕爲獐則麕是獐也必以白茅包之者由取其絜清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絜清。傳春不暇待秋　正義曰傳以秋冬爲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思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爲思麕肉矣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而言其實往歲之秋冬亦可以爲昏矣釋詁云誘進也曲禮注進客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爲導也。箋有貞至言然　正義曰箋以仲春爲昏時故知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也言吉士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懷春自思及時與男會也言誘之自吉士遣媒也非謂仲春之月始思遣媒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故知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

者善士也述女稱男之意故以善士言之士如歸妻求我庶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士有善德故稱吉士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樸蒲木反又音僕樕音速純徒本反沈云鄭徒尊反也舊徒本反沈徒尊反云屯聚也

有女如玉

德如玉也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絜白

疏 林有至如玉　正義曰言凶荒殺禮非直麕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中有樸樕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爲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絜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傳樸樕小木　正義曰釋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是樸樕爲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樕謂林中有樸樕之木也故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樕爲一也知不別者以樸樕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衆即是林矣不得林與樸樕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林下之有不爲鹿施明是林中有樸樕之處也樸樕與林不別正月箋云

林中大木之處此小木得為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獨為林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處 箋純讀如此 正義曰純讀為屯者以純非束〻義故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箋如玉〻〻潔白 正義曰比由此白玉故言堅而潔白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潔白不可汙以與礼小戎箋云玉有五德不云堅而潔白者以男子百行不可上貞潔故以也 **舒而脫脫兮** 舒徐也脫脫舒遲白也 箋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之也 **無感。悅兮** 感動也悅佩巾也 箋云奔走失節則動其佩餝之也 **無使尨也吠** 尨狗也非禮相凌則狗吠之也 脫脫勑外反尨美邪反吠付廢反。

疏舒而至也吠 正義曰此貞女思以礼來惡其劫脅言吉士當禮以而來其威儀遲舒而脫脫兮無動我佩中兮又無令狗也吠但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以劫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尨也吠已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 傳脫脫舒遲 正義曰脫脫舒遲之白不言白者略〻來攀傳曰僮僮竦敬初初舒遲亦略而不言白定本脫脫舒白有兒字与俗本異 傳悅佩巾 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悅注云悅拭物之巾又曰

我

女子設帨於門右然則帨者是巾為拭物名之曰帨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　傳尨狗至狗吠　正義曰尨狗釋畜文李巡曰尨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文願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荅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下王后一等者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也。襛衣厚皃音穠王姬武王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為尊以下為卑翟子狄反又音適王后五路之第二者也翟雉也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錫馬面也總青黑色以繒為之總著馬勒直兩翟車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亦乘厭車子男夫人乘翟車所以助祭翟茀以朝謂諸侯之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也巾車云翟車見面組總有握也注翟車以出車是也繢戶妹反會畫文也總作孔

反褕翟音遙翟或作狄【疏】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至之德
王后六服之第二也　正義曰作何彼襛矣詩者美王
姬也以其雖則王姬天子之女亦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
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爲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
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不以巳尊而慢人此王
姬之美即經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是也定本雖王姬無則
字此詩主美肅雝之德因言顏色之美以善道相求之事敘
者本其作意略不言耳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
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爲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
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今雖則王姬之尊
亦下嫁於諸侯亦謂諸侯主也然士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
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爲屈尊之辭言
下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女因魯
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
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
後通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
純敵天子亦爲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
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
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然得
行禮樂唯祭爲然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

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夫也比時齊侯子未爲諸侯若爲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不爲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箋下王后至褕翟　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褕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東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云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云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

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猒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巾車又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注云翟車以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大夫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為其見崔靈恩以為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服褘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猒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猒翟也備是侯爵故猒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猒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始嫁其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袡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故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箋云何乎彼

戎戎者乃移之華與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棣徒帝反字林大內反華如字移音移一音是兮反郭璞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肅敬雝和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

疏何彼至之車　正義曰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襛猶戎戎　正義曰以戎戎者華形貌故重言之猶柏舟以汎爲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文○傳唐棣移　正義曰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箋何不至敬和　正義曰詩美王姬肅雝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

正天下之王【疏】何彼至之子　正義曰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與王姬顏色之盛與齊侯
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
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
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
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
後爲興○傳平正也箋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正義曰此
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
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
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又
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
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平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
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故
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
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之爲綸則
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緡亡貧反綸音倫繩也【疏】其釣至之孫　正義曰其釣魚之法

維何以爲乎維以絲爲繩則是善釣以興其娶妻之法亦何以爲之乎維以禮爲之則是善娶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綸以求魚娶者以已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王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王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傳緡綸 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皆以繩名也故采綠箋云綸釣繳抑又云言緡之絲傳曰緡被者以荏染柔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緡被謂被絲爲弦也綸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嗇夫所佩與此別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騶側留反周書王會草木疏並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應應對之應注皆同朝直遙反治直吏反被皮寄反蕃音煩多也

足利

蒐所留反春獵爲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疏〕騶虞二章章三句至道成　正義曰以騶虞處末者見鵲巢之應也言鵲巢之化行則人倫夫婦既已得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以時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騶虞然則王道成矣鵲巢之化謂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處騶虞於末以爲鵲巢之應以故歷序鵲巢以下然後言騶虞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即豝豵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仁如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揔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箋應者至而至　正義曰敘解德爲應之意故箋解應者應國君之德若自遠而至然非實至也

彼茁者葭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茁側劣側刮二反葭音加蘆音盧草也著張慮反後不音者放此壹發五豝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豬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發如字徐音廢豝百加反牝頻忍反徐扶死反射食亦反

于嗟乎騶虞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云于嗟者美之也

【疏】彼茁至騶虞　正義曰言彼茁茁然出而治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唯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傳茁出葭蘆　正義曰謂草生茁茁然出故云茁茁也非訓爲出葭蘆釋草文李巡曰葦初生○傳豕牝至之發正義曰豕牝曰豝釋獸文又解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翼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翼則此翼亦爲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故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然故騶職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爲驅也○箋君射至之至正義曰解云君止一發必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

騶虞

之　公

者不忍盡殺令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
如戰然故云獸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
盡殺故也○傳騶虞至應之　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
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
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射
注及荅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
心故序云仁如騶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騶虞之爲瑞
應至信之德也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
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彼茁者蓬**　蓬草名也○蓬蒲東反　**壹發五豵**　一歲
曰豵箋云豕生三曰豵○豵子公反徐又在容反字又作豵同　**于嗟乎騶虞**（疏）傳一歲曰
豵　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於公大司馬云大
獸公之小獸私之豜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
於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伐檀傳曰三歲曰
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
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愼其說與毛或異
或同不知所據○箋豕生三曰豵　正義曰箋以豵者豕生
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豬
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

冉　也

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以上更[illegible]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麕鹿皆云絕有力者豣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獻豣從兩肩爲麕麕麕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也字雖異音實同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一之五）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二之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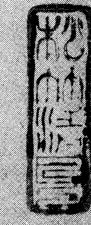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陸曰鄭云邶鄘衛者殷紂畿內地名屬古冀州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正封于衛其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鄘衛之詩王肅同從此訖豳七月十二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鄁字林方代反柏音百字又作栢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 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內河[illegible]即紂都[illegible][illegible]西[illegible]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衡漳 [illegible]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



在上[illegible][illegible]縣大黽[illegible][illegible]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
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兗州
桑土之野　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
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
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
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
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
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
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
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
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
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也外更有
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
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
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孫毓
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
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
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爲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
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爲武庚未集恐其

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爲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衞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可知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正義曰以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衞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爲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衞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衞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瀰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檜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與不出于此鄭義爲長。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向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

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
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若孟子文也。周公避之
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
迎之反而遂居攝　正義曰知者準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
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
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
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　正義曰書序云武王
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
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
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
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
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
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惎間
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　正義曰成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
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爲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
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
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國建
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　正義曰以未可建
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

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
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若注
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
之畿内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
謚也言爲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
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
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
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
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後世
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　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
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其
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
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殺畿千里不必邶鄘
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
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
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
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
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
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
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　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

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疌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
貞伯立卒子頃侯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
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也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
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曹則并
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爲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
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
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
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
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
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
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
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
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
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
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
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
爲并邶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
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
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
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

皆以字配國當謚號之稱舜爲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
以國配謚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
公之輩是也二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故世
家項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
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衞人立和爲衞侯是爲武公
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
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衞
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
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爲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脩康
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
立是爲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
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
爲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
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爲
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爲文公
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王或言其謚或終始備言或舉
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
謚多則文有詳略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莊
姜傷已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
不言莊公也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

當夫人送今一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與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為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僖十年即位二十三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為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木

在芄蘭之上序者以衛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刺惠此則換斷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言諡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衛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准其時之事而言其作不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弒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爲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爲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爲次故衛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妻邶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爲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柏木名頃音傾近附近之近（疏）柏舟

五章章六句。不遇至侵害 正義曰箋以仁人不遇嫌其
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
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
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爲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是君不受已之志也四章云覯
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汎彼柏舟亦汎其
流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度也箋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
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汎敷劒反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
耿
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箋云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耿古幸反儆音
景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敖本亦作遨五羔反【疏】
汎彼至以遊 正義曰言汎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此柏
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不用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
而已以興在列位者是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
今乃不用亦與衆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
恐其害於己故夜儆儆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
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志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

釋也○汎流至濟渡　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爲舟言柏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爲舟猶仁人所以宜爲官非謂餘木不宜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監本又作鑒甲暫反鏡也茹如預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下同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彼彼兄弟○愬蘇路反怒協韻乃路反

〔疏〕我心至之怒　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已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鑒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眞僞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鑒然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鑒令已德則踰之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手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受已志也○箋責之至姓臣　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

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己爲兄弟也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謂逢遇君之怒以君爲兄弟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卷卷勉反注同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己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棣本或作逮同徒帝反又音代選雪兗反選也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數色主反

疏

我心至可選　正義曰仁人既不遇故又陳己德以怨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直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儼然之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已所以怨。傳君子至可數　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曉貫習爲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照

忞

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悄七小反慍憂運反

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閔病也○遘古豆反本或作覯侮音武徐又音茂

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箋云言我也○辟本又作擘避亦反摽符小反拊音撫

（疏）憂心至有摽　正義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侵害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摽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言覯自彼加我之辭言受從已受彼之稱耳○傳摽拊心貌○正義曰辟既為拊心即云有摽故知摽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摽然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迭待結反韓詩作臷音同云臷常也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澣戶管反憒古對反

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疏】日居至奮飛

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爲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爲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不澣憒辱無照察似已之憂煩憒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箋曰居至月然　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讖曰兄日姊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爲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爲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箋臣不至之至　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

之恩論語註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作褖吐亂反篇内各同妾上時掌反注上僭皆同僭牋念反吁況于反嬖補計反謚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媟也

疏 曰綠衣四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己也由賤妾爲君所嬖而上僭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己不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即是國人作之各因文勢言之非一端不得

爲例也○箋綠當至吁驕　正義曰必知綠誤而褖是者此
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
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
揄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
綠衣者實作褖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褖衣而禮記有之
則褖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爲褖衣故此綠衣亦爲褖衣也詩
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
故知當作褖也隱三年左傳曰衞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
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是州
吁之母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而不驕鮮矣是
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
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興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
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
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
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裏
音里閒閒厠之閒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
如麴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彥反字亦作
襢音同王后之服五曰襢衣毛氏
馬融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疏】綠兮至其已　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為衣兮間色之綠今為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已止也○鄭以為婦人之服有褖衣今見妾上僭因以褖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褖兮衣兮褖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為裏今褖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為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為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為上僭乎餘同○傳綠間色黃正色　正義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間色黃正色　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箋褖兮至上僭　正義曰褖衣黃裏為非制明褖兮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為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褖衣黑者解以褖衣為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褖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祀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為祭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祭服衆妾不得服

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爲此次也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爲三等蓋夫人下姪娣鞠衣二媵展衣其餘褖衣也知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褖衣以褖衣當玄端玄端黑則褖衣亦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褖衣黑則知婦人之褖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褖衣纁袡袡用纁則衣用黑明矣褖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爲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爲裏獨舉褖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嫡本亦作適同丁歷反

（疏）綠衣黃裳○毛以爲間色之綠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興不正

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與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褖衣當以黑爲裳今以黃爲裳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爲事今反上僭爲事亦非其宜○箋婦人至同色　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褖衣纁袡爲一稱譏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箋云亡之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綠末也絲本也箋云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上時掌反衣織於既反下音志

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俾使訧過也箋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俾卑爾反訧音尤本或作尤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疏】

綠兮至訧兮　毛以爲言綠兮而由於綠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爲綠卽綠爲末絲爲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爲卑而嫡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己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匡公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爲禒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爲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以與嫡人在先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妾之所爲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莊姜既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綠末絲本　正義曰織絲而爲繒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貴公亂尊卑○箋女妾至於絲　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爲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爲本後製衣爲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緑爲末箋以

綠衣爲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絲謂衣織者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淒寒風也箋云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淒七西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箋云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疏）絺兮至我心○毛以爲絺兮綌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興嫡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今使之亂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之心○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暑今以待淒然寒風失其所以興賤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次序令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之心也○傳淒寒風　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淒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風故云寒風也○傳古之君子　正義曰傳以章首二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故以爲思古之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箋古之聖人制禮者　正義曰箋以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以爲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

有序則妾不得
上僭故思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燕於見反戴嬀居危反戴謚也嬀陳姓也完字又作皃俗音允即衛桓公也殺如字又申志反見賢遍反

疏燕燕四章章六句至歸妾正義曰作燕燕詩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箋莊姜至已志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曰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

用　也

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其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差楚佳反又楚宜反池如字鳦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野如字協韻羊汝反沈云協句宜音時預反後放此憤苻粉反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瞻視也。涕他禮反徐又音弟

（疏）燕燕至如雨　正義曰燕燕往飛之時必舒張其尾翼以興戴嬀將歸之時亦顧視其衣服既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遠送

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鳦 正義曰釋鳥舊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舊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鳦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烏拔反。箋差池至衣服 正義曰差池者往飛之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顧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頏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次。箋婦人送迎不出門 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左傳文。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箋云頡頏興戴嬀將歸出入前却。頡戶結反頏戶郎反上時掌反篇內皆同

疏 傳飛而至曰頏 正義曰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頏之明頡頏非一也故知上曰頡下曰頏下經言下上其音音無上下唯飛有上下耳知飛而上爲音曰上音飛而下爲音曰下音也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 瞻望弗

句

及佇立以泣○佇立久立也○佇直呂反燕燕于飛下上其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興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激經歷反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陳在衛南○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ㄨ實是也本亦作寔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戴嬀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任入林反沈云鄭而鴆反塞瘞於例反崔集注本作實行下孟反下篇同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惠順也箋云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勉也箋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勗凶玉反徐又況目反疏仲氏至寡人　正義曰莊姜既送戴嬀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爲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仲戴

至任大　正義曰婦人不以名行令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爲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箋任者至任恤　正義曰箋以此二句說戴嬀之操行故知爲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箋戴嬀至禮義　正義曰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荅炅摸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難乃旦反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　疏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之詩　正義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

也

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逝逮古故也箋云之人是
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
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
時○處昌慮反又昌呂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胡
何
定止也箋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
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顧本又作頋如字徐音
古此亦協韻
也後放此

疏

日居至我顧　正義曰言日乎以照晝月
乎月以照夜故得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
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
意以治理國事如此是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
我夫人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
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
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逝逮　正義曰
釋言文也又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
不及我以相好皆爲及也顧下章傳亦宜倒讀云不及我以
故處也雖倒義與鄭同但鄭順經文故似與傳異耳○箋是
其至定完　正義曰此本傷君不荅於已言夫婦之道尚如
是於衆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
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
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

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非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冒覆也箋云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已薄也。好呼報反王申崔申毛如字胡能有定寧不我報盡婦道而不得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云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語魚據反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

疏日居至可忘　正義曰言日乎月乎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與國君也夫人也國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秉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莊公曾無良善之德音以與語夫人是疏遠已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

忘也○傳曰始至東方　正義曰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恒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恒伸夫人有屈有伸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箋無善至于我　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語我夫人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箋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

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述循也箋云不循不循禮也○述本亦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正猶止也

疏　終風四章章四句至不能正　正義曰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己難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

笑興也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終風韓詩云西風也

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謔許約反浪力葬反韓詩云起也笑本又作咲俗字也悉妙反敖五報反

中心是悼箋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

疏終風至是悼　正義曰言天既終日風且其間有暴疾以興州吁既不善而其間又有甚惡在我莊姜之傍顧視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已莊姜無如之何中心以是悼傷其不能止之。傳暴疾　正義曰釋天云日出而風爲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爲風之暴疾故云疾也。傳言戲謔不敬　正義曰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明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爲不敬淇奧云善戲謔兮明非不敬也

終風且霾霾雨土也。霾亡皆反徐又莫戒反雨于付反風而雨土爲霾

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箋云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肯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犂他皆放此

莫往莫來悠悠我

終風

思人無子道以來事已亦不得以毋道往加之箋云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我思如字**䟽**終風至我思毛以爲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吁常爲不善又有甚惡恚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侮慢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子道以來事已是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毋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絶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爲異以上云顧我則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爲若有順心則可來我傍既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傳霾雨土　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傳人無至加之　正義曰以本由子不事已乃不得以毋道往加之故先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終風且**

曀不日有曀陰而風曰曀箋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日矣而又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曀於計反復扶富反**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跲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嚏本又作嚔又作

嚏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
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
毛訓疐爲故今俗人云欠欠故故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
伸志倦則故案音丘據反玉篇云故欠張口也呿開愛反

疏 終風至則嚏 ○毛以爲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曀不見
日光矣而又曀 以興州吁既常不善且復怒而甚不見
喜悅矣而又甚州吁既暴如是矣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
願以毋道往加之我則嚏跲而不行○鄭唯下一句爲異具
在箋○傳陰而風曰曀 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雲風曀日
光○箋既竟至亂甚 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衞也
言且曀者且陰往曀日其陰尚薄不見日則曰曀也復云曀
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以且曀已
喻其闇又曀彌益其闇故云甚也○傳嚏跲 正義曰王肅
云願以毋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
集注並同○箋嚏讀至遺語 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之
所不敢噦噫嚏咳此讀如之也言汝思我心如是解經之願
也言我則嚏解經言則嚏也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
於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
之驗 曀曀其陰 如常陰曀曀然 虺虺其靁 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 寤

終風

言不寐願言則懷懷傷也箋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女音汝下同後可以意求之疑者

（疏）曀曀至則懷○毛以爲天既曀曀然其常陰又虺虺然其震雷也以興州吁之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覺常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鄭唯下句爲異言汝州吁思我心如是我則安○傳如常陰曀曀然　正義曰上終風且曀且其間有曀時不常陰此重言曀曀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曀復曀則陰曀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爲曀則此曀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曀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曀有風可知也○傳暴若至虺然　正義曰雨雷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爲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曰爗爗震電皆此類也

更出虺虛鬼反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

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
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是宋
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
也伐鄭在魯隱四年○將子亮反注將者同殤音傷人馮本亦
作憑同皮冰反蔡從〔疏〕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正義
才用反下陳蔡從同曰作擊鼓詩者怨州吁也由衛州
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爲將而興兵伐鄭又欲
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
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
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也言用
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者謂戰器爲兵左
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
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
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
怨 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箋將者至隱四
年 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弑君至九月
被殺 其中雖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
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
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爲成也告陳與宋成
其伐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

擊鼓

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末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爲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爲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爲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弑而立旣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爲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代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爲主今伐鄭之謀州吁爲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爲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爲主故不言告陳之事此言平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鏜吐當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漕衛邑也箋云

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脩理漕城而擊
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漕音曹【疏】鼓
至南行　正義曰言州吁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此
鼓其聲鏜然使士衆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爲苦
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
得在國也。傳鏜然至用兵　正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
闐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
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踊躍用兵也。箋此用兵謂
治兵時　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
治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傳漕衞邑
正義曰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
。箋此言至之甚　正義曰州吁興用其民此言衆民雖勞
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爲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
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
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
傷故爲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
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
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
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
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三

十五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旣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 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箋云子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憂心忡忡然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忡勑忠反

疏 從孫至有忡 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傳孫子至文仲 正義曰經敘國人之辭旣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傳憂心忡忡然 正義曰傳重言忡忡者以忡爲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忡忡是也○箋與我至豫憂之 正義曰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

學校

處乎於何喪其馬乎○喪息浪反注同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山木曰林箋云于於也求爰居

不還者及云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處昌慮反近附近之近

【疏】爰居至之下　正義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病亡當在其下故令家人於林下求之也○傳有不至馬者　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也言爰喪其馬者恐有亡其馬者故也○箋不還至馬乎　正義曰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箋軍行至得之　正義曰以軍行為所取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于山川注云蓋軍之所依止也求其故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於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契闊勤苦也說數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闊苦活反韓詩云約束也說音悅數色主反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偕俱也箋云執其手與之約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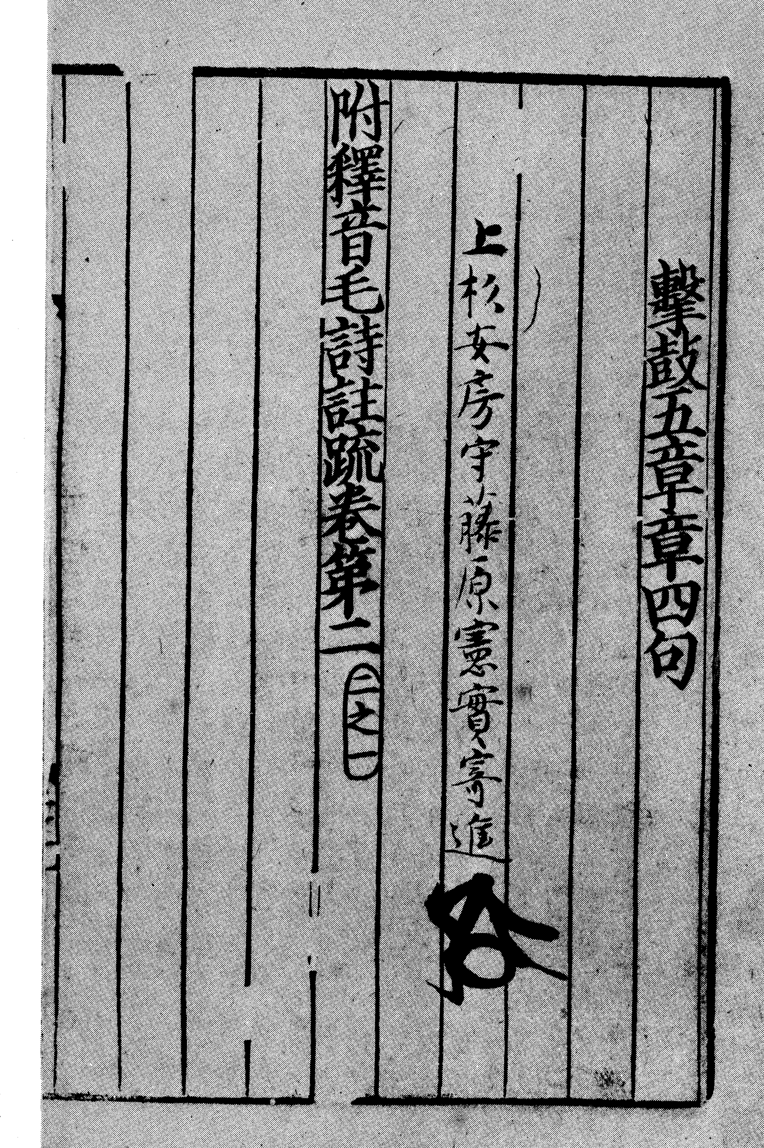
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偕音皆與之約
如字又於妙反下同一本作與之約誓難乃旦反疏死生
至偕老。毛以為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共
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
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
與子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
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
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
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為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
鄭唯成說為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說愛故當與
子成此相說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傳契闊勤苦正義
曰此敘士衆之辭連云死生明為從軍勤苦之義則契闊勤
苦之狀。箋從軍至伍約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
與其伍中之人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
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傳
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于嗟
闊兮不我活兮不與我生活也箋云州吁阻兵安忍阻
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軍士棄其
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
不與我相救活傷之。遠于萬反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周　也

洵遠信極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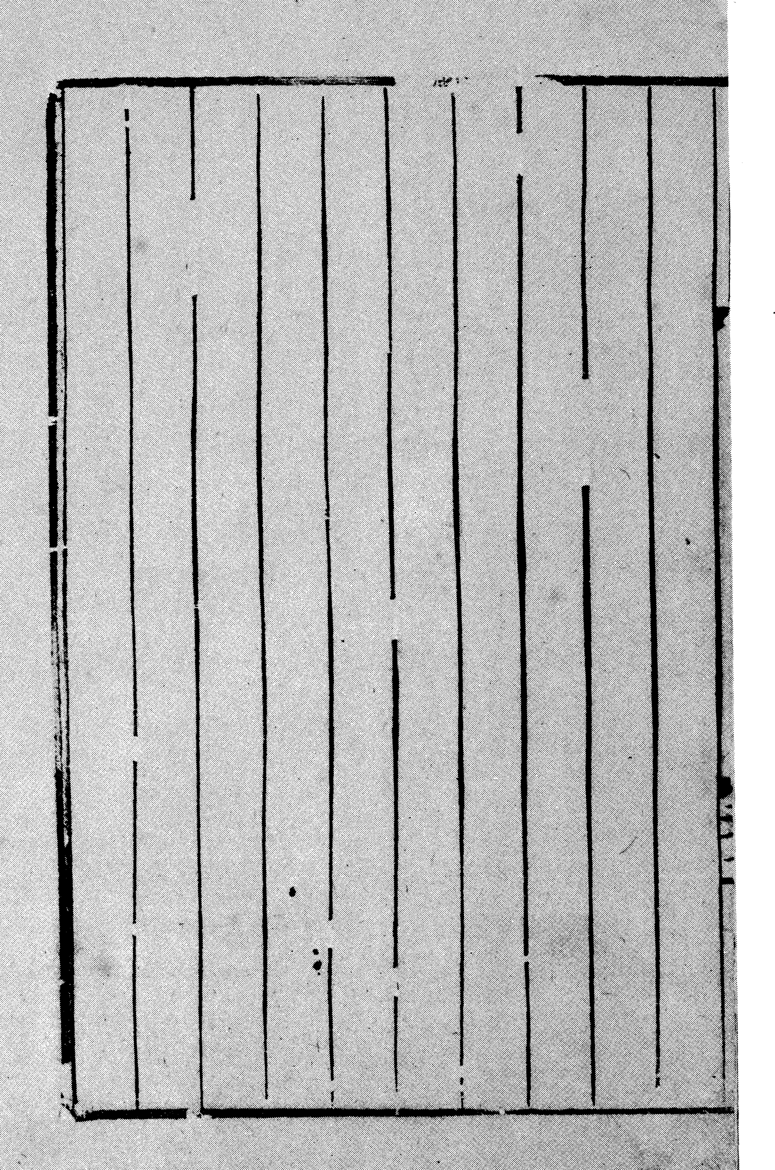
疏

于嗟至信兮　毛以為既臨伐鄭軍士棄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數而傷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闊兮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兮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闊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為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活義相接成也○箋州吁至傷之　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眾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眾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時州吁不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眾叛親離棄其約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闊兮洵兮之歎也○傳信極　正義曰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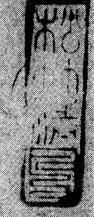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二之三）七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凱開在反

疏凱風四章章四句至志爾　正義曰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此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與孝子之美以慰母之欲嫁故云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子者不能安室可知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經皆自責之辭將欲自責先說母之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已以下自責耳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箋不安至之意　正義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得



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凱風

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者箋云興者以凱風喻寛仁之母棘猶七子

也棘難長養

也。棘居力反俗作棘樂音洛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夭夭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夭於驕反劬其俱反少詩照反

疏

凱風至劬勞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盛長以興寛仁之母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傳南風至長養 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言母性寛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箋云凱風喻寛仁之母 棘猶七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薪其成就者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聖叡也箋云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

安我室欲去嫁也。叡悅歲反下同知音智本亦作智疏凱風至令人　正義曰言凱風樂夏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能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十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叡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而欲嫁也。傳棘薪其成就者　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夭夭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傳聖叡　正義曰聖者通智之名故言叡也箋申說所以得爲叡之意故引洪範以諧之由叡作聖故得爲叡也洪範云思曰叡注云叡通於政事又曰叡作聖注云君思叡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叡謂君也聖謂臣也所以得爲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叡而致臣聖則叡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云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浚音峻浸子鴆反樂音洛**有子七人**

母氏勞苦疏爰有至勞苦　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

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浚潤浚民使得逸樂
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
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
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
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爲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
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已勞苦而
思嫁與上不同也○傳浚衛邑　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
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箋爰曰至不能如　正義曰爰
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已而云喻七子不能如
者以上棘薪爲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
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睍睆好貌箋云睍睆以興顏色
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睍胡顯反睆華板反說音悅下篇註同**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慰安也〔疏〕睍睆至母心　正義曰言黃鳥有睍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
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
責言黃鳥之不如也○箋睍睆至令順　正義曰興必以類睍睆是好貌故興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

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爲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淫亂者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重出恤本亦作卹數色角反烝之升反【疏】雄雉四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箋淫亂至君子　正義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烝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爲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

故言淫耳若非其匹配與䟽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
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放
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
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
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牆有茨云
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
淫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
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
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
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
與亂爲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箋於此
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義雉鳴求其牡
夫人爲夷姜則此亦爲夷姜明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
男多曠女多怨也序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
云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爲曠女爲怨曠空也謂空無
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
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也此
相對故爲男曠女怨散則通言也故采綠刺怨曠經無男子
則總謂婦人也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

淇奥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綠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於外非禮故并刺婦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泄移世反訊音信又音峻字又作迅同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貽本亦作詒以之反遺維季反沈羊類反難乃旦反下同緊烏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朝直遥反

疏雄雉至伊阻　正義曰毛言雄雉往飛向雌雉之時則泄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奮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也又數起軍旅使大夫久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婦人之時即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慮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爲維毛爲語助也鄭箋以伊字爲是義勢同也。箋伊當至患難　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者以伊慼之文與傳正

同爲睽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

箋云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上時掌反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之事

疏 雄雉至我心○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心怡悅婦人宣公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許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瞻視也箋云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女怨如字下女怨同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箋云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疏 瞻彼至能來○正義曰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我視彼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遙亦云遠矣我之君子何時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箋云爾女

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行下孟反下注皆同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忮之豉反字書云很也韋昭音洎臧子郎反

【疏】百爾至不臧　正義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征故問之云汝爲衆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爲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爲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夫人謂夷姜

【疏】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至淫亂　正義曰並爲淫亂亦應刺夫人獨言宣公者以詩者主爲規諫君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箋夫人謂夷姜　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

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竝爲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匏音薄交反瓠戶故反上時掌反下皆同處昌慮反

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苦例反褰衣渡水也揭揭衣竝苦例反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本作揭褰衣長張丈反爲之于僞反求妃音配本亦作配下同

疏 匏有至則揭○毛以爲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用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遭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不可廢禮君何爲不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爲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此匏葉苦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會之月可爲昏禮之始行

納采問名之禮也行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適深淺之宜以興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女男愚則娶愚女合順長幼之序以求昬君何不八月行納采之禮取列國之女與之相配而反犯禮而烝於夷姜乎○傳匏謂至可食○正義曰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煑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爲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經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傳由膝以上爲涉後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　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躰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洧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

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爲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
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
衣涉爲厲也見水不没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爲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爲涉傳因爾
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
上至由帶以上揔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淺之名既
以深淺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箋匏葉至問名　正義曰以二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
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錄云必以
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
苦渡處深爲記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
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鴈賓既致命降出賓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

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
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
迎乃行故下箋云歸妻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
可以爲昏禮以二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冰未
泮則泮之未散皆可爲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
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十始親迎然則女未
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
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親迎何爲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
時得行此納采非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傳遭時至自濟
正義曰此以貧賤責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宜
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故禮
記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母與婦之名際會謂
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不可無禮況昏姻人道之
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難無
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既以至耦
正義曰箋解上爲記時此爲喻意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耦
深淺爲喻則上非喻此亦記時也男女才性賢與不肖者若
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妃聖人得禮之宜言長幼者禮
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
二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敵以才性長幼而相求是各順其

人之宜爲之求妃耦**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衞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瀰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禮深也○瀰彌爾反鷕以小反沈耀皎反雌雉聲或一音戶了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旦反下同洪音逸一行下孟反**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輈以上爲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濡而朱反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九聲音犯車轊頭所謂軎也相乱故具論之牡茂后反輈竹留反車轅也

疏 有瀰至其牡　正義曰言有瀰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與有儀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鷕雉鳴也有鷕然求其妃耦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興有求爲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礼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以

居美切法也車轍也
音范車軾前也
予翻切車軸頭也
之爾切車軸小穿也

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乱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與夷姜毋也乃媚悅爲子之公非所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傳瀰深至之行　正義曰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雄雄故知鷕雌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雄雉之鳴曰雊也言備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解有鷕雉鳴也不顧礼義之難解有瀰濟盈也致使公有淫昏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意也以經上向喻夫人不顧礼義之難即下句言其事故傳反而覆之也言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謂以顏色言辭怡悅於人令人啓發其心使有淫佚之志雌雉之鳴以假人以辭并言授人以色者以爲辭必怡悅顏色故連言之○箋有瀰至禮深　正義曰前厲衣可渡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厲以喻犯礼深○傳由軌至牝牡　正義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軌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声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輈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軾前也書或作軌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輢軾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軹祭軌乃飲注云古書軹爲

軓軌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軓當作軓軓謂兩轓範當爲軌軌車軾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軌爲正也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軓也小戎傳曰陰揜軓也箋揜軓在軾前垂輈上文亦作軌非軌也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軎輪小穿也轊車軸端也考功記注鄭司農云軎轊也又云軎小穿也玄謂軎轂末也然則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軎轊二名亦非軌也少儀注云軌與軎於車同謂轊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軌當大馭之軓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軓也此經皆上句責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釋之言違禮義不由其道猶人雌雉鳴求牡也違禮義者即濟盈也不由其道者猶雉鳴求其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麔牝麎是走曰牡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鄭志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走牡爲喻傳所以并解之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

迎用昏○旭許玉反徐又許表反說文讀若好字林
呼老反昕許巾反請音情又七井反下同迎魚敬反 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 迨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
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
可以昏矣○迨
音待泮普半反 疏 雝雝至未泮○毛以爲宣公淫亂不娶
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雝雝然聲
和之鳴鴈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
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己當及冰之
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
乎○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爲異○傳雝雝至之時
正義曰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舜典云二生注云謂羔
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
餘皆用鴈也親迎雖用鴈非昕時則此鴈不兼親迎前經謂
納采下經謂親迎總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故爲
爲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爲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
昕也禮記注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若
非朔日恒日出皆可無爲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此不
同○箋鴈者至用昏 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注云陽
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
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其

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木鴈隨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鴈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鴈亦用昕此摠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日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箋歸妻至昏矣　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冰始散其冰渙渙然是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招照遙反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卬五郎反我也本或作仰音同號戶羔反

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疏）

招招至我友　正義曰言招招然號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
人見號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渉我獨否者由我待
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興招招然欲會合當嫁者是爲
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待我匹
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
姻不成耳夫人向以不由禮而與公淫乎○傳招招號召之貌
正義曰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
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新昏者新所與
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爲昏禮○谷古
木反　疏　谷風六章章八句至敗焉　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
夫婦失其相與之道以至於離絶言衛人由化效其
上故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絶致令國俗傷敗焉
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
婦既與夫絶乃陳夫之棄已見遇
非道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習習谷風以陰以

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

心不宜有怒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箋云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黽勉本亦作僶莫尹反黽勉猶勉勉也譴遣戰反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須也菲芴也

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顔色相親亦不可以顔色衰棄其相與之禮○葑孚容反徐音豐字書作蘴字容反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菘音嵩菲妃鬼反芴音勿爾雅云菲芴又云菲息菜郭以菲芴爲土瓜解息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葅何耕反蔓音萬本又作蕪音無菁音精又子零反葍音福本又作葍音富爾雅葍當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幷俾政反又如字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箋云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顔色斯須之有

疏

習習至同死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以陰以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興夫婦和而室家成則繼嗣生矣言已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同心以爲

及夫婦之不宜有譴怒也言采葑菲之者無以下體根莖之
惡并棄其葉以與爲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
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則可與尔君子俱至
於死何必以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
我乎○傳東風至嗣生○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
孫炎曰谷之言穀〻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
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有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
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傳葑須菲芴箋
此二菜至之類○正義曰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
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
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蕪菁也陳楚謂之豐齊魯謂之
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豐與葑字雖異音實
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六物一物
也釋艸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釋艸又
云菲蒠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
璣曰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爲茹滑美可作
羹幽州人謂之芴尔雅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尔雅
菲芴與蒠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艸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
氏注尔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
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箋云此二菜者

蔓菁与葍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葍類謂菲也○箋曾上下至之禮○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注云無以

其根美則并美則并取之取之異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遲徐行貌也違離也箋云違

猶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徐行心徘徊然也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之也不遠伊邇

薄。我畿送畿門內也箋云邇近也言君子反己訣別不能遠惟近耳送我裁至於門內無恩情之甚也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箋云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荼比方於荼

荼則甘如薺也宴爾新婚如兄如弟宴安也疏行道至如弟○毛以爲婦人既已被

棄追怨見薄言相与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即別況己乃君子猶是夫婦今棄

已訣別將送我不遠雖近耳薄送我於門內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己之苦言人誰謂荼苦乎以君子

遇我之苦毒比之荼則其甘如薺君子苦己猶

得新昏故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
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鄭唯有違爲異以傳訓
爲離與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爲徘徊也○傳畿門内
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
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内**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
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
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涇音經濁水
也渭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説文云水清見底沚音止故見渭
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搖餘招反又餘照反**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屑絜
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絜用我當室家○屑素節反復扶富反**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箋云毋者諭禁新昏也女毋之我家取我爲室家之道○笱古口反捕魚器韓詩云發亂
也捕音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閱容也箋云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
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閱音悅
疏
涇以至我後　正義曰婦人既言君子苦己又本已見薄之由言涇水以

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
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
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並而善惡別新昏既駁已爲惡君子
益憎惡於已已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
沚然不動搖可用爲室家矣君子何爲安樂汝之新昏則不
復絜飾用我已不被絜用事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
我魚梁無發我魚笱以之人梁發人笱當有盜魚之罪以興
禁新昏汝無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
必有盜竈之過然雖禁新昏夫卒惡已至於見出心念所生
已去必困又追傷遇已之薄即自訣言我身尚不能自容何
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毋子至親當相憂念言已無暇所
以自怨痛之極也。傳涇渭至濁異　正義曰禹貢云涇屬
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
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
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此以涇
濁渝舊至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
善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箋涇水至喻爲
正義曰此婦人以涇比已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
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
子見謂已惡也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

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碩
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
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荅曰衛在
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宜
歌土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已志也人爲詩
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
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竟
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
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傳屑絜
正義曰絜者飾也謂不絜飾而用已也。傳梁魚至捕魚
正義曰此與小弁及敝笱在梁皆云笱笱者捕魚之器即梁
爲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即亦
爲魚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鵜
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
白華亦云有鶖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
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
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
魚者白華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
而今在梁表記注云鵜洿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
魚梁明矣其制歔人掌以時歔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

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故云笱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爲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爲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箋毋者諭禁新昏 正義曰以毋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諭禁新昏無乃之我家也故角弓箋云毋禁辭說文云毋從女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故毋爲禁辭○箋我身至子孫 正義曰以此婦人云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耳小弁云大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以更受讒故文同而義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也箋云方附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諭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泳音詠附音符易夷豉反下同**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爲求之、有求多亡求有○爲于僞反**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匍音蒲又音扶匐蒲北反一音服

(疏)就其至救之○

毛以爲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勤勞之事如人之
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
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與已於君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
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即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
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
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
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
之疏猶能如是况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已所以
盡力也而君子棄已故怨之。鄭唯何有何亡爲小異。傳
舟船　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
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
摠名皆曰舟。傳有謂富亡謂貧　正義曰以有謂有財故
云富亡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箋有求
多亡求有　正義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
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爲有亡故易傳
。箋匍匐言盡力　正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爲盡力
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爲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
喪注云匍匐猶顛蹷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
力顛蹷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
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賵贈也　不我能慉

反以我爲讎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慉許六反毛興也說文起也樂音洛惡烏路反下皆同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阻難也箋云既難却我隱蔽我之善我脩婦道而事之覬其察己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賈音古市也售市救反難乃旦反下難卻同一音如字覬音冀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鞫本亦作諊居六反覆芳服反注同長張丈反下皆同稚本亦作穉直吏反匱求位反辟音避本亦作避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己甚也。螫失石反何呼洛反

疏不我能慉至于毒。毛以爲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爲讎乎既不被恩遇又爲善不報故言既難却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已被隱蔽矣今我更修婦道以事之覬其察己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已本勤勞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

汝何爲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已至甚不我能慉當倒之云不能慉我鄭惟不我能慉爲異○傳慉養箋慉驕至惡我　正義曰徧撿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驕者至恩之辭讎者至怨之稱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駁至惡○箋昔育至所辟　正義曰以育得兩訓故釋言爲稚釋詁爲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下云既生謂財業又以黽勉匍匐類之故顛覆爲尽力若黍離云閔周室之顛覆抑云顛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箋生謂財業　正義曰以上云昔年稚恐窮以生對窮故爲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禦也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蓄本亦作畜勑六反御魚據反下同禦也徐魚舉反一本下句即作禦字

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箋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箋云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洸音光潰戶對反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反

也聚

徐以自反爾雅作勩以世反遺唯季反下同

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塈息也箋云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塈許器反

疏 我有至來塈○正義曰婦人怨其惡已得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乏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已故有洸洸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恚怒之色於我又盡道我以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者因亦已之禦窮伊肄也○箋君子至旨蓄○正義曰上經與此互相見以舊至比旨蓄新昏以比新菜此云宴爾新昏則上宜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旨蓄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棄旨蓄猶得新昏而棄已又言已爲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富貴也已言爲致富耳言貴者協句也○傳肆勞○正義曰釋詁文爾雅或作勩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

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黎力兮反國名杜預云在上黨壺關縣寓于音遇于又作乎

疏　式微二章章四句至勸以歸　正義曰此經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箋黎侯至勸之　正義曰以旄丘之敘故知爲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君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式微式微胡不歸　式用也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

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疏　式微至中露○毛以爲黎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爲久處於此中露鄭以式爲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傳式用　正義曰釋言文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爲用此勸君歸國以爲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爲密

也○箋式微至發聲　正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爲義故云發聲也○傳中露衛邑　正義曰以寄於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箋我若至之辭　正義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處此自言己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旄丘音毛丘或作古丠字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堥云堥丘也亡周反又音毛山部又有嵍字亦云嵍丘亡付反又音旄率所類反禮記云十

國以爲連連有率佐牧州牧之牧

疏旄丘四章章四句至於衛　正義曰作旄丘詩者責衛伯也所以責之者以狄人伯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爲州伯當脩連率之職以救於已故奔之令衛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不救於已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爲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爲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

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爲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之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此叙其責衛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者以衛爲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亦是責衛伯也。箋衛康至爲牧 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也宣公爲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佰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爲公謂爲三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爲方伯而以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爲二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爲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爲方伯國内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

旄丘

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
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
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
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
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
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
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
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
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
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
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王五
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爲牧
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大伯上公爲之八命作牧
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
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
爵而爲伯者鄭志荅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
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爲
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曰郇

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則郇侯侯爵而有賢德亦爲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爲伯爲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爲伯伯爲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爲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二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爲牧是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蔓延以戰反又音延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箋云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

疏。旄丘至多日也。毛以爲言旄丘之葛兮何爲闊之節兮以當蔓延相及以興方伯之國兮何爲使之連屬兮亦當憂患相及今衛伯何爲不使連屬救已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已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鄭以爲言旄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長皆闊節以興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

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踈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
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
數也。傳前高至誕闊　正義曰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
謂前高後甲下以前高後必甲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
責衛不脩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葛闊節延蔓相及備
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為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闊
也謂葛節之間長闊故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箋土氣至
踈廢　正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責諸臣將由踈廢而責之
故以此土氣和緩生物能殖故葛生闊節以喻君政解緩不
恤其職故臣亦踈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脩方伯連
率之職也凡興者取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喻惡君為難
也。傳日月至我憂　正義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已來之久
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
憂我。箋叔伯至以齒　正義曰鄭以呼為叔伯是責諸臣
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即求復矣衛且處之二邑許將迎而
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汝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
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爵命自有
高下不以年齒長幼定尊甲也故先叔後伯

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 言与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 **何**

其久也必有以也必以有功德箋云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備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

不務功德也疏何其至有以也○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衛之諸臣故又本已之情而責之言我何其久處於

此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以衛有

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爲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

乎○傳言與仁義又曰必以有功德○正義曰此言必有與

下言必有以二者別設其文故分爲仁義與功德言仁義者

謂迎已復國是有恩且爲義事已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

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爲仁義據其事爲功德心先

發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

者目已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已望彼以事與已唯

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必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

狐裘蒙戎

匪車不東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共

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

在衛東○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而容反蒙戎亂貌案

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

尨若而行下孟反下同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無救患恤同也

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疏〕狐裘至與同○毛以爲黎之臣子責衛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戎車乎何爲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肯迎已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鄭唯下二句爲異○傳大夫至來東 正義曰以責衛諸臣不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与在家之服知爲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蔿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爲說不東者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

之　利

似流離也。瑣依字作瑣素果反流音留本又作鶹離如字
尒雅云鳥少美而長醜爲鶹鷅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
離大則食其母少詩照反下同
長張丈反揄以朱反樂音洛

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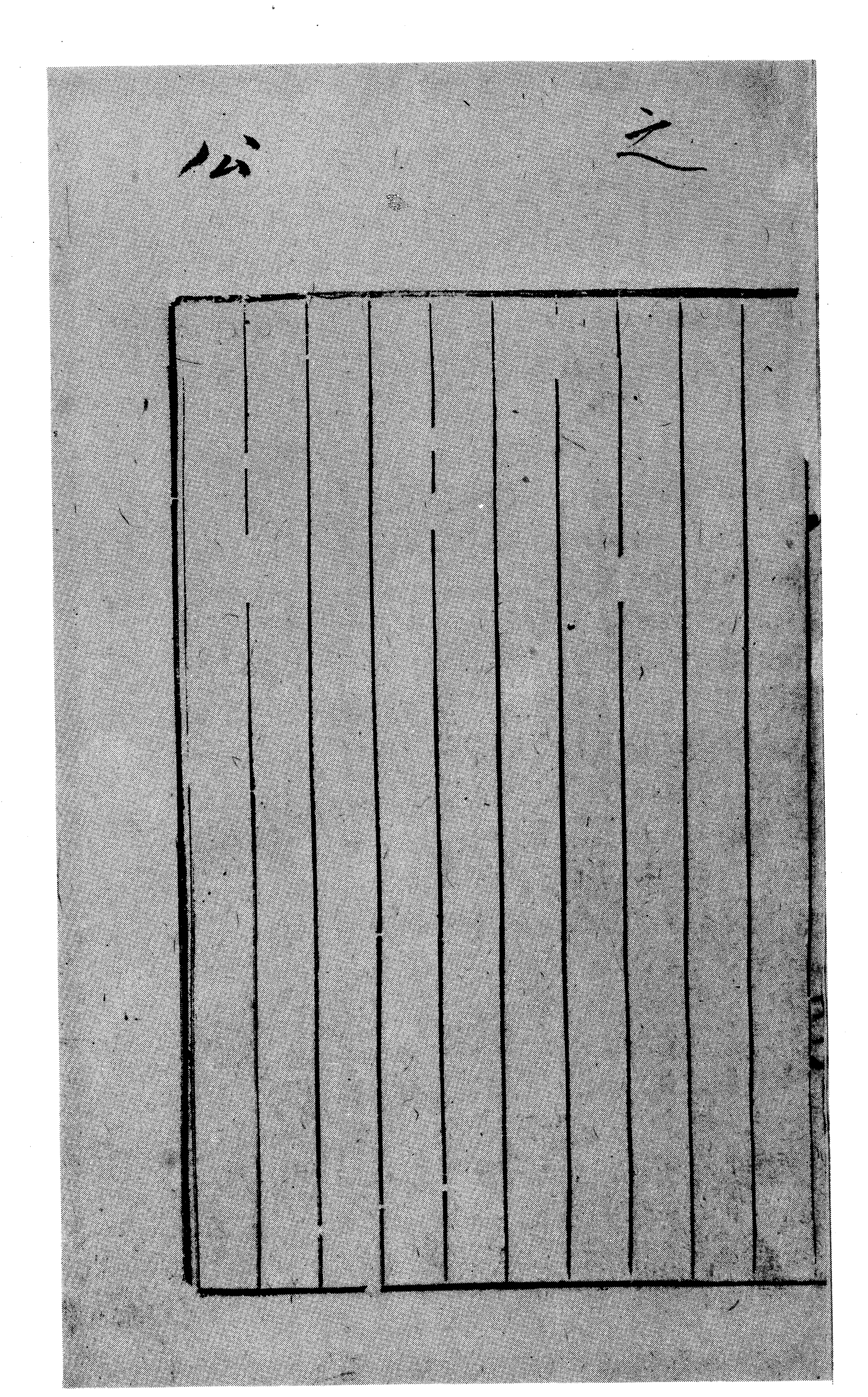
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箋云充耳塞耳也言衞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
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褎本亦作袞由
救反又在秀反鄭笑貌稱尺證反聾魯工反【疏】瑣兮至充耳。毛以
爲黎之臣子責衞諸臣言瑣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
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輿衞之諸臣始而
愉樂終以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爲樂也故又責之言叔
兮伯兮汝徒衣褎然之盛服汝有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
之也。鄭以爲衞之諸臣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
責之言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輿衞之臣子初有
小善終無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
兮伯兮汝顏色褎褎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恨其不納
已故深責之。傳瑣尾至微弱　正義曰瑣者小貌尾者好
貌故并言小好之貌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鳥少美長醜
爲鶹鷅陸機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
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

學校

鷅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專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己之辭故以此章爲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將而苟且爲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以微弱也定本偷樂作愉樂

旄丘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之三


之
公

用　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二之三）（八）

毛詩國風　鄭氏　孔穎達疏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簡居限反字從竹或作蕳是草名非也伶音零字從水亦作伶【疏】簡兮三章章六句至王者　正義曰作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為王臣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揔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籥師旄人韎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經言公庭萬舞則非籥師也旄人韎師皆教夷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所得為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注云樂正于天子為樂

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畀輝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衞不用賢而箋云擇人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爲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爲舞人也若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韎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吏其舞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輝胞閽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爲王臣而衞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爲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箋伶官至爲伶官　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伶人告龢魯語云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爲黃鍾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　簡

舞

兮簡兮方將萬舞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羽也。爲于僞反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胥思徐反版音板舍音釋下篇舍軷同采音菜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俁疑矩反韓詩在扈扈云美貌疏簡兮至萬舞　毛以爲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爲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俁俁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鄭以爲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爲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爲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爲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俁俁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爲樂吏是不用賢也。傳以干羽至四方　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

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illegible]
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
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摠名干戚與
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爲萬舞以祭山川宗廟宜干羽並有
故云用之宗廟山川由山川在外故云於四方解所以言四
方之意也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帥
而舞山川之祭祀則山川與四方別此言山川而云四方者
以周禮言天子法四方爲四望故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
也大司樂注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
山川也故山川與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
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嶽瀆之異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
宗廟在內爲四方也此傳干羽爲萬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
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又不同
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爲之節文別祀別舞諸侯唯有
時王之樂禮數少其舞可以同也。箋簡擇至干舞 正義
曰以下云公言錫爵當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
人爲萬舞故爲且祭祀也傳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
爲祭也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
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
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

羽以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為萬也以干戚武
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
象文也是下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
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與為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也明此言干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干與羽也
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為萬舞失
之矣○傳教國至為期　正義曰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
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為然祭祀之禮旦明而行事非至
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既為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
國子謂諸侯大夫士之適子言弟容諸侯之庶子於適子為
弟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彼雖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子弟也
傳言日中為期則謂一日之中非春秋曰夜中也若春秋言
不當為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欲其徧至是
也○箋在前至合舞　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
為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
法於已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卿大
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
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注云春始

廿手菜字可乎

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
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
此賢者非爲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
是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
出皆與此同也。傳碩人至公庭　正義曰碩者美大之稱
故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爲大德唯白華碩人傳不訓此及考
槃傳意類之則亦爲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刺不
用賢則箋意亦以碩人爲大德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
故白華碩人爲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碩既爲大德故俁俁爲
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言教國子
者以在前上經文無舞故據萬舞言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

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箋云碩人
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轡悲位反組音祖任音壬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六孔翟翟羽也箋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

。籥餘若反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注禮云
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箋云碩人

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

疏有力至錫爵　正義曰言碩人既有武力比如虎可以能御亂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興碩人能治衆施化於己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有御衆御亂之德又有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復能爲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丹赭德能容貌若是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在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組織至於遠　正義曰以義取動近成遠故知爲織組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虎故可以御亂也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又言御衆有文章者御衆似執轡有文章似織組又云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總解御衆有文章之事也以執轡及於如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此治民似執轡執轡又似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似織組知此不然者以彼說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爲實御此碩人甚爲王臣言有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宜但爲御矣。傳籥六孔翟翟羽　正義曰釋樂云大籥謂之產

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
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
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
樂以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
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
也知翟羽舞也○箋碩人至道備　正義曰籥雖吹器舞時
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
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
舞是又能爲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爲此籥舞言文
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實爲之也何者此章王美其
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傳渥厚至一散　正義曰渥者浸
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
南皆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
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
漬字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畀
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於下也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
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閽者守門之賤者注云煇周禮
作韗蓋謂磔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爲鼓鮑人爲甲禮記是諸
侯燕官故韗爲甲吏也胞即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
裹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韗人

周禮𩊱人云𢈪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𢈪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𢈪人於天子爲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是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揔名也

山有榛

隰有苓

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箋云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榛本亦作蓁同側巾反子可食苓音零本草云甘草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與音預或如字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乃宜在王室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

疏

山有至人兮 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草各得其所以興衞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既不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爲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傳榛木名苓大苦 正義曰陸機云栗屬其子小似

柹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蓁蓋一木也釋草云蘦
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
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箋彼美人謂碩人
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知
彼美人謂碩人西方之人謂宜為西方之人故
傳曰乃宜在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伍為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以自見者見已志也國君
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
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
至也。見賢遍反上同思之至一本思作恩疏泉水四章
章六句至
以自見　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
終未知向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為夫人亦不知所適何
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箋
衛女至之至　正義曰以之衛女思歸雖非禮而思之至極
也君子善其思故錄
之也定本作思字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泉水
始出毖然

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
國。毖悲位反韓詩作祕說文作䀣云直視也淇音其有
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
諸姑伯姊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諸
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
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孌力轉反下篇同【疏】毖彼至之謀。毛以
爲毖彼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入於淇以興行嫁者是我
婦人我婦人亦嫁於異國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
思念之也我所思念者念孌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
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爲且欲略與之謀爲異餘同。傳
泉水始出毖然流 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爲始出毖然
流也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以本敘衛
女之情故言亦亦已也。箋懷至伯姊 正義曰以下云
靡日不思此懷不宜復爲思故以爲至念於衛以下文言之
知至念者諸姬伯姊。箋聊且至之恩 正義曰言且者意
不盡故言略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嚮衛所見宜據
未嫁者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
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使文及

互見以諸姬揔辭又卑欲與謀婦人之禮也姑姊尊故云問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諸姬而已思與謀婦禮觀其志意是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箋云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泲子禮反餞音踐徐又才箭反送行飲酒也禰乃禮反地名韓詩作坭音同軷蒲末反道祭也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遠于萬反近同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疏）出宿至伯姊　正義曰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泲先飲餞於禰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既沒不得歸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爲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爲覲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爲犯禮也哉而止我也。傳泲地名至禰地名　正義曰言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者謂爲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軷舍軷即釋軷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爲祖祭者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

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
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詩傳曰軷道祭
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
道路以阻險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
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乗車轢
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
軷遂馳之注云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
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軷者本山行之名以祭
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知出國而爲之者以聘禮烝
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以祖爲行道之始則不得至
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軷者軷壤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
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
酒脯而已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軷上羊人
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故云
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以大
馭云犯軷即云遂驅之故知禮畢乗車轢之也以聘禮上文
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於郊故知轢之而遂行舍於郊也
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軷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
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
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

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
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
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
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
在冬與軷異也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大
馭云犯軷詩云取羝以軷聘禮云釋軷是也又名祖聘禮及
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軷
祭道路之神爲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軷而飲餞
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爲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
其意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旣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
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
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出宿當
在郊而傳云泲地名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下干云所適國
郊則此泲亦在郊也此泲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聘禮
遂行舍於郊則此衞女思宿焉明亦在郊也干泲思宿焉傳
以爲在郊則言禰思餞焉韋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
處而已而此云泲禰下云干言別地者下箋云干言猶泲禰
未聞遠近同異要是衞女所嫁國適衞之道所經見所思之
耳下傳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
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婦人至歸

寧　正義曰此與蝃蝀竹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爲由遠親親而望歸寧蝃蝀刺其淫奔故爲禮自得嫁何爲淫奔竹竿以不見荅思而能以禮故爲出嫁爲常不可違禮詩者各本其意故爲義不同。傳父之至曰姊　正義曰釋親文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没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侯之女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箋寧則至尊姑　正義曰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今復問姑及姊故言又也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干言所適國郊也箋云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　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舝胡瞎反車軸頭金也還音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

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遄疾臻至瑕遠也箋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遄市專反瑕音遐害毛如字鄭音曷行下孟反差初解反又初加反卷末注同

疏　出宿至有害。毛以爲我思欲出宿於干先飲餞於言而歸衛國耳則爲我脂車則爲我設舝而還迴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爲違禮遠義之

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為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為異。傳脂舝至我行 正義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舝故車舝云間關車之舝兮傳曰間關設舝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舝故云脂舝其車云還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肥字或作淝音同 疏 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 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箋自衛至渡水 正義曰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 須漕衛邑也箋云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漕音曹 疏 傳須漕衛 正義曰鄭云以廬於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寫除也箋云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疏 箋既不至我憂 正義曰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荅故以出遊為歸是以彼箋云適異國而不見荅其除此憂維有歸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疏北門三章章七句至志爾　正義曰謂衛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之事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為官尊卑不明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自從也興者喻己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憂殷殷然。殷本又作慇同於巾反沈於文反又音隱爾雅云殷殷憂也背蒲對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為于偽反終窶且貧莫知我艱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云艱難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窶其矩反無禮也爾雅云貧也窶謂貧無可為禮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疏出自至何出哉　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鄉陰而行猶己仕

仕

於亂世嚮於闇君而仕由君之闇已則爲之憂心殷殷然所
以憂者以君於已祿薄使已終當窶陋無財爲禮又且貧困
無資充用而衆臣又莫知我貧窶之艱難者君於已雖祿薄
已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
天實爲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以
北門背明嚮陰　正義曰本取人嚮陰行似已仕闇君故以
出自北門爲喻傳以嚮陰者必背明耳不取背明爲義何者
此人既仕闇君雖困不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爲
喻也。傳窶者至於財　正義曰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爲
一也此經云終窶且貧爲二事之辭故爲窶與貧別窶謂
無財可以爲禮故言窶者無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故言貧
者困於財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爲禮是終窶也又近困
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已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爲禮者爲
遠也無財謂之貧此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終
窶且貧言君於已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𢡖謂人無知
已是諸臣亦如之已以頒祿由君故怨已貧窶祿薄不由諸臣
故但恨其不知已也。箋詩人至之至　正義曰此詩人叙
仕者之意故謂之詩人事君不知已而不去是無二志也已
困苦應去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已焉哉是自決也此實
由君言天實爲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今

君於己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埤厚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己兼其苦。埤避支反偏音篇**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責也箋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徧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徧字從彳行偏字從人後皆放此讁直革反玉篇知革反更音庚迭待結反

疏 王事至讁我　正義曰此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己貧窶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己勞於行役若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己困於資財君既政偏己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偏來責我言君既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人不知以責己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下又自決歸天事。傳埤厚　正義曰謂減彼一以厚益己使己厚出賦稅之事是也。箋國有至其苦　正義曰政事云一埤益我有可減一則為賦稅之事政事是賦稅則王事是役使可知役使之事不之彼而之我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之事減彼一而益我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

之事猶鶉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箋我
從至已志 正義曰禮君臣有合離之義今遭困窮而室人
責之故知使之去也此士雖困志不去君而家人使之去是
不知已志上言諸臣莫知我艱故云室人亦不知已志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

一埤遺我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敦毛如字
韓詩云敦迫鄭都回反投擿也遺唯季反擿
呈釋反與擲同 疏 傳敦厚箋敦猶投擲 正義曰箋以役
本或作摘非 事與之無所為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
宜為之已之義故易
傳以為投擲於已也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摧沮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摧祖回反或作催音同 疏
韓詩作誰音千隹子隹二反就也沮在呂反何音阻
傳摧沮箋摧者刺譏之言 正義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垂
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譴已者是
室人責已故以為
摧為刺譏已也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

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攜戶圭反

疏 北風三章章六句至去焉 正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言衛國君臣並爲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獨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句乃君臣並言也三章次二句皆言攜持去之下二句言去之意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涼音良雨于付反又如字下同雱普康反酷苦毒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惠愛行道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行音衡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虛虛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

疏 北風至只且 正義曰言天既爲北風其寒涼矣又加之雨雪其雱然而盛由涼風盛雪病害

萬物以興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爲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爲急刻之行故已所以去之既盡也只且語助也。箋寒涼至散亂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涼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風異是以興君政酷暴也而雪害物不言可知。性仁至而去 正義曰以經攜手之文承惠好之下則與此惠而好我者相攜手也。傳虛虛箋邪讀如徐 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同故箋云邪讀如徐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喈疾貌霏甚貌。喈音皆霏芳非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歸有德也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別彼竭反

疏 莫赤至匪烏 正義曰備之百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

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爲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爲非烏者由狐赤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以興今君臣爲惡如一似狐烏相類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又同之已所以攜持而去之○傳狐赤至能別　正義曰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爲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爲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爲威虐經云莫赤莫黑揔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攜手就車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遺唯季反下同（疏）靜女三章章四句至無德　正義曰道德一也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思得靜女以易夫人非

謂陳古也故經云俟我貽我皆非陳古之辭也**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姝赤朱反說文作㛁云好也說音悅篇末注同**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正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搔蘇刀反踟直知反躕直誅反

（疏）靜女至踟躕　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傳女德至可踰　正義曰言靜女女德貞靜也俟我於城隅是有法度也女德如是乃可悅愛故下云愛而不見是也姝變皆連靜女靜既爲德故姝爲美色也東方之日傳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之事亦是美色故箋云姝姝然美好之子于旄傳曰姝順貌以賢者告之善道不以色故爲順亦謂色美之順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故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女德至可愛　正義曰箋解本舉女靜德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保畜也有美色然後可意安以爲匹也故德色俱言之據女爲

靜女

說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後乃動不爲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貽本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彤赤也管筆管著知略反又直略反下同**彤管有煒說懌女美**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煒于鬼反說本又作悅毛王上音悅下音亦鄭說音始悅反懌作釋始亦反

疏 靜女至女美○毛以爲言有貞靜之女其色孌然而美又遺我以彤管之法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爲人君之妃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王肅云嘉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鄭惟說釋女美爲異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法故說彤管以有法由女史執之以

箋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法而靜女不違是遺
我彤管之法也。傳既有至人君。正義曰既有靜德謂靜
女也又有美色謂其變也遺我以古人之法即貽我彤管也
。傳古者至成法。正義曰傳以經云貽我彤管是女史之
事故具言女史之法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
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
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故此總云后
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
則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
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某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授之以
環以進退之者即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
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爲文實有
娠則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也
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爲將產異其處非謂始不御也當御
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乃著於右手金環不言著略之
此妃妾進御煩碎之事而今女史書之者事無大小記以成
法也此是女史之法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法使
妃妾德美也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定本集注云女史皆作
女史。傳彤管以赤心正人 正義曰必以赤者欲使女史
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箋說懌

至美之　正義曰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爲書說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

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絜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牧州牧之牧徐音目荑徒兮反洵本亦作詢音荀共音恭窈烏了反窕徒了反處昌慮反

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爲于僞反注同或如字

疏

自牧至之貽。毛以爲詩人既愛靜女而不能見思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我以茅荑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爲祭祀之用進之於君以與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爲人君之妃又言我所用此女爲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我非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法故欲易之以配人君。鄭唯下二句爲異言若有人能遺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爲美言不美此女乃美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荑茅至有終　正義曰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

之 利

之用荑者茅之始生未[illegible]供用而本之於荑者欲取興女有
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爲荑終爲茅可以供祭祀以
喻始爲女能貞靜終爲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箋茅絜至
人君 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絜白之物信美而異
於衆草故可以供祭祀喻削[illegible]女有懿異於衆女可以配人君
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
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
信美而異者。箋遺我至賢妃 正義曰箋以上自牧歸荑
欲人貽己以美女此言非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則非
美其女美貽己之人也故易之以爲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
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伋宣公之世子。新臺脩舊曰新爾雅云四方
而高曰臺孔安國云之高曰臺伋音急宣公世子名要於遙反惡烏路反 疏 新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
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
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

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絜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泚音此徐又七禮反鮮明貌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瀰莫爾反徐又莫啓反水盛也說文云水滿也汙音烏行下孟反篇註同燕婉之求籧篨不鮮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箋云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謂宣公也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燕於典反又於見反安也婉迂阮反徐於管反籧音渠篨音儲鮮斯踐反王少也依鄭又音仙

疏新臺至不鮮毛以爲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處云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瀰瀰之處而要齊女以爲淫昏也水者所以絜汙穢反於河上作臺而爲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爲所要反得行籧篨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鄭唯不鮮爲異。傳此鮮至之行正義曰此與下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餘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瀰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以絜汙穢而公反於其上爲淫

昬故惡之也。傳籧篨不能俯者 正義曰籧篨戚施本人
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
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
名口柔者為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
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
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為
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為口
柔面柔也籧篨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曰籧篨巧言好
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
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洒七罪反韓詩作漼音
同云鮮貌浼每罪反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燕婉之
求籧篨不殄
殄絕也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
殄毛徒典反鄭改作腆吐典反
疏
傳殄
絕
正義曰釋詁文言齊女反得籧篨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
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為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為少也。
殄當作腆腆善 正義曰箋云籧篨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
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為善讀此殄為腆腆與殄古今字
之異故儀禮注云腆
古文字作殄是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言所得非
所求也箋

且秋切
罜叉覩睨面柔不能仰
謂得此戚施面柔下
以色故不能仰也
韻會良讀

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戚千歷反下遐嫁反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爲于偽反

疏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伋與壽爭相爲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二子乘舟之詩也二子爭相爲死即首章二句是也國人傷而思之下二句是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汎芳劍反景如字或音影愬蘇路反令力征反隘於賣反

駛疾所吏反本或無駛字一本作迅疾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疏】二子至養養○毛以爲二子伋壽爭相爲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礙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鄭唯以願言思子爲念我思此二子爲異○傳二子至不礙○正義曰以序云思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愬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爲節信也衞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也云壽盜其白旄而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爲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解經以乘舟爲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遂往

用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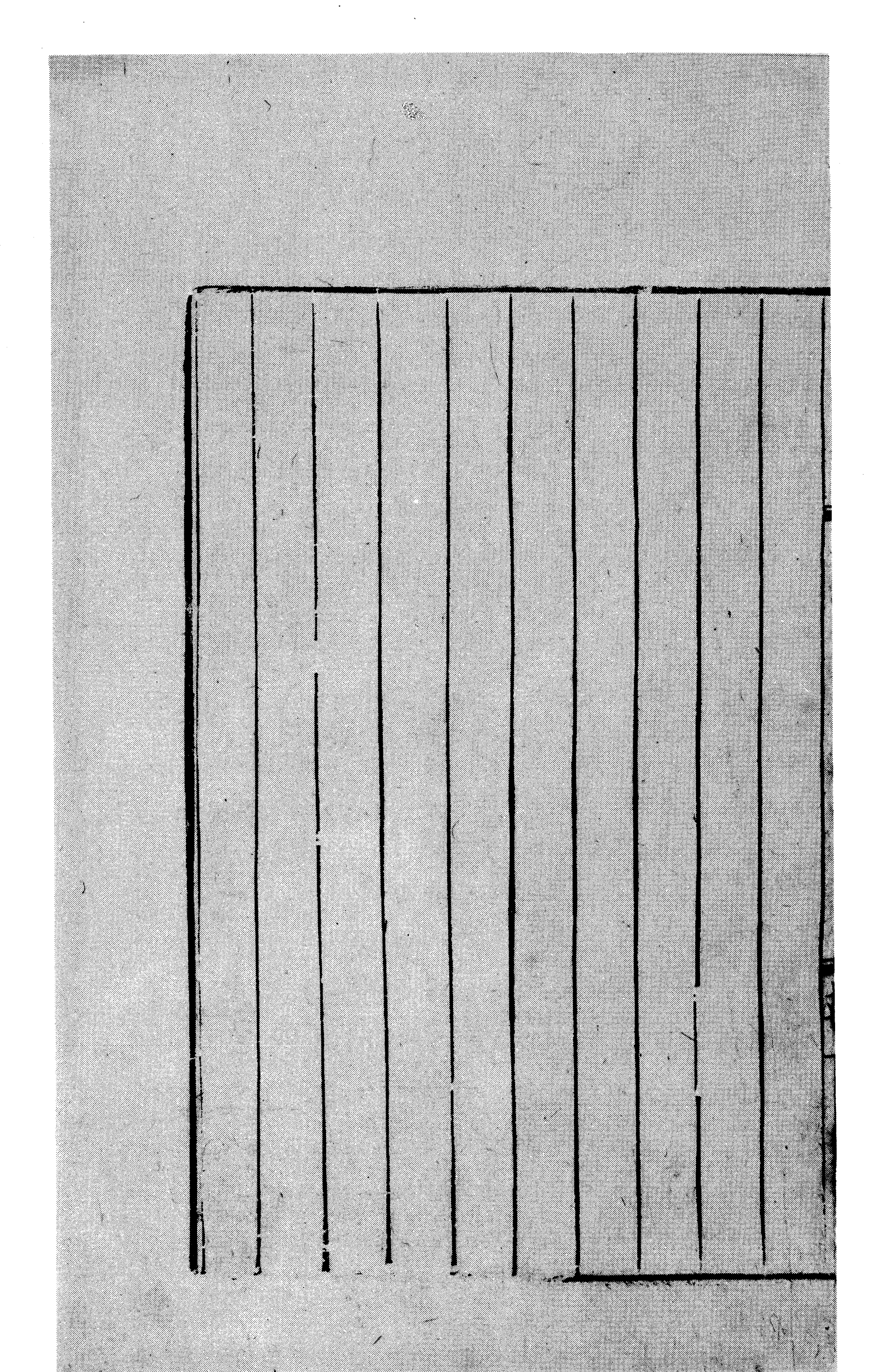
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汎汎然其形往影形可見故言往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遠于萬反疏二子至有害　正義曰下二句毛鄭別○箋我念至不去　正義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爲不去而取死深閔之辭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二之三）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一）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陸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九）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共伯僖侯之世子。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蚤音早僖許其反史記作釐曹大家音僖

（疏）柏舟二章章七句至以絕之　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絕止父母奪己之意此誓云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為來事之約即盟之類也言偏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衆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

公用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illegible]之義[illegible]稱君[illegible]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褒貶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爲善故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之由也齊自誓即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但上四句見已所以不嫁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已之意○箋共伯僖侯之世子　正義曰史記僖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字異而音同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興也中河河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汎芳劍反處昌慮反**髧彼兩髦實維我儀**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髧本又作沈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髳音同禮子生三月翦髮爲鬌長大作髦以象之鬌音丁果反昧

莫背反朝直遥反擳側乙反纚色蟹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緌汭誰反之死矢靡它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它音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只音紙亮本亦作諒力尚反

疏汎彼至人只　正義曰言汎汎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是其常處以與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髮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德齊意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已志故與之誓言已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傳髦者至之飾　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挾囟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出

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二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箋兩髦至綏纓　正義曰以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初亦如是櫛髦乃櫛纚笄內則注云纚所以韜髮者也笄今之簪則著纚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綏纓然後朝君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即昧爽也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知昧爽也文王之子爲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玄云文王之爲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韠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王爲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爲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纚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不端矣不并引端韠紳搢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

士冠禮曰皮弁弁爵弁弁注云有弁者屈組爲紘無弁者纓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緌纓則無弁矣上言纓弁者爲纓而著弁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爲笄纚是著纚必須笄也。傳天謂父　正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特匹也。特如字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之死矢靡慝慝邪也。慝他得反邪似嗟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鰥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載馳序注同疏牆有茨三章章六句至不可道　正義曰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

人主意異也。箋宣公至夫人　正義曰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蒺音疾藜音梨去丘呂反下同行下孟反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冓本又作遘古候反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於君醜也

疏牆有至醜也　正義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冓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令有此淫昏。傳中冓內冓箋內冓至之語　正義曰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云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

無所道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以證之是其冓合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牆有茨不可襄也襄除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詳審也○詳如字韓詩作揚揚猶道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長惡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疏傳讀抽箋抽猶出　正義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爲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爲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爲抽箋申抽爲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偕音皆疏君子偕老三章首章七句二章九句

卒章八句至偕老　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
以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
道故陳別有小君内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
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佚之行不能與君子偕老
偕老者謂能守義貞絜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
子俱至於老也經陳行步之容髮膚之貌言德美盛飾之事
能與君子偕老者乃然故發首言君子偕老以爲一篇之揔
目序則反之見内有其德外稱其服然後能與君子偕老各
自爲勢所以倒也鄭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
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爲淫
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宜姜服
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内有其德止○箋夫人至誤作人
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母是宜姜故知此亦爲宜
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爲小君以夫妻
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頍人傳曰人君以朱纆
鑣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爲人
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

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摇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副芳富反珈音加編蒲典反或必仙反別彼列反摇餘昭反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何無不潤。委於危反佗同佗待何反注同韓詩云德之美貌行下孟反舊如字委曲如字易以豉反象服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褕音遥字又作褕狄本亦作翟王后第二服曰褕狄闕古闕反又音官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行下孟反又下同

疏君子至之何。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著衡笄以六珈玉爲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爲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爲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笄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褕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

宜爲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爲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
疾之。傳能與至尊卑。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
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
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
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
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
加於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故云所謂髲鬄
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爲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
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
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
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爲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
之最盛者以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
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箋珈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珈
字從玉則珈爲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
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
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
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
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傳委委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
人君之德而賤宣姜則以爲內有德也釋訓云委委佗佗美
也李巡曰寬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

業曰皆佳麗美豔之貌傳意陳善以駁宣姜則以爲內實有
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佗佗皆
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
委曲佗佗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即如
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爲宣姜自佳
麗美豔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
於容閏也○傳象服至爲飾 正義曰以下傳云褕翟羽飾
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揥 明以象骨飾服唯尊者爲然
故云尊者所以爲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
然○箋象服至之屬 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
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爲褕翟
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
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故引古人之象
以證之皐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日月至黼黻皆爲
象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有子至
不善 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
反其言以徼之可謂不善言其善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

也

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褕
翟而下如王后焉○玼音此又且禮反說文云新色鮮也

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絜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撿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鮮音仙

鬒髮如雲不屑髢也 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箋云髢髲也不絜者不用髲爲善○鬒真忍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注左傳云髮美爲鬒屑蘇節反髢徒帝反髲皮寄反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 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瑱吐殿反充耳也揥勑帝反摘他狄反本亦作擿音同本又作擿又作擿並非擿音丁革反擿音直戟反

揚且之晳也 揚眉上廣晳白晳○且七也反徐子餘反下同晳星曆反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昬之行○諦音帝莊如字本又作壯側亮反與音餘

【疏】玼兮至如帝○毛以爲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玼兮玼兮其鮮盛之翟衣也又其鬒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髲而自絜美也又以玉爲之瑱也又以象骨爲之揥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

白皙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
尊敬如天乎由其顏貌如天何由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
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顛實不審
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指據宣姜今爲淫亂故責之言夫
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
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爲淫昏之行
乎○傳褕翟至飾衣　正義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
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即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
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
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
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
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傳鬒黑至美長　正義曰昭二十
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
服虔云髮美爲鬒詩云鬒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
名玄妻是鬒爲黑髮也○箋髢髲至爲善　正義曰髢一名
髲故云髢髲也説文云髲益髮也言已髮少聚他人髮益之
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
姜髢是也不絜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髲而自絜美
故云不用髲爲善○傳瑱塞至揥髮　正義曰既夕記云瑱
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瑱淇奧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

首因以爲飾名之揥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揥是也
○傳尊之至如帝　正義曰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
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
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
包云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爲瑱取其瑱實也毛不明說天帝
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
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
美女言之展以內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
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
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来舉善駁惡其以類相配與傳同也
○箋帝五帝至之行　正義曰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
別設其文爲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
文耀鉤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黄帝其名含
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此責夫人之
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
莊與是覆上以責之此云反爲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
昏亂國者以下經云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　禮有展衣者以丹縠

援 援

爲衣蒙彼縐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瑳七我反説文云玉色鮮白展陟戰反註展衣皆同沈張輦反縐側救反靡也絺勑之反紲息列反袢符袁反縠戶木反延以戰反又如字蹙子六反衣於既反著也下裏衣同裏如字舊音吏見賢遍反於君子一本無子字襢陟戰反

子之淸揚揚且之顏也 淸視淸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展誠也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媛于眷反韓詩作援援取也倚於綺反

【疏】瑳兮瑳兮至媛也。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瑳兮瑳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縐絺之上縐絺是當暑紲去袢延烝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淸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兮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之人依倚以爲媛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亂國乎。

傳禮有至之服 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

冄縠爲之以文與縐絺相連嫌以絺爲之故辨其所用也絺者以葛爲之精曰絺麄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故箋申之云縐絺絺之蹙蹙者言是當暑袢延之服者謂縐絺是紲袢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紲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冄縠餘五服傳無其說冄縠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鞠名與麴同雖毛亦當色黃褖衣與男子之褖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褖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則褘衣亦羽飾衣褘衣以翬鳥羽褕翟以搖鳥羽闕翟次褕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箋后妃至禮衣　正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註差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褖者實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

之文以士冠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緣衣中喪禮
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緣衣無玄端則緣衣當玄端玄端當
黑則緣亦黑矣以男子之緣衣黑知婦人之緣衣亦黑緣衣
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麴塵故取
名焉是鞠衣黃也三服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運逆而爲
次唯三翟之色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翟赤揄翟青褘
衣玄也又解展衣之裏不相以絺而云蒙彼縐絺者衣展衣
者夏則裏之以縐絺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故云是紲袢也
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
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
襢衣喪大記曰世婦以襢衣是禮記作襢衣也定本云禮記
作襢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爲聲誤從禮爲正以衣服之字宜
從衣故也○傳清視至廣揚　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
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故
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爲揚目爲清
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故上
傳曰揚眉上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爲揚野有蔓草
傳曰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清猗嗟傳又
曰目下爲清是目之下亦爲清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
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上又爲之名也猗嗟名兮既爲目上

故知美目倩兮清爲目下○傳美女爲媛 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然則由有美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女爲媛箋以爲責非夫人之辭當取援助爲義故云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因顏色依爲美女故知邦人依之爲援助是奉其外責其爲內之不稱故說各殊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衛之公室淫乱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竊千節反弋羊職反

疏 桑中三章章七句至不可止 正義曰作桑中詩者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由衛之公室淫亂之所化是故又使國中男女相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在位爲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

之爲而與之行淫時既如此即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乱成
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定本云而不可止止下有然字此男
女相奔謂民庶男女也世族在位者謂今卿大夫世官族而
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爲
夫婦也此經三章上二句惡衞之淫乱之主下五句言相竊
妻妾期我於桑中是期於幽遠此敘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乱
之辭言公室淫乱國中男女相奔者見衞之淫風公室所化
故經先言衞都淫乱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妾俱是
相奔之事故序揔云刺奔經陳世族相奔明民庶相奔明矣
經言孟姜之等爲世族之妻而兼言妾者以妻尚竊之況於
妾乎故連言以協句耳謂之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奸若竊盜
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下淫乱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
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
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箋衞之至之野
正義曰此惠公之時兼云宣公者以其言由公惑淫乱至於
政散民流則由化者遠矣此直言公室淫乱不指其人而宣
公亦淫乱故并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則孟
姜之輩與世族爲妻也故知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 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衞邑箋云於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爲

淫乱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主○沬音妹惡烏路反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箋云淫乱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
行也○行下孟反箋同列國之女一本作列國之長女長音丁丈反期我乎桑中要我
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宫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箋云此思孟姜之愛
厚己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宫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要於遥反注下同淇音其衛水也【疏】爰采
至上矣正義曰人欲采唐者於何采唐菜乎必之沬之鄉矣以與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衛之都言沬鄉唐
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又言衛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之人相竊妻妾與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思
美好之孟姜與之爲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愛厚於我與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於上宫之地又送我於淇水
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尚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辟以刺之○傳唐蒙菜名　正義
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

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顏弁傳曰女蘿菟
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王女孫炎曰蒙唐也
一名菟絲一名王女則通松蘿王女爲六名。傳沬衛邑
正義曰酒誥註云沬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
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然則沬爲紂都故言沬
邦後三分紂畿則紂都屬鄘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
猶云之北之東明紂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并於衛故
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沬也。箋於何至之主 正義曰
殷武傳曰鄉所也則此沬之鄉以爲沬之所矣沬邑名則采
唐不於邑中但揔言於其所耳不斥其方下云之北之東則
指其所在采之處矣言衛之都謂國所在也時衛之淫風流
行徧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都尤
甚焉故舉都爲主國外承化淫亦可知言淫亂主者猶左傳
云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然言淫在
其都而君不禁似若爲之主然故言惡衛爲淫亂之主。箋
淫亂至惡行 正義曰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貴族
無姓姜者故爲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
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
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下孟 弋孟庸以孟
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

。傳桑中至之地　正義曰經桑中言期上宮言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箋云葑蔓菁。葑孚容反蔓音萬菁音精又子丁反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不如禽鳥。鶉音純鶉鶉鳥鵲鳥南反行下孟反下皆同

疏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至不若　正義曰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頑與宣姜共爲此惡而獨爲刺

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爲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亦是惡頑之辭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偶。彊音姜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君謂惠公

疏 鶉之至爲兄

正義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鵲之不如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辭。箋奔奔至匹耦

正義曰序云鶉鵲之不若則以奔奔彊彊爲相匹之善故爲居有常匹定本集註皆云居有常匹則爲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注云彊彊奔奔爭鬭惡貌也

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君國小君箋云小君謂宣姜

疏 傳君國小君

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公逆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定丁佞反下同定星名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爲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漕音曹攘如羊反說音悅熒迴丁反廬力居反

疏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至富焉 ○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爲狄人所滅君爲狄人所殺城爲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

民既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
美之言封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君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
徙居楚丘即二章升墟望楚卜吉終臧是也而營宮室者而
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建成而經無其事因
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
爲得其制既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
之以日爲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爲豫備兩止而命駕
辭說于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悅之辭也
國家殷富則騋牝三千是也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
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宮室爲事之次而經主美宮室得其時
制乃追本將徙觀望之事故與序倒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
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騋牝三
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爲之○箋春秋
至國焉　正義曰此序總說衛事故直云城衛不必斥懿公
載馳見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爲狄
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
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兄故言滅木瓜見
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也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
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
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

此賛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是爲狄所滅之事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是春秋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君死民散故云滅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註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爲滎則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已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唯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僖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

卯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
而卒文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
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
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爲之謚而爲之謚者與繫世者異也又
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者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
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
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
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爲狄所滅民尚畏狄閔二年傳曰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帥諸侯
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不必要與
狄戰故樂緯稽耀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
後救之宋均註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公羊傳曰以城楚
丘爲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是戍漕城楚丘並是救之之事
也滅衛者狄也兼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言之序自攘戎
狄而封之以上揔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爲狄所滅懿公時也
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封之文公時也自文公徙居
楚丘以下指說文公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箋云於
是文公立
而建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定營室也方中昬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

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云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揆葵癸反度待洛反下同視字又作眂音同廐居又反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椅梓屬箋云爰曰也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榛側巾反椅於宜反草木疏云梓實桐皮曰梓也梓音子漆音七長丁丈反

疏定之至琴瑟○毛以爲言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爲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爲楚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既正方乃爲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耳既爲宮室乃以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於其宮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爲琴瑟言公非直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爲豫備故美之○鄭以爲文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作爲楚丘之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中而爲之同度日影

而正之名於其文互舉一事耳餘同。傳楚宮至立楚宮
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荅曰楚丘
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今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
毛公前然衞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
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何
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
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
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
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箋定星至四方
正義曰傳雖不以方中爲記時亦以定爲營室方中爲昏正
四方而箋以爲記時故因解其名定爲營室及其方中之意
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
室中爲正此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
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爲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
爲視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昏而
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
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解中得
方者由其躰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與壁別
星故指室云其躰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釋天云
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娵觜之口鄭則口開方營室

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是也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曆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不復興農功而非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同於周之三月庀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鄭志荅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傳度日至南北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

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爲
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
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
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位度日出日入
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
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
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
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爲
垂也唯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
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
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爲正南北則四句同言
得制非記時也○傳室猶宮　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
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故云
室猶宮也○箋楚室至爲後　正義曰釋宮以宮室爲一謂
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
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
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緜與斯
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傳椅梓屬　正義曰釋木
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其桐其
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

榟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
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
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
楚與堂景山與京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
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虛起居反本或作
墟夾居洽反濟節禮反倚於綺反**降觀于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卜云其吉**
終然允臧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
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使許吏反能說如字鄭志問曰
山川能說何謂也荅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讄本又作讄又
作誄皆力水反說文云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誄謚也爲卿大夫一本無卿字

疏升彼至允臧　正義曰此追

本欲遷之由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墟矣以望楚丘之
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

之阻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往觀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終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乃由地勢美而卜又吉故文公徙居楚丘而建國焉○傳虛漕至高丘　正義曰知墟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爲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爲高丘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爲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爲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高爲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爲大阜○箋自河至濟水　正義曰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閒禹貢云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閒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龜曰卜至大夫　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緜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荅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然

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衛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徒居楚丘與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然允臧也▲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國必卜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連引之耳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其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為其銘若栗氏為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兹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為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為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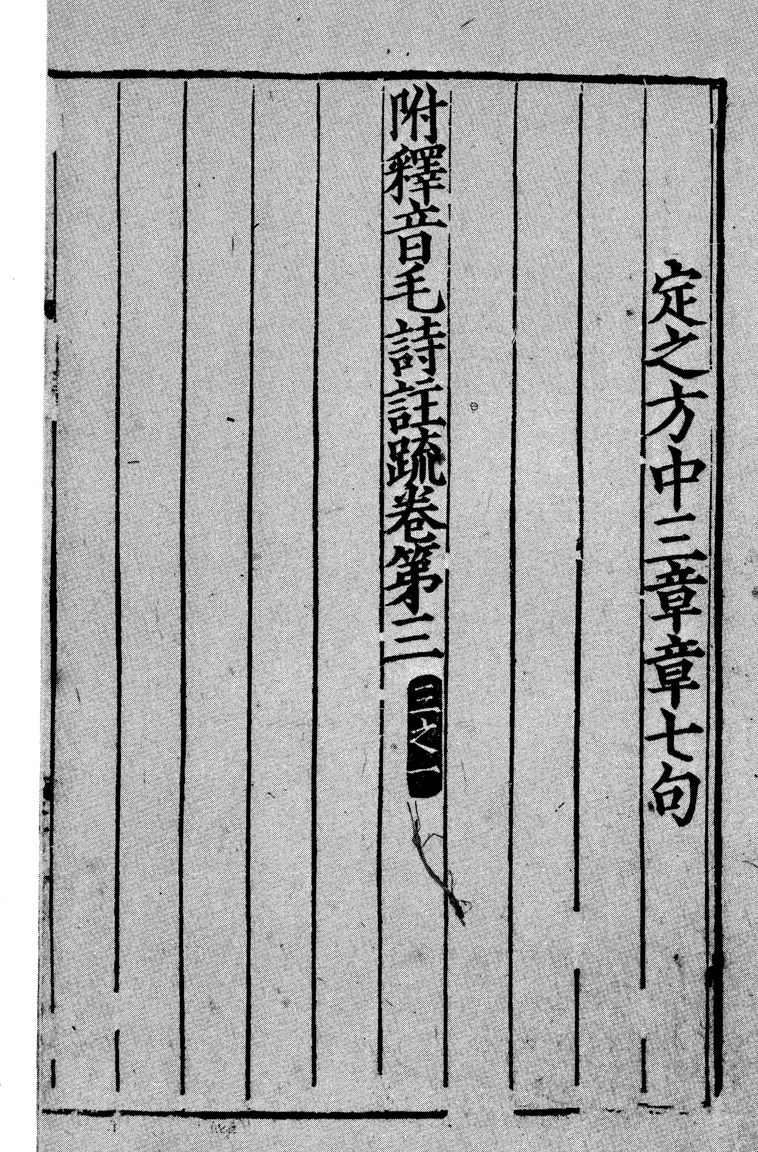
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荅曰兩讀或云說者說
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
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謚若子
囊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
作謚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
荀偃禱河蒯聵禱祖之類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爲
九德乃可以列爲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
不同獨言可以爲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當賢著德盛乃得
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
子諸侯嗣世爲君不可盡責其能此九者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箋
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
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
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倌音官徐古患反說文云
小臣也星言韓詩云星精也說毛始銳反
舍也鄭如字辭說見賢遍反爲于僞反
匪直也人
非徒
庸君
秉心塞淵
秉操也箋云塞充實也
淵深也○操七刀反
騋牝三千
馬七尺
以上曰
騋騋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
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衞之

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
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騋牝上音來馬六尺
巳上也下頻忍反徐扶死反上時掌反種章
勇反下同過禮一本作過禮制復符富反
【疏】靈雨至三千 正義
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時命彼倌人云
汝於雨止星見當爲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
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
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興
國以致殷富騋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倌人
主駕者 正義曰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
聞倌人何官也○傳馬七尺至牝馬 正義曰七尺曰騋
度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揔數國馬供用
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騋以牝以互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
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牝三千已多明不得
獨牝有三千輈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
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
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
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騋馬者
舉中言之○箋國馬至美之 正義曰言國馬謂君之家馬
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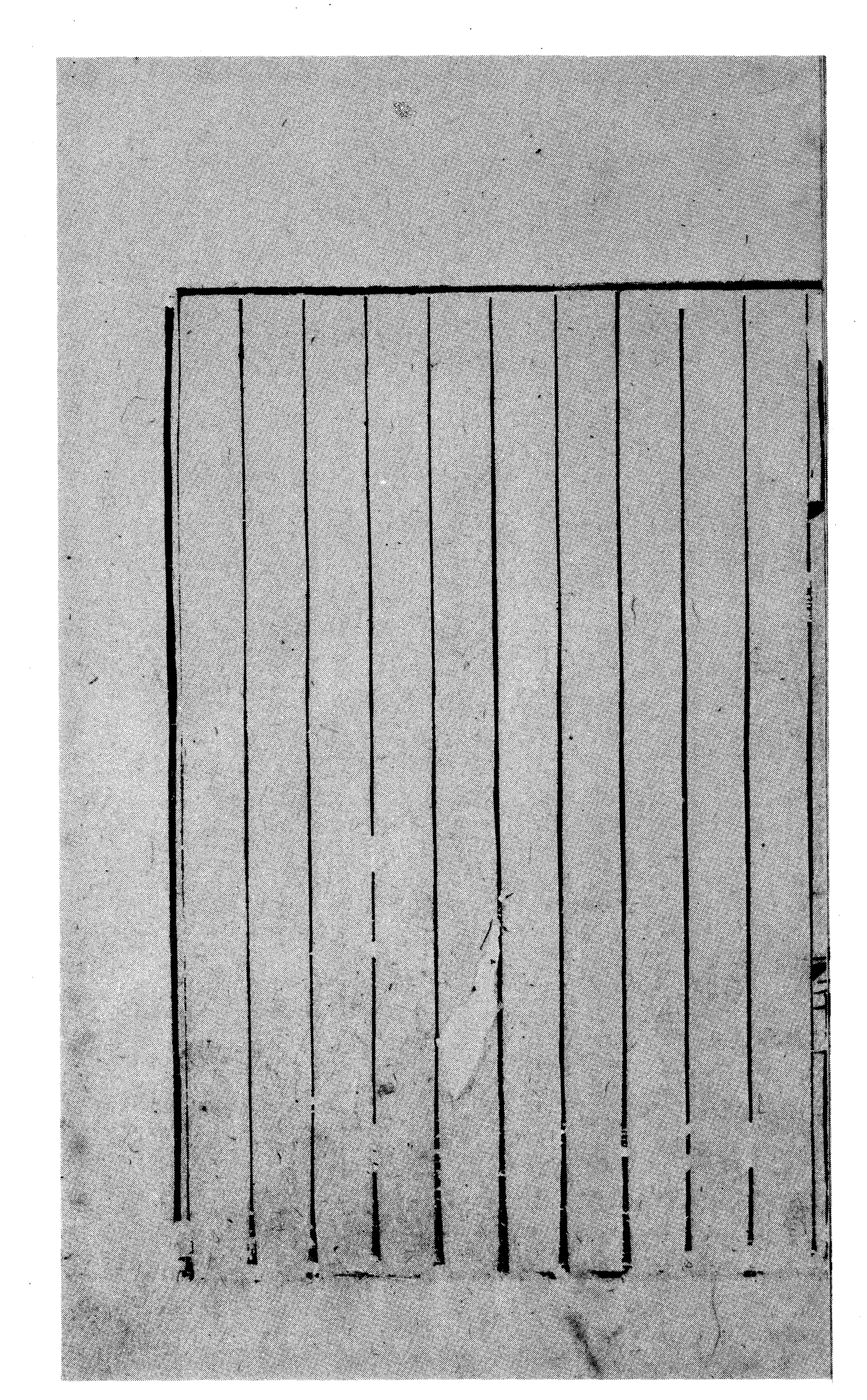
成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又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註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廏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廏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六廏成校校有左右則爲十二廏即是十二閑故鄭又云每廏爲一閑明廏別一處各有閑衞故又變廏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爲皁則十二匹三皁爲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廏以六乘三十六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廏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爲揲蓍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以校有左右故倍二百一十六爲四百三十二駑馬三之又三乘此四百三十二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駑馬數言三良亦以三駑之數共廏爲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種爲二閑明因駑三良之數而分爲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

四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爲二
閑亦分駑馬爲三故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
馬各一閑其駑皆分爲三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校人職天
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
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
匹商案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
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
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矣荅曰邦國
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又
當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
賦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
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
右謂二廄爲一閑故其數皆倍而誤鄭以十二廄即十二閑
數諸侯二大夫閑數駑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
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
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衞之先君兼邶鄘而
有之謂有此邶鄘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
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騋牝三千主馬之
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
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註䟽卷第三（三之一）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三（三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十）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不齒者不與相長稚。○蝃蝀上丁計反下都動反爾雅作螮蝀音同長丁丈反（疏）蝃蝀三章章四句至不齒 正義曰作蝃蝀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爲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爲齒列相長稚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箋云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虹音洪一音絳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遠于萬反下同惡烏路反下惡之皆同（疏）蝃蝀至兄弟 正義曰此惡淫奔之辭也言虹氣見於東方爲夫婦過禮之戒君子之人尚莫之敢指而視之況今淫奔之女見爲過惡

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即就而責之言女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惡乎。傳蝃蝀至敢指　正義曰釋天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爲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爲淫戒故言夫婦過禮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見而懼諱自戒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遥爲懼諱然故莫之敢指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隮子西反徐又子細反鄭注周禮云隮虹應應對之應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疏朝隮至父母　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隮氣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爲淫奔乎。傳從旦至終

朝　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箋朝有至自然　正義曰視祲注云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則隮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上蝃蝀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雨微則與彼同也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注云煇謂日光氣也則隮亦日之光氣矣蝃蝀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鄭注周禮見隮與此同故引以證非謂此爲妖祥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　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昏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不待命也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絜之信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大音泰註同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息亮反篇內同

疏　相鼠三章章四句至禮儀

正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行下孟反之處昌慮反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箋云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疏相鼠至何爲　正義曰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猶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爲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爲若死則無害也。箋視鼠至者同　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爲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

止韓詩止節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俟待也相鼠有體

體支體也疏傳體支體　正義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徧體也故爲支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速也。遄市專反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

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旄音毛好呼報反篇內同疏干旄三章章六句至善道　正義曰

作干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

告之以善道也毛以爲此敘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

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

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

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也。箋賢者時處士

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

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爲官鄉飲酒註

云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子孑

干旄在浚之郊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衞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箋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孑居熱反又居列反浚蘇俊反旃之然反通帛爲旃素絲紕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良馬四之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紕毛符至反鄭毗移反組音祖旒音留縿所銜反何沈相沾反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姝赤朱反畀必寐反與也注予同說音悅

【疏】孑孑至畀之。毛以爲衞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孑孑然之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以此好善者之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言

干旄

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爲浚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子子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爲縷縫紕此旌旟之旒縿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見於已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恡。傳子子至曰野　正義曰謂之干旄者以注旄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郭璞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註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旟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旄不言旒縿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旟也周禮孤卿建旟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旟之者干首皆注旄獨以爲卿之建旟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爲言故知是卿旟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爲卿故舉旟言之三章皆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干旟傳曰鳥隼曰旟於周禮則州里之所

建君卿而得建旟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旟注云百官卿大
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然則
平常建旟出軍則建旟是卿亦有建旟之時旟亦有旌二章互
文也言旌則有旒縿言旟則亦有旌矣卒章言干旌傳曰析
羽爲旌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得建旌者鄉射記注云
旌摠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旌干旌一也既設旒縿
有旟旟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卿建旌者設旒縿
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縿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
外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畧爾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明所
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外在浚之都在浚之城言於郊爲都邑相
蕙一也○箋周禮至好善 正義曰孤卿建旟大夫建物司
常文也又曰通帛爲旃雜帛爲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爲飾絳之側也知首皆注旄者以
夏采王崩以綏復鄭以緌有旄牛尾也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輅
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於此亦因先王有徒綏是太常
之干有旄也又出車云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此亦云干旄是
九旗之干皆有旄矣故知旃物首皆注旄焉以序言多好善
故卿大夫兼言之○傳紕所至四馬 正義曰以二章言組
卒章言織故於此摠解之言紕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紕於
此成文於彼似御執轡於此馬騁於彼故願以素絲紕組之

法御四馬也言願以者稱賢者之意欲告文公臣子以此道故言願以也言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者家語文也○箋素絲至之數 正義曰以前云干旄說旄旗而此云素絲紕之故知以素絲爲線縷所以縫紕旌旗之旒縿也縿謂繫於旌旗之體旒謂縿末之垂者須以縷縫之使相連釋天云纁帛縿郭璞曰衆旒所著孫炎曰爲旒千縿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垂數非一故以縷相綴連之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旒九旒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縷孫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爲疑辭前經言干旄是浚郊之賢者識卿大夫建旄而來此又云良馬是又識其乘善馬也四之者四見之數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鳥隼曰旟下邑曰都

箋云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旟音餘隼荀尹反長張丈反

疏 箋周禮至之屬 正義曰箋以爲賢者見時臣子實建旟而來此爲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兵乃建旗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曰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

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
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
建旗鄉之下有州州爲第二黨爲第三族爲第四閭爲第五
比爲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爲第二鄙爲第三酇爲第四里
爲第五鄰爲第六今云州里建旟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
遂內酇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旟也又云縣鄙見旐謂六
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旐故
鄭云互約言也諸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
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是鄉爲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
與州長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亦爲士酇族以
下里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卿大夫則此名亦有大夫兼
卿遂與州縣也卿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職位雖卑皆問
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

鄉旗　州旟　黨旟　族旐
閭旐　比旐
遂旗　縣旐　鄙旐　酇旟　里旟　鄰旟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　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　箋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
爲之飾五之者亦爲五見之也○總子孔反驂七南反

疏　傳驂馬五轡　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夕礼云公賵
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衙
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觼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

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爲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軧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牡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委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

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箋以素至之飾　正義曰前云孑孑干旟言旌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爲旌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旂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此鄉大夫卿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旂皆以組爲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析羽爲旌城都城也○析星歷反

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祝毛之六反鄭之蜀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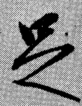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

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閔一本作愍密謹反唁音彥弔失國曰唁

疏載馳五章首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卒章八句至是詩

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國敗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己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己志也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云詩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注載馳五



利

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取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摠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爲次第者也服氏此言無所案據者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爲此釋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

○箋滅者至曰滅　正義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載辭也弔失國曰唁箋云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駈字亦作驅驅如字協韻亦音丘

驅馬悠悠言至于漕 悠悠遠貌漕衛邑

學　校

東邑箋云夫人願御者驅
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草行
曰跋
水行曰涉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跋
涉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難乃旦反
疏
載
馳
至則憂正義曰夫人言己欲驅馳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
衛侯故願御者驅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
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
亡傷不能救故且驅馳而唁之鄭唯載之言則爲異餘同。
傳弔失國曰唁　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
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
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
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
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傳草行曰跋　正義曰左
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
名故傳曰反首茇舍以行
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不能
旋反
我思也箋云既盡嘉善也言
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
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不
能
遠衛也箋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
道救衛。臧子郎反遠于萬反注同協句如字
疏
既不
至不

公

遠　正義曰夫人既欲歸唁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
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
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
衞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衞愐欲歸唁之爾既不能救何以止
我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濟止也視爾不臧我思不
閟閟閉也。閟悲位反徐又方蟄反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
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蝱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行道也箋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
其蝱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許大
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尤本亦作訧音同穉本又作稚直吏反槩古愛反疏陟彼至且狂　正義
曰夫人既爲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說已歸意以非之言有
人升彼阿丘之上言欲采其蝱者欲得其蝱以療疾猶婦人
適於異國亦欲得力助以安宗國然我言力助宗國似采蝱
療疾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既不能救思得暫歸

載馳

用

也

許人守禮尤我言此許人之尤過者是乃衆童穉無知且狂狷之人也唯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今人敗滅不與常同何爲以常禮止我也。傳偏高至貝母 正義曰偏高阿丘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 𦸈貝母釋草文陸機疏云𦸈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箋善猶至采𦸈 正義曰夫人思衛爲許所尤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明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意言猶升丘采𦸈者以經云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采𦸈與己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明上言采𦸈療疾猶已欲力助宗國此言己思有理則采𦸈亦有理矣。傳是乃至之義 正義曰論語云狂者進取注云狂者進取仰法古側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一槩者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礼爲防不聽婦言是童蒙而狂也。箋許人許大夫 正義曰下云大夫君子故許人爲許大夫上章視尔不臧箋云爾汝汝許人大夫亦由此也大夫而曰人者衆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者此獨云大夫者以言衆稱且狂是責大夫之辭故不及國中賢者下以巳情恕而告之不必唯對國中大夫故兼言賢者焉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頋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

言未收刈民將困也。芃薄紅反徐又符雄反長張丈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控引極至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控苦貢反引夷忍反又夷刃反援于眷反又音袁沈于萬反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箋云君子國中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箋云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

疏 我行至所之　正義曰夫人冀得歸唁說已往意我所以歸唁於衛者我比欲行衛之野觀其芃芃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閔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波百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已故不聽我去耳。箋欲求至誰至乎　正義曰此時宋桓公已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荅

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遍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淇奧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音烏報反淇水名奧隈也草木疏云奧亦水名相息亮反 疏 淇奧三章章九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淇

奧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爲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洒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循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諫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爲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爲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爲公而云卿士而卿爲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摠敘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瑳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兮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於周者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爲事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問自脩乃言美其身之德故敘者異其文也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弒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

瞻彼淇奧

綠竹猗猗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綠竹並如字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萹筑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烏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脚莎莎音蘇禾反一云即菉蓐草也蓐音辱萹竹本亦作扁匹善反又音篇郭匹殄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㔉六反韓詩作筑音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作邲美貌也瑳七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作摩莫何反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僩遐板反韓詩云美貌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咺況晚反韓詩作宣宣顯也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忘也○諼音況元反又音況遠反

疏瞻彼至諼兮　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萹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

美德盛然則王芻萹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脩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僩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兮。傳奧隈至餘烈　正義曰奧隈釋丘文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為隩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是也陸機云淇奧二水名以毛云隩隈為誤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隩隈明非毛誤釋草云菉王芻舍人曰菉一名王芻某氏曰菉鹿蓐也又曰竹萹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機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隩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萹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卒章綠竹如簀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為美盛也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烈業也美武公之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隩內比　衛朝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傳匪文章至琢磨　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文章

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炎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故論語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諭也又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脩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分爲別諭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自脩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脩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雅是其別諭可知。傳瑟矜莊至宣著　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僩寬大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訓與大學皆云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咺兮威儀也以瑟僩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青青茂盛貌。青子丁反本或作菁音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弋久反瑩音榮徐又音營又音瑩磨之瑩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䯤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符用反皪本又作礫音歷又音洛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

疏　有匪至如星。毛以爲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爲之會髮之弁文駁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爲卿相也。鄭說在箋。○傳天子至會髮　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箋會謂至視朝　正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

星若非外士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璂飾六大夫璂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為在王朝之服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簀積也。簀音責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綽昌若反猗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注同較古岳反車兩傍上出軾也施如字又詩豉反又式氏反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謔香略反弛本亦作施同式氏反

疏 有匪至虐兮 正義曰言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練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兮既外脩飾而內寬弘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

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爲虐兮言其張弛得中也。傳金錫至有質　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練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練之故益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傳重較卿士之車　正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倚重較兮故云卿士之車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爲大夫德秉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箋綽兮謂仁於施舍　正義曰謂有仁心於施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窮猶終也。槃薄寒反

疏　考槃三章章四句至窮處　正義曰作考槃詩者刺莊公也刺其不

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脩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則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箋窮猶終　正義曰不以澗阿爲窮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成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爲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云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樂音洛下同夾古洽反

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箋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覺交孝反又如字

疏考槃至弗諼　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爲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爲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薖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鄭以爲成

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爲君用飢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惡莊公不用賢者反使至飢困故刺之○傳山夾水曰澗 正義曰釋山文也傳以澗爲窮處下文阿陸亦爲窮處矣故釋地云大陵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爲宜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箋成樂至之色 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明碩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以寬薖及軸言碩人之飢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爲寬德者以卒章言軸爲病反以類此故知爲虛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德可知故不言也○箋在澗至云然 正義曰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君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曲陵曰阿薖寬大貌箋云薖飢意○薖苦禾反韓詩作過過美貌獨寐寤歌永矢弗過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過古禾反注同崔古卧反復符又反下同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軸進也箋云軸病也○軸毛音迪鄭直六反 疏 傳軸進箋軸病 正義曰傳傳軸爲

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獨寐寤宿永矢弗告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語魚據反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嬖補惠反上時掌反僭作念反疏碩人四章章七句至憂之　正義曰嬖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賢不被荅偶經四章皆陳莊姜宜荅而君不親幸是爲國人閔而憂之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云頎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頎其機反衣錦於既反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褧苦迥反徐又孔頴反說文作縈枲屬也襜昌占反梭本又作姣古卯反下同禪音丹爲于僞反大音泰下大子同舊音

佼

勑賀反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箋云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

兄弟皆正大。邢音形姻姓國譚徒南反國名

【疏】碩人至維私。毛以爲有大德之人其貌頎頎然長美衣此文
錦之服而上加以褧襌之襌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
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爲
邢侯之姨而譚公又是其私容貌既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
君何爲不荅之也。鄭以碩人爲形貌碩大爲異。傳頎長
至褧襜正義曰猗嗟云頎而長兮孔世家云頎然而長故
爲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貌以類
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也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衣文錦
故知錦文衣也以碩爲大德錦衣爲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
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褧衣上衣謂衣著下衣爲衣服
丰云衣錦褧衣對裳錦褧裳裳非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
異也襜亦襌而在上故云加之以褧襜。箋莊姜至大著頎
正義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佼壯美好頎頎
然也玉藻云襌爲絅故知褧襌衣也又解國君夫人當翟衣
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褧

者爲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大著是也此夫人錦衣爲在塗之服丰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爲在塗與夫人異也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袡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傳東宮至曰私　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太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荑徒奚反**疏**傳如荑之新生　正義曰以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也

膚如凝脂如脂之凝**疏**傳如脂之凝　正義曰以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揔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氷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

領如蝤蠐領頸也蝤蠐蝎蟲也○蝤似脩反徐音曹蠐本亦作蠐又作齏同音齊沈又音茨爾雅云蟦蠐螬蝤蠐蝎郭云蠐螬在糞土中蝎在木中蝎桑蠹是

也蟦音肥分反蝎音疏傳領頸蝤蠐蝎蟲　正義曰領一
姑蝎也音曷或音葛　名頸故禮記曰其頸五寸又名項
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是也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孫炎曰
蠐螬謂之蟦蠐関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又曰蝎蛣
蝠孫炎曰蝎木蟲也又曰蝎桑蠹孫炎曰即蛣蝠也然則蟦
蠐也蠐螬也蝤蠐也蛣蝠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
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今定本
云蝤蠐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
齒如瓠犀
。瓠犀瓠瓣
瓠戶故
反犀音西瓣補遍反又疏傳瓠犀瓠瓣　正義曰釋草云
蒲莧反沈又蒲閑反　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
棲瓠中瓣也棲
與犀字異音同
螓首蛾眉
螓首顙廣而方箋云螓謂蜻
蜻也。螓音秦蛾我波反顙
蘇黨反蜻子盈反沈又慈性疏箋螓謂蜻蜻　正義
反方頭有文王肅云如蟬而小　曰釋蟲云蚻蜻蜻　舍
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蚻蚻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
者謂之螓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
經手膚領齒舉全物以比之故言如螓
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
巧笑倩兮
倩好
口輔
○倩本亦作蒨七薦疏傳倩好口輔　正義曰以言巧笑
反韓詩云蒼白色　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

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
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
貌美在於口輔故連言之也**美目盼兮**盼白黑分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盼敷
莧反徐又膚諫反韓詩云黑色也字林云美目也匹間反又匹莧反**碩人敖敖說于農**
郊敖敖長貌農近郊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
來更正衣服于衞近郊。敖五刀反說本或作㝛毛始銳反舍也鄭作襚音遂**四牡有驕朱幩**
鑣鑣翟茀以朝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
羽飾車茀蔽也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
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荅。驕起橋反
幩孚云反又符云反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鑣表驕反馬銜
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钀钀音魚列反
沫音末茀音弗朝直遙反注皆同適丁歷反本亦作嫡**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大夫
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箋
云莊姜始來時衞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

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夙退
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妃曰配
疏 碩人至君勞。毛以
爲言有大德之人敖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
衞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驕然壯健以朱飾
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爲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
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旣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爲早退
以君與夫人新爲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
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爲不荅之乎。鄭以爲
形貌大人而佼好長麗敖敖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服而
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餘同。傳農郊近郊
正義曰以下云翟茀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
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箋說當至近
郊　正義曰類前章衣錦褧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
翟衣而入國故爲襚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
以襚進雜記云襚者曰寡君使其襚此禮之襚春秋文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
傳曰衣衾曰襚此春秋之遂也襚於農郊之襚與禮及春秋
之襚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襚謂之衣服曰襚贈死者故侗
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爲襚雖遺吉之
衣服亦謂爲襚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

碩人 一

證之傳云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而服之不
必爲衾也故云服服揔名也前衣錦褧衣在塗之服則此爲
夫人所嫁之服所嫁之服褕翟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入國
故爲更正衣服於衞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明此爲正
其所著之正服也○傳幩飾至茀蔽 正義曰以言朱幩朱
爲飾之物故幩爲飾又解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纏鑣
扇汗且因以爲馬之飾此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
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言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
鑣而盛非謂唯鑣之盛淸人云駟介麃麃傳曰盛貌與此同
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車蔽也婦人乘車
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
巾車注引詩乃云此翟茀蓋猒翟也猒翟次其羽使相迫也
重翟猒翟翟謂蔽是也○傳大夫至然後罷 正義曰釋大夫
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
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
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
寢即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夫人之於國
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雞鳴箋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
者卿大夫朝者旦罷歸則似早退由君者以國之政事君與
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早畢若晚朝事晚畢故云卿大夫

旦罷歸是早晚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
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罷明非由於大夫
要事畢否大夫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
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洋洋盛大
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
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貌
莊貌箋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
備而君何爲不荅夫人。洋音羊徐又音祥活古闊反又如
字罛音孤濊呼活反馬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韓詩云流貌
說文云凝流也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頷下長二三丈江南呼
黃魚與鯉全異鮪于軌反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鮪沈
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鮥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
尾發發然韓詩作鱍葭音加菼他覽反玉篇通敢反揭其謁
反徐居謁反孽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钀牛遏反長貌朅
欺列反徐起謁反韓詩作桀云健也罛音孤罟音古
鮥音洛蘆音盧薍五患反江東呼之烏蓲蓲音丘
疏 傳罛
魚罟至送女者 正義曰釋器云魚罟謂之罛李巡曰魚罟
捕魚具也鱣鯉鮪鮥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鱣鮪舍人曰鱣一

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鰋鮎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鮧舍人以鱣鯉爲一魚孫以鰋鮎爲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爲一魚陸機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烝爲臛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强合之爲一物是郭謂毛傳爲誤也葭蘆菼薍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薍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薍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大車傳曰菼鵻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爲一草也陸機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

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衞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箋庶姜至廣饒　正義曰此爲莊姜不見荅而言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爲姪娣二者非一故稱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衞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衞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三（三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氓莫耕反民也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復扶又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鳳反泆音逸

【疏】氓六章章十句至淫泆　正義曰言男女無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是有別也今交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喪其妃耦者故敘此自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悔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一國之事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

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矣尽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蚩尺之反貿莫豆反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箋云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丘一成爲頓丘箋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爲會期。頓都寸反稱尺證反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愆過也箋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愆起虔反字又作諐

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將願也箋云將請也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將七羊反語魚據反

疏 氓之至爲期。毛以爲此婦人言已本見誘之時有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爲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爲室家之道以買絲爲辭以來誘已我時爲男子所誘即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爲會期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爲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

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於我與子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請爲異其以時對面與之言宜爲請。傳氓民至布幣　正義曰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氓也異內外也氓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民誘已是也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號之以望復關是也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爾卜爾筮巳亦荅之云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勤厚巳所以悅之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註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

筐篚是也。箋季春至賣絲　正義曰月令季春云后妃齋
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是孟
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
以男子既欲爲近期女子請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
絲是孟夏也。傳丘一成爲頓丘　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
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
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
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
音同。箋子者至會期　正義曰子者有德之名此男子非
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謂之爲子也上云來即我
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此送之故知至此頓丘定室家之
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丘爲會
期言且者兼二事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

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云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垝俱毀反垣音袁所近附近之近鄉許亮反本又作嚮

疏傳復關君子所近　正義曰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
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號
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爲復關又知此

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爲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爲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爲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不見復關**

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漣音連泣貌**既見**

復關載笑載言箋云則笑則言喜之甚**爾卜爾筮體無咎**

言龜曰卜蓍曰筮躰兆卦之躰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筮市制反躰如字卦兆之躰也韓詩作履履幸也咎其九反著音尸繇直又反卦兆之辭也

【疏】傳躰兆卦之躰箋兆卦至定之　正義曰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躰謂龜兆筮卦也左傳云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貿絲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以爾車來以我**

賄遷賄財遷徙也箋云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合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賄呼罪反徑經定反**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

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沃如字徐於縛反葚本又作椹音甚桑實也耽都南反鶻音骨樂音洛下同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節○行下孟反

【疏】桑之至不可說○毛以為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以興己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己己與之耽落時賢者見已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戒已言吁嗟鳩兮無食桑椹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然鳩食桑椹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為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鄭以為男子既秋來見己己使之取車男子既去當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己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椹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

則不可解說已時不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傳桑女至禮義○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桑落與未落以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爲記時者明此以爲興也言鳩鶻鳩者釋鳥云鶌鳩鶻鵃某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機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椹過時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椹而云過時者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椹過時矣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爲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禮謂已爲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爲耽也○箋桑之至之樂 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則桑之未落爲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則無椹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爲非時以非時之食椹以興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荅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

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
○箋士有至爲節　正義曰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
功過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
終能建立高勳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桑之落矣其**
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
裳隕惰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矣
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自是
往之女家女家之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已之悔不以
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
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隕韻謹反湯音傷漸子廉反注
同漬也湿也帷位悲反隋字又作墮唐果反冒音墨難乃旦
反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爽差也箋云我心於女故無
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
行下孟反注同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極中也　（疏）○桑之至其德
毛以爲桑
之落矣之時其葉黃而隕墜以興婦人年之老矣之時其色
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
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
其志悔已本爲所誘涉湯湯之淇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

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
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士也行無
中正故二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爲婦人
言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爾家
自我往汝家時已閒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已貧矣我不
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之帷裳冒難而來言
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悔也餘同。傳帷裳婦人
之車 正義曰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幃裳此言帷裳
者婦人之車故也傳於上章以桑爲女功所起爲興此桑落
黃隕亦興也其黃而隕既興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
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
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王肅曰言其色
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
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餉不
得志也。箋桑之至於女 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
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
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故知復關以此時車來
迎已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以爲自我
往之汝家之時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我猶涉水而來此
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

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
之悔不以汝今貧乏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疏薄故耳幃裳
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
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
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
之襜故雜記曰其輤有裧注云裧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
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爲
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
襜是也幃裳在傍漸水則濕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
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後關有二意也**三**

歲爲婦靡室勞矣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

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卧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解音懈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箋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浸子鴆反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咥然笑。箋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咥許意反又音熙笑也又一音許四反說文云大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靜言**

笑

思之躬自悼矣悼傷也箋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身自哀傷疏三歲至悼矣　正義曰婦人追說已初至夫家三歲爲婦之時顏色未衰爲夫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已時夫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臥無有一朝一夕而自解惰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蹟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其知之則咥咥然其笑我矣我既本爲夫所誘遇已不終安靜而思之則身自哀傷矣。箋有舅姑曰婦　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坡也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泮音判坡本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北髮反云陂阪也亦所以爲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破拱俱勇反本又作共音同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

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宴如字本或作丱者非旦說文作㫛㫛懇起很反惻本亦作恩則揨力反**不思其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疏〕及爾至已焉哉　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為夫婦俱至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傳我使我怨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已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稚之時君子與已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為信誓許偕至於老耄旦旦然懇惻款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而已焉哉無可奈何。箋我欲至我怨。正義曰以下云不思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與婦人有期約矣則此及爾偕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欲與汝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我明及爾偕老男子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為老未必大老也。傳泮坡箋泮讀至拘制　正義曰以隰者下溼猶如澤故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為陂故讀為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

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泮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傳總角至旦旦然　正義曰甫田云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為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注云收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柔又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旦旦而自悔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怛怛。箋我為至欵誠　正義曰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宴經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宴傳直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箋申之言旦旦者言懇惻為信誓以盡己欵誠也。箋曾不復念其前言　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反復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

禮者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籊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已無由致此道○遠如字又于萬反注同

疏籊籊至致之　正義曰籊籊然長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爲善釣以興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荅已已豈不思與爾君子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荅

疏傳泉源至大水　正義曰泉源者泉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衞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爲一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已之不見荅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箋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荅而違婦禮○遠于萬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

之儺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箋云已雖不見荅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瑳七可反沈又七何反儺乃可反說文云行有節也惡烏路反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滺本亦作浟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作檝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橈音饒櫂直教反

【疏】傳檜柏葉至而備　正義曰釋木云檜柏葉松身書作栝字禹貢云杶榦栝柏注云柏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言楫所以櫂舟以喻女所以配男此不荅之詩以舟楫喻男女故反而為與言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出遊思鄉衛之道箋云適異國而不見荅其除此憂維有歸耳。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

【疏】傳出遊思鄉衛之道。正義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

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芄音丸本亦作丸芄蘭草名

疏芄蘭二章章六句至刺之　正義曰毛以爲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爲驕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觿佩韘明雖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慢鄭以爲幼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之亦下二句是也。箋惠公至以禮　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爲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爲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璲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恒蔓於地蔓音万本或作蔓莚於地者後人輒加耳

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

猶佩觿早成其德。佩蒲對反依字從人或玉傍作者非觿許規反解結之器雖則佩觿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稚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與音餘下佩韘與同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悸其季反韓詩作萃垂貌紳音身稱尺證反

疏芄蘭至悸兮　毛以爲言芄蘭之支性柔弱阿儺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爲驕慢以君今雖童子而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爲今雖則佩觿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爲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儀可觀兮佩玉遂遂兮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爲言芄蘭之支以柔弱恒延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以興幼稚之君以幼時恒闇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今幼弱何以不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君雖則佩觿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爲驕慢矣不知爲政以禮

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觽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度悸悸兮而內無德以稱之。傳芄蘭至溫良　正義曰釋草云雚芄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機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柔弱序刺君驕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芄蘭至其政　正義曰以此大夫刺之而下云能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緣以與幼稚當須任用大臣也○傳觽所以至其德　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觽右佩大觽下别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觽貌如錐以象骨爲之是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則似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此解觽以成人自當佩之不以國君爲父母在乃服也下章韘亦佩時有之空以言爲不必國君常佩○傳不自謂無知　正義曰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君於才能不肯自謂我無知○箋此幼至見刺　正義曰箋以此大夫刺之云能不我知則大夫自我也以君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容儀至節度　正義曰傳以此三者皆言兮故各爲其狀孝經曰容止可觀大東云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爲其貌故言佩

王璲璲然帶之垂者唯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悸悸然有節度揔三者之辭。箋容刀至不稱服　正義曰箋以容及璲與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爲容刀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是也行止有節度亦揔三者之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芄蘭之葉 箋云葉猶支也 童子佩韘 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韘失涉反玦本又作抉音同沓徒答反彄苦侯反

疏傳韘玦箋韘之言沓　正義曰傳云玦者以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繕人注云玦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玦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爲之著右臂大指以鉤弦闓體大射士喪注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注云鉤弦與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爲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韘爲玦者故異之爲沓士喪禮曰纊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彄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佽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玦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 甲狎也箋云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甲如字爾雅同徐胡甲反韓詩作狎狎戶甲反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疏 何廣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何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爲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何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箋宋桓至自止 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

河廣

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絶人世淫佚出為其亂族疾妬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絶嗣與勃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為絶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為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葦韋鬼反杭户郎反與音餘下遠與同狹音洽反為于僞反【疏】箋一葦至喻狹 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河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

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跂丘豉反 疏 箋誰謂至亦喻近 正義曰宋去衞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䑠並音刀 疏 箋小舩曰刀 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云小舩曰刀說文作䑠䑠小舩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衞宣公之時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爲于僞反又如字注下爲王並同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爲句者非 疏 伯兮四章章四句至不反 正義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

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
之性是也此敘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
時之所致敘言為王前驅雖辭出於經揔敘四章非指一句
也○箋衛宣至思之 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
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
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
伐鄭何從王正也鄭荅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
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
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
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
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主
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州

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箋云伯君子字也疏傳伯州伯至
桀英桀言賢也○朅丘列反桀其列反特立 正義
曰言為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為州伯謂州里之
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為諸侯之州長也謂
之伯者伯長也内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
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傑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
故云特立○箋伯君子字 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
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執

兵則有勇力爲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爲之揭爲武貌則傑爲有德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伯也

執殳爲王前驅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殳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軫本亦作軫之忍反酋在由反發聲矛音謀

疏傳殳長丈二而無刃正義曰考功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治氏爲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箋兵車至爲差正義曰因殳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正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祕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注云戈殳戟矛皆揷車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揷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軫歷數人殳以上爲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建故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

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
者因酋矛夷矛同爲矛稱故自軫至矛爲六等象三材之六
畫故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爲六
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
焉明爲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爲地材人殳爲人材矛戟
爲天材人處地上故在殳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爲凡兵
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
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
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
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註
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
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必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
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
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云弓矢殳矛戈戟相助凡
五兵長以衞短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
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
矢殳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所
云戈殳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選右當於中則
仍是步卒未爲右也故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
矢爲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

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戰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歘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

疏 自伯之東 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首如飛蓬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豈無膏沐　誰適爲容

適主也○適都歷反註同爲于僞反或如字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杲古老反出如字沈推類反復扶又反下同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甘厭也箋云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厭於豔反下同嗜市志反憂思息嗣反

疏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爲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傳甘厭 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箋

伯兮

人至不能絶　正義曰箋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口不能絶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焉於虔反諼本又作萱況爰反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蕿背音佩沈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痗病也○痗音每又音悔

疏　焉得至心痗　毛以爲君子既過時不反已思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鄭以願爲念爲異○傳諼草至北堂　正義曰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鄉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爲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

室東西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内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揔名房外内背名爲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昬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育生長也○狐音胡喪息浪反下注同妃音配下注同殺所戒反又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或作蓄育者非長張丈反

疏

有狐三章章四句至人民正義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爲昬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爲昬而喪失其妃耦不得早爲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禮隨時而多昬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爲夫婦所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爲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非先爲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昬注云荒凶年也多昬不備禮而娶昬者多也是凶荒多昬之禮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爲之而使男女失時非謂

以此詩爲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爲夫婦之辭**有狐綏綏在彼淇**

梁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綏音雖**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無爲于僞反

疏有狐至無裳　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梁而得其所以興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家已思欲與之爲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爲作裳以喻已欲與之爲室家○傳綏綏匹行貌　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知綏綏是匹行之貌○傳之子至配衣　正義曰以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爲之子也故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已當配夫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者○厲力滯反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申束衣**有狐綏綏在彼**

之　利

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瓜古花反遺唯季反下注同（疏）木瓜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爲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爲齊所救而封之也下揔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爲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死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廄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

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琚音居徐又音渠楙音茂字亦作茂爾雅云楙木瓜也**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箋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爲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巳國之恩也○爲好呼報反篇內同

（疏）投我至爲好　正義曰以衞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傳木瓜至玉名　正義曰釋木云楙木瓜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也以言瓊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琚言珮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投我以木桃**

報之以瓊瑤瓊瑤美玉。瑤音遙說文云美石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瓊玖玉名。玖音久書云玉黑色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苴子餘反橘均栗反柚餘救反

疏傳孔子至禮行 正義曰孔叢云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无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之者以孔叢所言揔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箋以果至橘柚 正義曰箋解於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而往故見苞苴之禮行知果實以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略之此苞之所通曲禮註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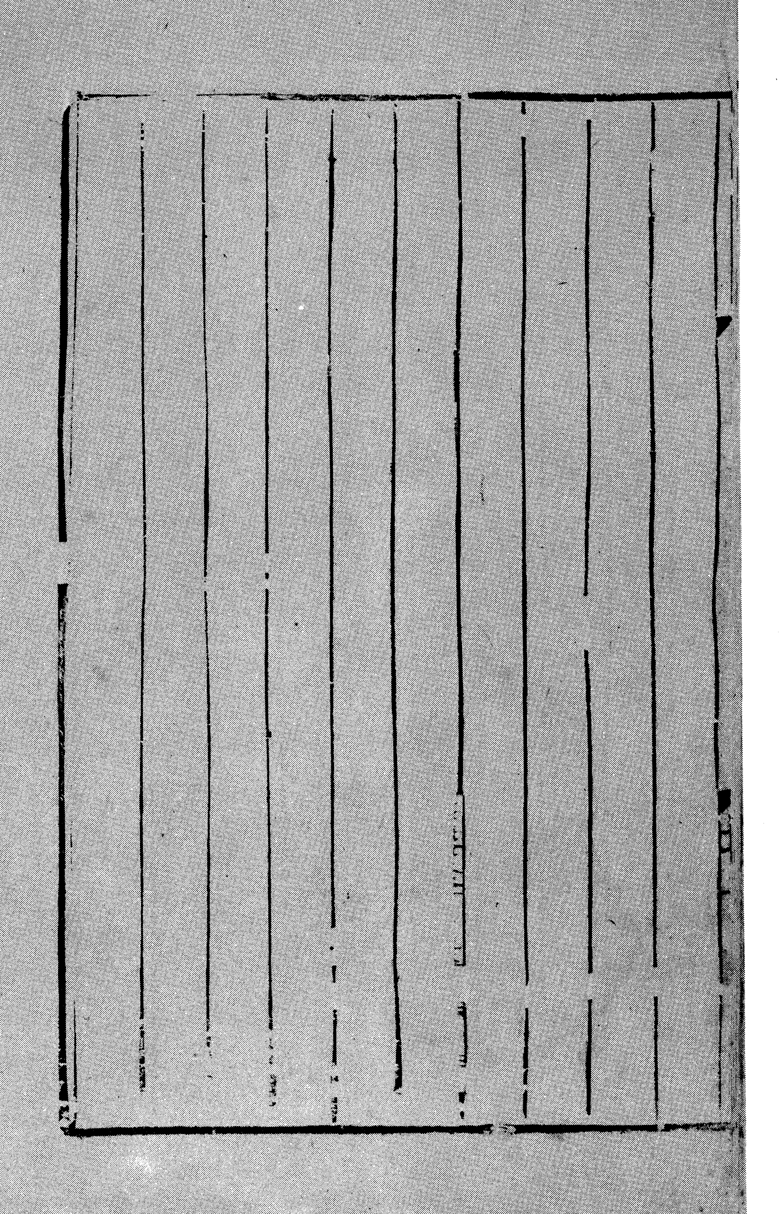
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三（三之三）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四（四之一）

（十二）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爲八百里東都爲六百其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荅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

公用

内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爲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圜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爲二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 正義曰禹貢云荊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荊山而至于河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 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云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温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爲周之畿内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内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 正義曰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周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爲東都故謂鎬京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武王巳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行就告之故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時爲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 正義曰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是殷頑民於成周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 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郊特牲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

自夷王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瑕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繄扈立崩子懿王囏立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燮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于於戲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戲山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驪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驪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

東都王城　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也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爲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荅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太子洩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佗立十五年

崩維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蓷居中從可知兎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禮換處失其次耳兎爰既言桓王畢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右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爲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蓷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兎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謐此言以葛藟爲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離如字說文作䅻過古卧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蒲皇反徨音皇鎬胡老

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本皆無

疏 黍離三章章十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於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爲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爲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爲平王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敘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宮室盡爲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敘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

○箋宗周至風焉 正義曰鄭先爲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

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幷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論語注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本上之辭遂者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行境内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爲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彼彼宗廟宮室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箋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搖音遙愬蘇路反 **知我者謂我心憂** 箋云知我者知我之情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箋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云遠

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

○蒼天本亦作倉采郎反爾雅云春爲蒼天莊子云天之蒼

蒼其正色邪昊胡老反夏爲昊天旻密巾反閔也秋爲旻天

疏彼黍至人哉　正義曰鎬京宮室毀壞其地盡

爲禾黍大夫行役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

而秀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

不忍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大

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爲心憂不知我之情者乃

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索知我者希

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

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丘墟至此也疾之太甚故云此

何人哉○傳彼彼宗廟宮室　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爲

禾黍故知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

黍彼稷正謂黍稷爲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廟宮

室之地有此黍稷也○箋宗廟至尚苗　正義曰言毀壞者

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曰離

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

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

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稙故

黍秀而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

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是
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
其初至故不變黍文　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
也○傳邁行至所愬　正義曰邁行釋言文靡靡行舒之意
故言猶遲遲也釋訓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
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
附著之意故爲憂思無所愬也○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
正義曰今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邁以爲行箋又訓經之
行以爲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道也○傳悠悠至
蒼天　正義曰釋詁云悠悠遠也故知悠悠遠意釋天云穹
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
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
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旻閔也言其以
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
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
不一故因蒼天而揔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
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
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
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
天郭璞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黍離

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鄭君和
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
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
典羲和以昊天惣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
月孔丘卒稱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
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
夏氣高明故以遠人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
氣閉藏而淸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
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
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
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
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
卒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爲
蒼天夏爲昊天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鄭既言爾雅不
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
郭本異故許愼旣載今尚書說卽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
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
合故鄭和而釋之○箋此云國至之甚　正義曰正月云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云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
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不是主刺幽王故不爲雅耳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爲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彼黍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穗音遂更音庚行邁靡靡中心如醉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疏 傳噎憂不能息 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

其危難以風焉。難乃旦反下注同風福鳳反 疏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至風焉 正義曰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箋云曷何也君子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曷音曷末反 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鑿牆而棲曰塒箋云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棲音西時如字本亦作塒音同爾雅同玉篇侍理反鑿牆以棲雞鑿在各反畜許又反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箋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 疏 傳鑿牆而棲曰塒 正義曰釋宮文也又云雞棲於杙為桀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為雞作棲曰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佸會也箋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佸戶括反說文口活反韓詩至也 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雞棲于杙為桀括至也。括古活反弋本亦作

其

杙羊職反或音羊特反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箋云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遠于萬反

疏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至而已○正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為祿仕冀安全己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 此敘其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箋祿仕至行道 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己之道非為祿食而仕今言祿仕則是止為求祿故知是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云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簧音皇

其樂只且 箋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章同且子徐反又作且七也反

疏君子至只耳○毛以爲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已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言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鄭唯以由爲從爲異餘同○傳陽陽至之樂 正義曰言無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鐷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竽笙篪簧則簧似別器者彼於竽笙篪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欲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知此非竽篪而必以爲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簧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即笙非竽篪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箋由從至官職 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俱訓爲自是由得爲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已故易傳也此君

子之友謂君子招己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仅男子焉得在房荅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禄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樂者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 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箋云陶陶猶陽陽也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陶音遥翿徒刀反敖五刀反遊也纛徒報反沈徒老反俗作纛翳於計反燕本又作宴於見反

其樂只且

（疏）傳翿

揚下如字

纛也翳也　正義曰釋言云翿纛也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又云纛翳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翳也然則翿訓爲纛纛也纛所以爲翳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也屯徒門反戍束遇反守也韓詩云舍思如字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或如字數音朔　疏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至思焉　正義曰不撫其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思者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是所怨之思俱出民心故以怨配思而揔之○箋怨平王至戍之　正義曰此刺平王不嫌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別之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

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牽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爲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竟爲楚所滅故知迫近彊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 興也揚激揚也箋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新音新激經歷反湍吐端反迅音信又蘇俊反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箋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其音記詩内皆放此或作己亦同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箋云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

【疏】揚之水至歸哉。毛以爲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能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煩僻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月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羨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爲怨鄭唯上二句

爲異餘同。傳與也揚激揚 正義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與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楚文與此同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明別爲與。箋懷安至之甚 正義曰釋詁云懷安止也俱訓爲止是懷得爲安此承不與我戍申之下故知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思當思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而見之其實所思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

揚之水不流束楚 楚木也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甫諸姜也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疏 傳甫諸姜 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故傳言甫諸姜許諸姜皆爲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 蒲草也箋云蒲蒲柳。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

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許諸姜也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疏箋蒲蒲柳　正義曰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陸機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鑵之楊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蓷吐雷反韓詩云茺蔚也廣雅又名益母飢本或作饑居疑反穀不熟饉音覲蔬不熟

疏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至棄爾　正義曰作中谷有蓷詩者言閔周也平王之時民人夫婦之恩日日益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遇凶年薄而相棄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喻夫恩

薄厚蓷之傷於水始則濕中則脩久而乾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夫之遇已用凶年深淺爲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初而嘆次而歗後而泣既嘆而後乃歗歗艱難亦輕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絶之語故以爲篇終雖或逆或順各有次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興也蓷鵻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箋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鵻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乱凶年猶鵻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暵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鷬又作𪇰皆他安反鵻音隹爾雅又作萑音同於於據反何音於說文云萑也廣雅云臬也

有女仳離嘅其嘆矣仳別也箋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嘅然而嘆傷已見棄其恩薄○仳四指反徐符鄙反又敷姊反字林父几扶罪二反嘅口愛反嘆本亦作歎吐丹反協韻也

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艱亦難也箋云所以嘅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疏中谷至難矣　正義曰言谷中之有蓷草爲水浸之暵然其乾燥矣以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其衰薄矣蓷草宜生高陸

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爲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喻婦人宜
居平安之世今乃居於凶年爲其夫薄之故情踈而將絶恩
既踈薄果至分離矣有女與夫別離既然其長嘆矣所以長
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已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恩
情而困苦之。傳蓷鵻至於水　正義曰釋草云萑蓷李巡
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茺蔚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
又名益母陸機疏云舊説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蕳
是也韓詩及三蒼説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
云益母茺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即茺蔚也
説文云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説文云菸緌也然
則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暵爲菸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
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蓷處其中而乾故知以陸草傷水爲
喻。傳仳別　正義曰以仳與離共文故知當爲別義也**中谷有蓷暵其脩矣**脩且
乾也。脩如字本或作蓨音同**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條然歗也。歗籀文嘯字本
又作嘯**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箋云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中**
谷有蓷暵其濕矣鵻遇水則濕箋云鵻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

已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爲厚薄○徒如字徒空也沈云當作從**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泣貌○啜張劣反**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復扶又反

【疏】箋離之薄厚　正義曰以水之浸草當先濕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濕故知喻君子於已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已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爲薄厚徒空也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爲辭也　箋及與至君子　正義曰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爲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謂也○背音佩樂沈音岳又音洛注同覺古孝反又如字下同

【疏】兎爰三章章七句至生焉　正義曰作兎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

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搆怨惡連結殃禍乃興師出伐
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賦不息使
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
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
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及平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
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
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
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
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伯爲
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
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
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稱附王中肩自是矢傷
王身此言師敗正謂軍敗耳據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止言
俗敗則知此云傷敗亦止言師敗非謂王身傷也序云君子
不樂其生之由三章下五句皆言不樂其生之事章首二句
言王政有緩有急君子亦爲此而不樂序不言略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興也

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
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操七刀反本亦作

燥沈七感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 **我生之初尚無爲** 尚無成人爲也箋云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罹憂吪動也箋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罹本又作離力知反吪本亦作訛五戈反長張丈反大音代賀反

疏 有兔至無吪 正義曰言有兔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網之中而急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之爲政有所聽縱者則緩有所躁蹙者則急此言王爲政用心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爲言其冀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傳爰爰至不均 正義曰釋訓云爰爰緩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兔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 箋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操義並得通。箋尚庶幾至之事 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尚得爲庶幾也易云庶幸也幾覬也是庶幾者幸覬之意也以傳云尚無成人者爲成人之所爲 正

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傳羅憂吪動　正義曰皆釋詁文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

罦覆車也。罦音孚郭云今之翻車大網也覆芳服反車赤奢反

我生之初尚無造

造偽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疏）傳稱覆車　正義曰下傳罿罬與此一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

罿罬也。罿昌鍾反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字林上凶反罬張劣反郭徐姜雪姜穴反爾雅云罬謂之罦罦覆車也

我生之初尚無庸

庸用也箋云庸勞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聰聞也箋云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九族

為

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藟力軌反藟似葛廣雅
云藟藤也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按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
安以爲桓王之詩崔
集注本亦作桓王 【疏】葛藟三章章六句至族焉○正義
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
之禮敘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作此詩以刺王也此敘其刺
王之由經皆陳族人怨王之辭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
鄭譜。箋九族至之親○正義曰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
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
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
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
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
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
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爲同姓謹案禮緦
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
施於同姓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
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
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
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妻是爲
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
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

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
祖至玄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者當皆
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者非棄高祖之身**緜緜葛藟在河之滸**
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
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
以生長其子孫○滸呼五反長不張丈反下同涯本亦作厓魚佳反施始豉反下同**終遠兄弟謂**
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已父族
人尚親親之辭○遠于萬反又如字注下皆同**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他人爲
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疏】緜緜至我顧　正義曰緜緜然枝葉長而不絕者乃是葛藟之草所以得
然者由其在河之滸得河之潤故也以興子孫長而昌盛者
乃是王族由其王族之人所以得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故也
王族宜得王之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
宗族之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恩施於我是我謂他人
爲己父也謂他人爲己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肯於我有顧戀
之意言王無恩於己與他人爲父同責王無父之恩也○傳

水厓曰滸　正義曰釋水云滸水涯李巡曰滸水邊地名厓也緜緜葛藟在河之涘
涘厓也○涘音俟涯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王又無母恩謂他人
母亦莫我有箋云有識有也疏傳涘厓　正義曰釋丘云涘爲厓李巡曰涘一名厓郭璞
曰謂水邊也○箋云又無母恩　正義曰又者亞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
也然則下章謂他人昆責王無兄恩也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緜緜葛藟在河之
漘漘水隒也○漘順春反爾雅云夷上洒下水漘旁從水郭云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爲漘不發聲也隒魚檢反何
音檢爾雅云重甗隒郭云形似累兩重甑上大下小李巡云隒阪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音呂恬理染二反廣雅云
濂清也與此義乖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箋云不與我相聞命也疏傳漘水隒　正義曰釋丘云夷上洒下不漘李巡曰
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故名漘孫炎曰平上陗下故名曰漘不行者蓋衍字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也

此在河之漘即彼漘也釋山云重甗隒孫炎曰山基有重岸也
隒是山岸漘是水岸故云水隒。傳昆兄　正義曰釋親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使所吏反下並同

疏　采葛三章章三句至讒也　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次也臣之懼讒於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箋云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

疏　彼采至月兮　正義曰彼采葛草以為絺綌兮以興臣有使出而為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兮日久情疏為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也。傳葛所至讒矣　正義曰言所以為絺綌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

事容或多過小事當無愆咎但桓王信讒之故其事唯小一日不見於君已憂懼於讒矣彼采蕭兮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所以共祭祀箋云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共音恭

疏傳蕭所以共祭祀　正義曰釋草云蕭萩李巡曰萩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祭祀所須者喻大事使出彼

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艾所以療疾箋云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

。艾五蓋反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疏大車三章章四句至

訟焉 正義曰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陂陁言禮義陵遲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 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菼薍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檻胡覽反毳尺銳反冕名菼吐敢反鵻本亦作萑音隹蘆力呉反薍五患反行下孟反績胡妹反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云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爲無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禮與音餘

疏 大車至不敢 正義曰言古者大夫乘大車而行其聲檻檻然身服毳冕之衣其有青色者如菼草之色○然乘大車服毳冕巡行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

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傳大車至決訟　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車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声之狀故爲車行声陳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衣大夫之服也菼騅釋言文郭璞曰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傳以經云如菼以衣冠比菼色故先解菼色又解草言菼是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菼薍孫炎郭璞皆以蘆薍爲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薍爲一草此傳菼爲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菼爲一也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爲諸侯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

訟也此時王政纔行境內而已周人刺其大夫不能聽境內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刺之耳○箋菼薍至如騅　正義曰菼薍釋草文以傳解菼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封謂爲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爲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爲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爲卿子男入爲大夫諸侯之數衆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爲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爲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於國之服故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又解毳衣之色所以得如菼者以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爲之裳則刺繡爲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騅故得如菼色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繢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繡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衣繢裳繡者考工

誂言畫繢之事則繢謂畫之也皐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上言作繢明畫爲繢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爲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爲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校之周禮考之而云說云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繢絺冕則衣亦繡也知繡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騅其赤者如頳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傳以菼爲騅箋以菼爲亂以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騅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鄭荅云騅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如騅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啍啍重遲之貌璊赬也○啍他敦反徐又徒孫反璊音門說文作穈云以毳爲罽也解此璊云玉赬色也

禾之赤苗謂之穈玉色如之𧹞勑貞反赤也**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疏傳啍啍至
璊𧹞　正義曰啍啍行之貌故爲重遲上言行之声此言行
之貌互相見也釋器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䞓郭璞云淺
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𧹞**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
有如皦日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
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
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
皦本又作皎古了反壙苦晃反別彼列反疏穀則至皦日　正義曰言古之大夫聽政也非徒不敢淫奔又令室
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
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謂我此言爲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
皦然之白日言其明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闇於古禮而不信
此言也○傳穀生至爲一　正義曰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
之貌故爲白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入
女不出是禮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穴者死則
神合同而爲一故得同穴也祭統曰鋪筵設同几春官司几
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

寛保癸亥冬十月十日夜武夷根遜志補寫

箋　　　　父

中同凡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
神合為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
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思〻者思其來　疏丘中有麻三章〻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
已得見〻也　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思之
鄭以為去治賤之所在有功故思之意皆小異三章俱是思
賢之辭　箋思之至見之　正義曰箋以為施〻為見己之
自來食謂已得食之故以思之為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
食為子國後來我乃得食則思其更來在朝非徒思見而已
其意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
若同時見逐當先思子國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
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
嗟又美其弈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
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
義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著世賢則是引父以[illegible]

顯

子其意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留之子亦謂子嗟耳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留大夫氏也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尽有麻麦草木乃彼留子嗟之所治也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所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為賢也　彼留子嗟其將來施施　施施難進之意也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也

疏　丘中至來施施　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人觀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墝埆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留氏子嗟之所治也由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遥述其行彼留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甚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甚也　鄭以為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墝埆之處今日所以有麻彼留氏之子嗟治之同人顯得之人其將施施伺候他來見己冀來見己与尽權傳

留大至所治　正義曰留之人放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彼留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留氏大夫氏也子[illegible]有德之稱古人以子為字与嗟連文故知字也釈丘云非人力為之丘丘是地之高者在丘之中故墝埆之處墝埆謂之瘠薄者也

丘之中故云境埆之處境埆謂地之磽薄者也傳探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木即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乃彼子嗟之所治謂子嗟未去之日教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境埆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箋子嗟至爲賢 正義曰箋以有麻之下即云彼留子嗟則是子嗟今日所居有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爲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境埆生物所在則治理是其所以爲賢也○傳施施難進之意 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爲舒行由賢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爲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思之也○箋施施至之貌 正義曰箋以思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爲伺候閒暇獨來見己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己下章冀得設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子國子嗟父箋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箋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己得厚待之○食如字一云鄭音飼復扶又反

疏傳子國子嗟父 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箋言子至世賢 正義曰箋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而

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傳子國至得食 正義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思之乏於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箋言其至待之 正義曰准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已言其獨來就我飲食庶其親已來至已家已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欲飲食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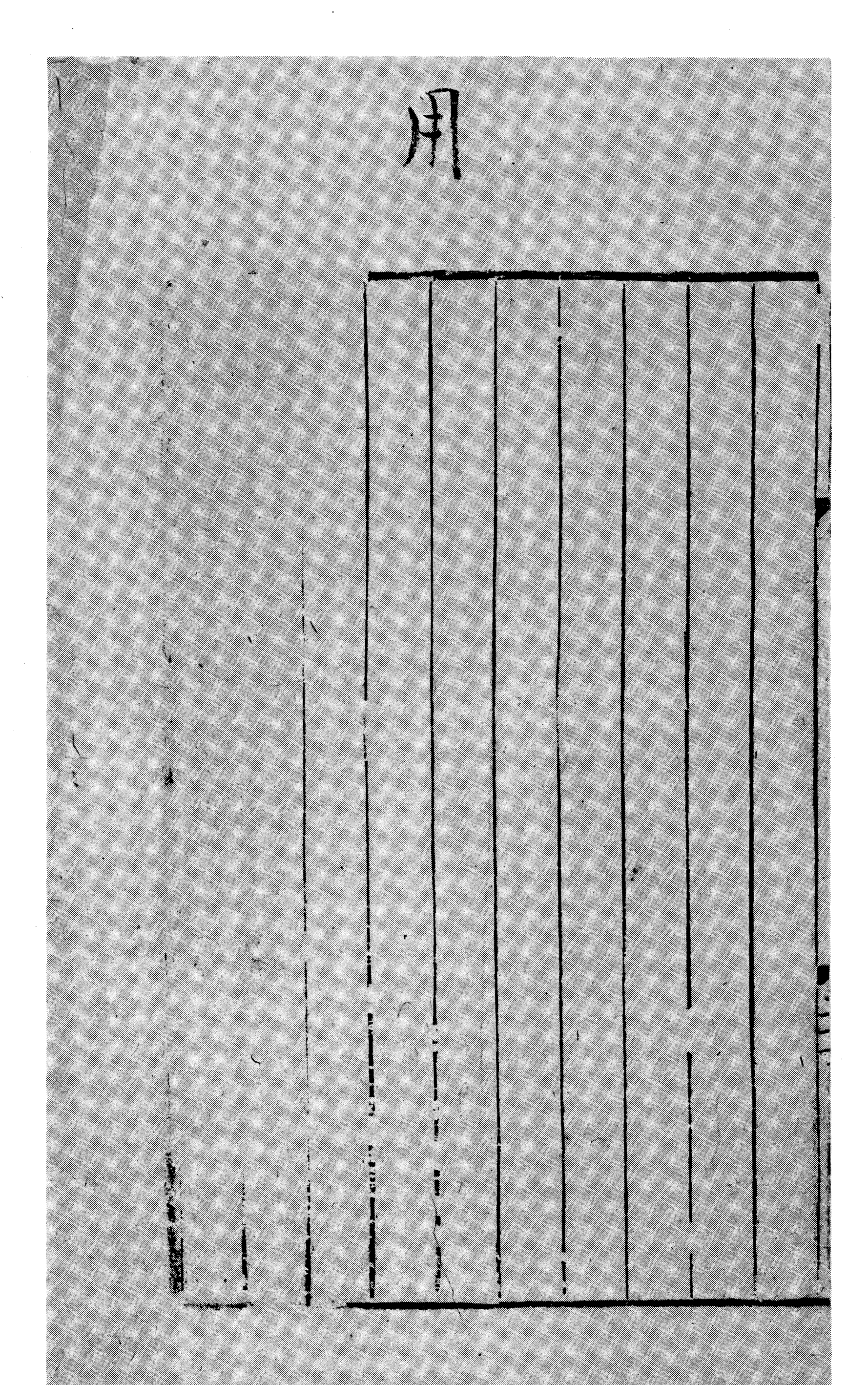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箋云丘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 **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已而遺已也○貽音怡玖音久說文紀又反云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

疏 傳玖石至美寶 正義曰玖是佩玉之名故以美寶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爲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留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箋留氏至遺已 正義曰箋亦以佩玖喻美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已而遺已耳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已已得食之言已之待留氏此章留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留氏之子教已是思者與留氏情親故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非與其父爲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四（四之一）


用

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四（四之二）　十三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云宗周圻内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鄶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内是爲鄭桓公鄭據此爲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

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與因虢鄶之地而國之而鄶亦有詩既譜鄶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鄶之事又云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 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後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 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虢鄶爲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 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鄶爲鄰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君之土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鄶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敝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 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

年桓公爲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爲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爲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虢鄶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鄶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鄶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鄶既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

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號鄶爲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鄶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鄶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城故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故別有鄶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鄶譜亦云則鄶鄭同地而云鄭非鄶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鄶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鄶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鄶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鄶都也鄶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鄶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鄶之國自然亦爲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

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遂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荅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爲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爲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鄭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

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遥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爲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爲彼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蓋後立時事也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後國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弑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褰裳宜是初田事也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篡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

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厠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荅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弟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緇側其反

疏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　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叙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父謂至其宜　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

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
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
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
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
則民興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
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
鬬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
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
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
存則民不愉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勑
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
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
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愼其德相勸爲善以
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與
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李以言焉此與
之淇隩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爲風鄭公
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
故爲雅作者主意
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緇
黑

緇衣

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敝本又作弊符世反朝直遙反下同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適之館舍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禄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館古亂反粲七旦反飧也飧蘇尊反廬力於反飲於鴆反食音嗣

疏 緇衣至粲兮

毛以爲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兮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爲之兮願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禄言武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禄兮欲使常朝於王常食采禄也采禄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爲予授者其意願王爲然非民所能改之也○鄭以爲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敝我願爲君改作兮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爲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爲之也○傳緇黑至之位　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緅是緇爲黑色此緇衣卿士冠禮所

云王人云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
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美武公善爲司徒而經云緇衣周
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
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
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此緇
衣之宜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而敝則更願王爲之令常衣此
服以武公繼世爲卿並皆宜之故言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
之位焉○箋緇衣至弁服　正義曰退適治事之處爲私也
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
兮是也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
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
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
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
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
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
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
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
緇衣也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傳適之至采祿
正義曰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館者人所止舍故爲

舍也粲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粲謂餐食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粲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粲也○箋卿士至飲食 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粲則還有所至也既爲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粲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廻還所至國人授粲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也易傳者以言子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爲禮伐柯言王迎周公言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

造兮好猶宜也箋云造爲也疏箋造爲正義曰釋言文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蓆大也箋云作

爲也○蓆音席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疏傳蓆大正義曰釋詁文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適子

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

亂焉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下及注皆同

勝音升祭側界反後放此聽吐丁反好呼報反疏將仲三章章八句至大亂焉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

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

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失爲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
奢僭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爲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
不忍治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豈
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興師伐之是致大亂大
也。箋莊公至驕慢　正義曰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
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
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
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
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
叔又收貳以爲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
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
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
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叔大叔是段
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
叔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

里無折我樹杞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折之舌反下同杞音起驟仕救反服虔曰數也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箋云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段將此一將字如字與音餘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箋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疏】將仲子至可畏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

正義曰祭仲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

傳里居至木名

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爲居也地官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無踰我里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居

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繼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
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
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箋祭仲
至除之 正義曰哀二十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王
服虔云驟數也箋言驟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
若非數諫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
以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爲其諫非一故言初諫
曰以爲數諫之意案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今箋以爲祭
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祭仲之諫多於公子
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爲諫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
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
箋懷私至得從 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
之行云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爲懷
私之義故以懷爲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父母有
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雖亡遺言尚存與母連言之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
折我樹桑牆垣也桑木之衆也。垣音袁**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

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檀徒丹反木名彊其良反一音居良反刃忍本亦作刃同而愼反依字木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系旁作刃爲是案系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紉秋蘭以爲佩是也 疏 傳園所至之木 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内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繕之言善也甲鎧也。繕市戰反善也說音悅鎧苦愛反 疏 叔于田二章章五句至歸之。箋繕之至甲鎧 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

為鍇箋以今曉古叔于田巷無居人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云叔往田國人
往心于叔似如無人處。巷學絳反大音泰後大叔皆放此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洵蘇遵反疏叔于至且仁正義曰此皆悅
叔之辭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仁德
國人往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傳叔大至里塗 正義曰左傳及下篇皆謂之大叔故傳辨之以明大叔
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私過度時呼為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
作者意殊無他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故云田取禽也丰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
之途道也。箋洵信至又仁 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
辭非實仁也叔于狩巷無飲酒冬獵曰狩箋云飲酒謂燕飲也。狩手又反獵力輒反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疏傳冬獵曰狩正義曰釋天文

李巡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叔適野巷無服馬箋云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箋云武有武節疏箋郊外至乘馬　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夾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箋武有武節　正義曰文武者人之伎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爲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妄爲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而勇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疏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至得衆　正義曰叔負才恃衆必爲亂階而入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襢裼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衆也大叔于田

乗乗馬叔之從公田也。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乗乗上如字下繩證反後句例爾執轡

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箋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爲也在旁曰驂字組音祖中竹仲反

叔在藪火烈具舉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云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藪素口反

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襢裼暴虎獻于公所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云

獻于公所進於君也。襢本又作袒音但裼素歷反搏音博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狃習也箋云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將七羊反請也毋音無本亦作無狃女九反復符又反下同

疏大叔

至傷女。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乗駕一乗之馬叔馬既

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

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其兩驂之馬與

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乗馬從公田獵

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之言得衆之心故同時

舉火叔於是襢去裼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

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爲

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衆之心好勇如此以將爲亂而公

不禁故刺之。鄭唯以狃爲復餘同。傳叔之從公田正
義曰下云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
田也。傳驂之至中節　正義曰此經上云兩驂不言兩服
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於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
則知此經所云亦揔驂服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
首先云御者之良既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
故知如舞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
御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
傳藪澤至具俱　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
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非一而此云藪澤者
以藪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
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氏每州云其澤藪曰某明某是一也
釋地說十藪云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
貨之所藏謂之府藪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
之列火列烈嫌爲火猛此無取爛義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
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
宵田故持火炤之具備即偕俱之義故爲俱也。傳襢裼至
搏之　正義曰襢裼肉袒釋訓文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
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
空手搏之。傳狃習　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

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爲復**叔于田乘乘黃**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上襄並如字行戶郎反夾古洽反**叔在藪火烈具揚**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忌辭也箋云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忌注作已同音記下皆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磬苦定反控口貢反騁敕領反

疏 叔于至送忌　正義曰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黃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鴈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往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衆多才如是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箋兩服至次序　正義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驂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者

上

也襄駕驂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言衆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鴈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傳揚揚光　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傳騁馬至曰送　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下申說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曰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田乘乘鴇　驪白雜毛曰鴇○鴇音保依字作駂驪力馳反

兩服齊首　馬首齊也

兩驂如手　進止如御者之手　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

叔在藪火烈具阜　阜盛也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　慢遲罕希也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慢本又作慢莫晏反

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箋云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掤音氷所以覆矢也馬云櫝丸蓋也杜預云櫝丸箭筩也鬯敕亮反弢吐刀反

疏　叔于至弓忌○毛以爲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鴇馬其內兩服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也火有行列其

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
畢抑者叔釋掤以覆矢矣抑者叔執鬯以弢弓矣既美叔之
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爲異餘同
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傳驪白雜毛曰鴇 正義曰釋
畜文郭璞曰今呼之爲烏驄○傳慢遲罕希 正義曰以肯
慢者必遲緩故慢爲遲也釋詁云希罕也是罕爲希也○傳
掤所至弢弓 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
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云或說犢丸是箭筩
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掤爲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
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云掤所以覆矢鬯者盛弓之器鬯弓
謂弢弓而納之鬯中故
云鬯弓弢弓謂藏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
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

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克一本作尅好呼報反注同惡烏路反下同遠于萬反將子亮反御魚呂反注同翱五羔反【疏】清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文公之時臣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為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竟狄人雖去高克未還乃陳其師旅翱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公不召軍眾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鄭之公子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眾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為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之事耳序則具說翱翔所由作詩之意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當也○箋好利至侵衛 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

之 利

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
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
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匄
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爲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
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
召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
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匄不伐喪
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

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箋云清者高
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也○介音界旁補彭反王
云彊也駟四馬也
一本駟介四馬也

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重英矛有英飾也箋
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矛莫侯反方言云矛吳揚
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鍦音虵或謂之鋋鋋音蟬或謂
之鏦鏦音錯江反其柄謂之矜矜郭音巨巾反
重直龍反注下同英如字沈於耕反酋在由反

疏 清人至翺翔

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以去無所
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馳駈敖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
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上於是翺翔言其不復有事可
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刺之○傳清邑至介甲 正義曰

學校

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
于竟明在鄭衛境上言翶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
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国郊境非近郊遠郊
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惣謂境爲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爲
河上之地盡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
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
已則此言旁旁亦爲不得已之義与下麃麃爲武貌陶陶爲
驅馳之貌互相見也○傳重英矛有英飾 正義曰重英与
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
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箋二矛至
畫飾 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
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近夷長也是矛有二等
也記又云攻国之兵用短守国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
国之兵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爲酋矛夷矛魯頌以矛与重
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
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經
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重喬累荷

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消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穀粲同巨巾反沈又居陵反近附近之近題音啼題頭也室劒削名也方言云劒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縣音玄

疏 傳重喬累荷 正義曰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侯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喬矛至毛羽 正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題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縣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縣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鵝毛矟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軸音逐地名陶徒報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

用

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抽勑由反說文作搯他牢反云抽刃以習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

疏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毛以爲高克間暇無爲逍遙河上乃左廻旋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爲一軍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廻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傳左旋至容好　正義曰毛以爲左右中惣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爲將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爲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遙也以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爲陽故爲左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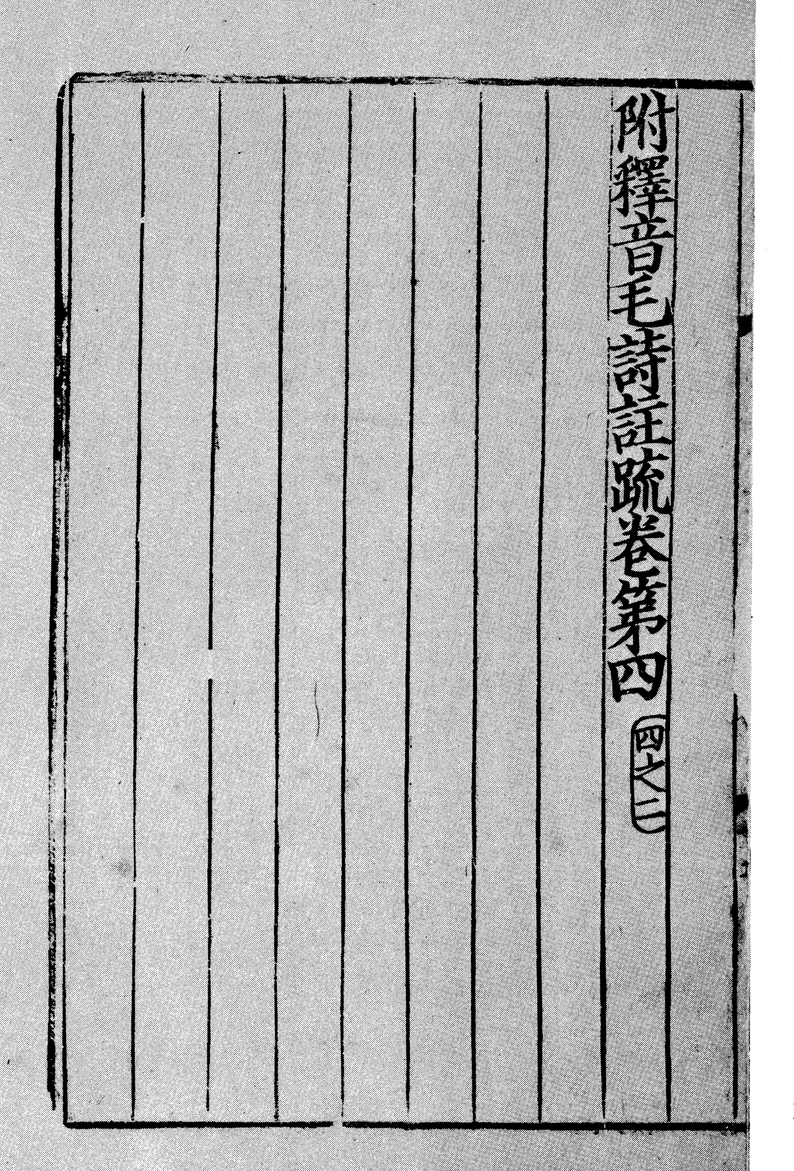
○箋左人至在左　正義曰箋以左右爲相敵之言傳以左爲軍之左旋右爲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爲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廻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兵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

也

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絶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閟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礼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籍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与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礼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賛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爲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三） 十四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字或作求朝直遥反下及注同風福鳳反

【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　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言猶至刺之　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爲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者陵遲自莊公爲始故言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濡音儒洵徐音荀又音恂侯韓詩云侯美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

【疏】

公　冉

羔裘至不渝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皮爲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傳如濡至侯君　正義曰如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箋緇衣至畏之　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爲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爲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傳渝變　正義曰釋言文○箋舍猶至之等　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文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緣悅絹反**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司主也

疏　羔裘至司直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以豹皮爲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刺今無此人○傳豹飾至孔甚　正義

羔裘

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其釋言文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晏於諫反粲采諫反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士之美稱○稱尺證反

【疏】羔裘至彥兮○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爲彥士兮刺今無此人○箋三德至衆意○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无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柔能亦爲德故也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夕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粲是粲爲衆

意○傳彥士之美稱 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爲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摻所覽反徐所斬反袪起居反又起據反袂也擥音覽袂面世反無我惡兮不寁故也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惡烏路反注同寁市坎反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

疏 遵大至故也 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擥執君子之衣袪兮君子若忿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又○傳遵循至袪袂 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摻字

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說文摻字山音反聲訓爲斂也攕字桑此遙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袪袂末則袂袪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爲義故言袂末○傳寁速　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寁意之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魗兮不寁好也魗棄也箋云魗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魗本亦作㪍又作斀市由反或云鄭音爲醜好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疏傳魗棄　正義曰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魗亦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疏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　正

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爲不悅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箋德謂至德也 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惣辭未必爵爲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昧音妹警音景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爛力旦反見賢遍反又如字蚤音早本亦作早別色彼列反

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閒於政事則翺翔習射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弋羊職反鳧音符閒音閑繳音灼本亦作繳

疏 女曰至與鴈 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

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與也此子於是同與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有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間暇無事將翱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鳬之與鴈以待賓客爲飲酒之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說美色故刺之○箋此夫至留色　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大號下傳言閒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留也○箋明星至色時　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箋弋繳至燕具　正義曰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肴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鳬鴈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殽音爻本亦作肴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

○借音皆樂音洛下同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疏 弋言至靜好　正義曰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鳧鴈我欲爲加豆之賓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傳宜肴　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肴也　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鴈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爲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　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

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士上兼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亦有琴瑟故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琚音居佩玉名瑀音禹石次玉也衝昌容反狀如牙儲直居反使所吏反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問遺也箋云順謂與已和順○遺尹季反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箋云好謂與已同好○好呼報反注同

疏　知子至報之　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荅之正爲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傳雜佩至之類　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

觸也則衝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下云佩玉瓊琚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琚玖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箋贈送至之歡 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即是此客俱辭不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侯燕聘問之賓與己之羣臣其禮同此以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非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得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傳問遺 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衞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

問之者即出己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忽鄭太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太子音泰妻七計反以女適人曰妻取如字又促句反下注同

【疏】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 正義曰作有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為文故言鄭人既摠敘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為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

之末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illegible]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荅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立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國長女爲此
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二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
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
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爲正妻
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則是已娶正妻
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嬀已
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
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
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
時故不爲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丈妻君子謂之善自爲謀
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故
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忽鄭至立突　正義
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爲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
寵於莊公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
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
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
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
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
華　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

穠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槿音謹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云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洵恤旬反

疏有女至且都　正義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翺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傳親迎至木槿　正義曰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椵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椵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傳都閑　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爲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爲閑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行行道也英猶華也箋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壻音細字書作壻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將將鳴玉而後

行○將將七羊反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也○傳直專反

【疏】箋女始至代婿　正義曰昬義文也御者代婿即先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鏘鏘鳴玉而後行　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翺將翔之特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蘇如字徐又音踈

【疏】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至美然　正義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胥音踈又相如反菡本作歒又作萏户感反萏本又作欿又作萏度感反菡萏荷華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顛本亦作顛都田反倒都老反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子餘反注同好美色呼報反下同睹都杜反本亦作覩

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矣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　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渠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

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爲不宜也○箋興者至其所 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爲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傳子都至且辭 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爲義嫌且亦爲義故云且辭○醜人之至意同 正義曰箋以子都謂是美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爲言則是假外事爲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覩美乃往覩惡興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其意與好色者同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 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喬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反往覩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狡古卯反

疏 山有至狡童○毛以爲山

上有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
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
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
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
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
之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
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
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
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
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
好之童釋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
小人故刺之○傳松木至紅草　正義曰傳以喬松共文嫌
爲一木故云松木以明喬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蘬
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蘬是龍紅一草而列名故云龍
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
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喬游爲義○箋游
龍至其所　正義曰此章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
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爲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
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槁而龍云游明取槁游爲義山上之木
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驕

恣於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矣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爲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子充至昭公 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爲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箋人之至無實 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爲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爲昭公故易傳以爲人之好忠良不覩子充而覩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

不相倡和○蘀他洛反倡昌亮反本又作唱注下同和胡卧反注下同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

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槁苦老反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長張丈反稱尺證反

疏

蘀兮至和女○毛以爲落葉謂之蘀詩人謂此蘀兮蘀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唱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具在箋○傳蘀槁至後和　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然則落葉謂之蘀此云蘀槁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槁謂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後和也○傳叔伯至臣和　正義曰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揔呼羣臣爲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

兮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箋叔伯至之稱
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為叔伯
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
為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
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
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為羣臣
相謂之辭故易傳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 漂猶吹也○漂匹遥反本亦作飄 叔
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成也○要於遥反注同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權臣擅命祭仲專也○擅善戰反

疏 狡童二章章四句○箋權臣至仲專 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
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
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
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

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憂懼不遑餐也○餐七丹反遑音皇暇也

疏 彼狡至餐兮 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爲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傳昭公至之志 正義曰解呼昭公爲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不與賢人共食祿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褰起連反本或作騫非說文云褰袴也恣資利反行下孟反注下同更音庚

疏 褰裳二章章五句至正己 正義曰作褰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己之辭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己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己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己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箋狂童至正之 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己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櫟之與忽爭國忽以微

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惠愛也溱水名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簒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溱側巾反簒初患反揭欺例反又起列反難乃旦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衞後之荊楚○鄉香亮反本亦作向

狂童之狂也且

狂行童昏所化也箋云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且子餘反下同

【疏】子惠至也且正義曰鄭人以突簒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簒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溱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日益爲此狂行也是爲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傳惠愛至水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溱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箋子者至告難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已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

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
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
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可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
謂他國者爲人爲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
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
傳說陳恒弑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
之意以爲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
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
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爲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
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
溱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箋言他至
荊楚　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
國齊晉宋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
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有其實大國非獨齊
晉他人非獨荊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荊楚也義
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
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
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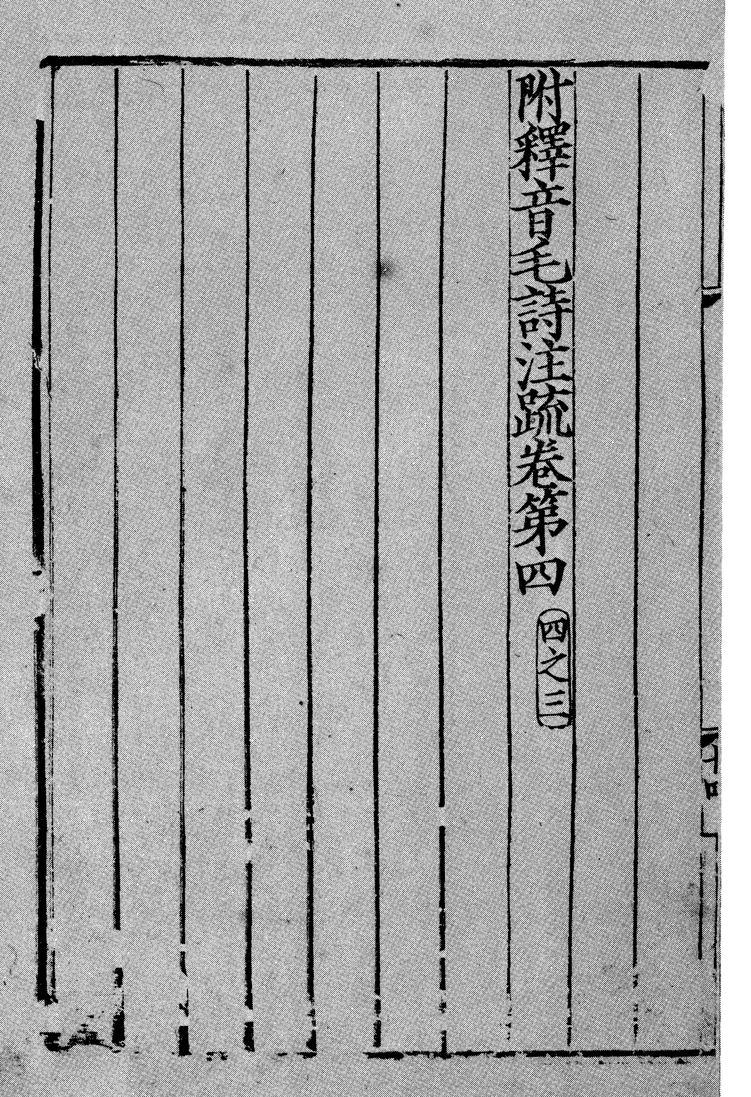
矣而云告齊晉宋衞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爲諸國不思正己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衞蔡魯助突爲簒故思大國正己耳○傳狂行童昏所化　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爲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衆漸多所以益爲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簒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溱水名也溱子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士事也箋云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狂也且**

【疏】箋他士至上士　正義曰傳言士事也以其堪任於事謂之爲士故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爲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爲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

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四）（十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婚姻之道謂嫁取之禮○丰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妦缺立悅反倡昌亮反和胡卧反

（疏）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　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婚姻至之禮　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来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来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爲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

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迎魚敬反下親迎同悔予不送兮時有違而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爲于僞反疏子之至送兮正義曰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来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子當時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爲留者亦不得爲耦由此故悔也○傳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爲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昌盛壯貌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堂並如字門堂也鄭改作棖直庚反梱本作閫苦本反近附近之近悔予不將兮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疏子之至將兮○毛以爲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来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爲棖將爲送爲異餘

同○傳昌盛壯貌 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
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
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
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
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
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
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
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堂
當至邊者 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
朝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
文次故轉堂爲棖棖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
云枨謂之闑棖謂之楔孫炎曰枨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
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
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云褧禪也蓋以禪穀爲之中衣裳用
錦而上加禪穀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
紂衣纁袡○衣錦如字或一音於記反下章放此褧衣苦迥
反下如字禪音丹穀户木反爲其于僞反大音泰舊勑賀反
紂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
並同纁許云反袡如盐反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叔伯迎已

者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
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易以豉反

疏

衣錦至與行 正義曰此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已言已衣則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已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

○傳衣錦至之服 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褧裳互言之

○箋褧禪至纁袡 正義曰玉藻云禪爲絅絅與褧音義同是褧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葢以禪縠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紂衣纁袡士昏禮云女次紂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紂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紂衣纁袡也

○傳叔伯迎已

者　正義曰欲其駕車而来故斥迎已者也迎已者一人而
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
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
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来則從之也

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裳錦褧裳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墠○
音善依字當作壇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　疏　東門之墠二章
章四句至奔者也　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尚
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
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
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爲刺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　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
門之墠墠而難則茹藘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
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
○茹音如後篇同藘力於反茹藘茅蒐蒨草也後篇阪音反

反又符板反町吐鼎反又徒冷反茅貌交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邇近也得禮則近不

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為遠疏東門至甚遠。毛以為東門之墠除

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藘在阪則為險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墠則易登茹藘在阪則難越以興為婚姻

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為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

遠不可為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為女欲奔

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墠墠之邊有阪茹藘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墠茹藘在於阪上其為禁難淺矣言其易越

而出與己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比自男不来迎己耳又言己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

為不來迎己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男迎己已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傳東門至在阪

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為城門故

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葢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茹藘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爲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在東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爲始終之說○箋城東至之辭 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藘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以爲壇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與共爲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爲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已

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己之辭也若然
阪有茹藘可為小難墠乃除地非為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
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墠之易踐以形見阪為難
耳不取易為義也○傳遹近至則遠 正義曰遹近釋詁文
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
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為遠近**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喻也○行上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覽反本又作啖亦作噉並同耆常志反**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疏 東門至我即○毛以為東門之外有
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為易有物在淺室家
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為婚者得禮
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
豈不於汝思為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
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
鄭以為女乎男迎己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
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己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
以栗為興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己有美色亦男

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淺 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爲喻故同上爲說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淒七西反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何夷說也箋云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說音悅下同

疏 風雨至不夷 正義曰言風雨且雨寒凉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

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傳風且至喈喈然 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兩氣寒也二章瀟瀟謂雨下急疾瀟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皆皆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喈喈也○傳胡何夷說 正義曰胡之爲何書傳通訓夷悅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瀟音蕭膠音交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瘳愈也○瘳勑留反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晦昏也箋云已止也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不爲于僞反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誤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注傳云鄭人游於鄉校是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教

疏 子衿三章章四句至不脩焉 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

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
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箋鄭國至
道藝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
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
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曰校也此序
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非
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
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
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
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爲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非純章允反又之閏反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
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傳聲直專反

疏 青青至嗣音。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
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
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
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

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已也○傳青衿青領 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傳嗣習至舞之 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之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来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箋嗣續至忘已 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来責其不来見已不言来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恩責其忘已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瓀本又作瓀如兗反珉亡巾反組音祖綬音受

子衿 一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疏 傳佩佩玉至組綬 正義曰玉藻云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爲佩玉也禮
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瓀玟而
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
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
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傳不來者言不一
來 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
箋當謂不來見已耳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
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挑他羔反又勑彫
反說文作岦達他末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
洛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

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疏 挑兮至月兮○毛以爲學人廢業候望爲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
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
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爲廢學而遊觀○
鄭以下二句爲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已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 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

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箋君子至之甚　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疏】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指其德行則爲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渠彌所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

揚

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

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漂匹妙反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息淺反注下同 **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迋誑也○迋求往反徐又居望反誑九况反

疏揚之水至迋女○毛以爲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手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汝無信他人之言被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二句別義具箋○箋激揚至臣下　正義曰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爲閔無臣之事毛興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爲此解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二人同心也箋云二人者我身與女忽 **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爭爭鬭之爭注同亹亡匪反又音尾莊公子

疏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 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為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為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叙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箋公子至各一 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爭篡故唯數後爲五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思如字注及下皆同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文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恩不忍斥之綦綦文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並同一音岳或云箋留樂又音岳員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爲于

僞反難乃旦反〔疏〕出其至代貪○毛以爲鄭國民人不能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彼棄莫不困苦詩人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貟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爲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絶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彼被棄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絶去且得少時留任則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迫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以閔之○傳思不存乎相救急 正義曰言其見棄既多困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傳縞衣至相樂 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白綦説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即

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爲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室家即縞衣綦巾之男女也○箋縞衣至綦文○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爲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爲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爲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爲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爲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已既相棄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絶也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著文非全用蒼著色爲巾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闉音因闍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徐止奢反又音蛇荼音徒秀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縞衣茹藘**

聊可與娛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爲樂心欲留之言也○娛本亦作虞

疏出其至與娛○毛以爲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着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藘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閔其相棄故願其相樂○鄭以爲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己妻故不思之其中有着縞素之衣茹藘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閔之○傳闉曲至喪服　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闉闍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謂闉爲曲城是也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

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箋闍讀至無常　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為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為出臺之中故轉為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巾茹藘則非盡喪服不得為其色如荼故易傳以荼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為義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會○蔓音萬

疏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　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

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爲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叙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漙本亦作團徒端反**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婉於阮反邂户懈反遘本亦作逅胡豆反

【疏】野有至願兮○毛以爲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露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爲異餘同○傳野四至盛多

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

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箋零落至夫家 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温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爲媒月故引以證此爲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爲此時是婚月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瀼瀼盛貌○瀼如羊反徐又乃剛反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 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溱側巾反下于軌反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 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渙呼亂反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 士與女方秉蕑兮 蕑蘭也箋云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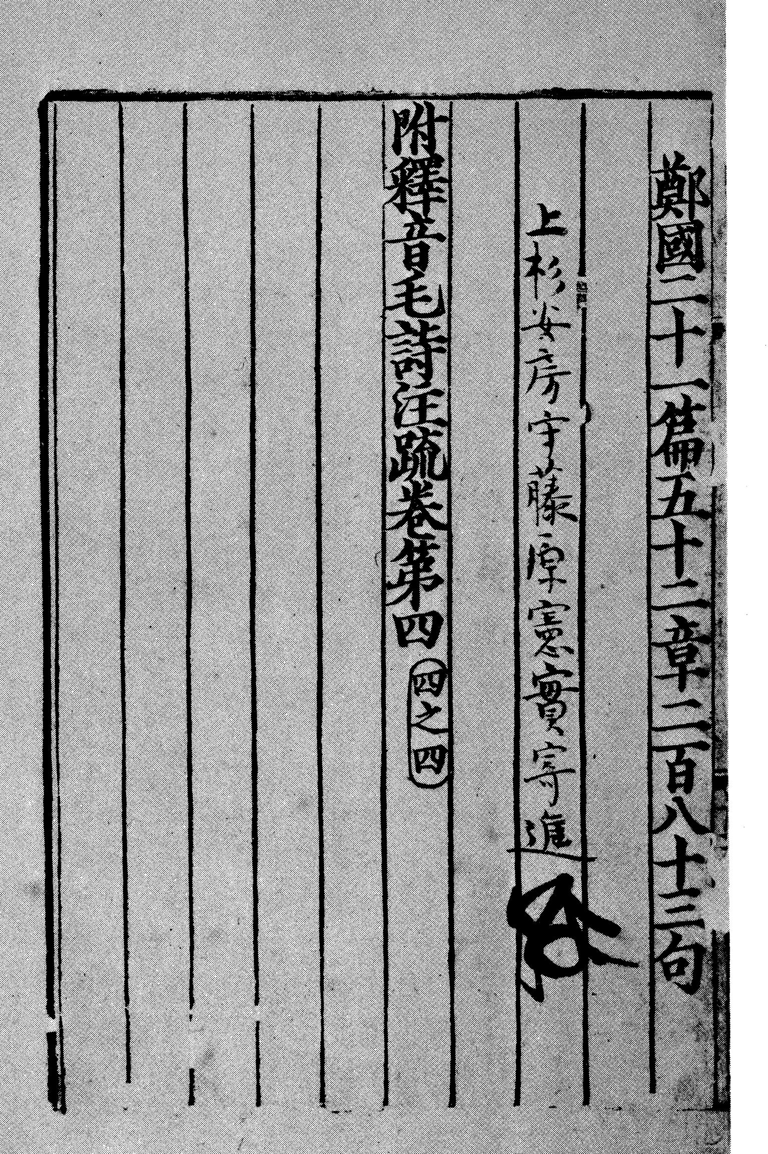
女

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
行○蕑古顏反字從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蕑策之字
耳泆音逸
行下孟反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箋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
於寛閒之處既已也士曰
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徂往也徐
子胥反下章放此閒音閑處昌慮反
且往觀乎洧之外
洵訏且樂
訏大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
洧之外言其士地信寛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
也○洵息旬反韓詩作恂訏況于反韓
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樂音洛注下同
維士與女伊其
相謔贈之以勺藥
勺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
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
女以勺藥
結恩情也
疏
溱與洧至勺藥
其爲淫之事
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
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
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
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爲淫泆士既與女相
見女謂士曰觀於寛閒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
上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
我聞洧水之外信寛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
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其女



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配
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傳蕳蘭　正義曰陸機疏云
蕳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
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
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
衣著書中辟白魚○傳訏大　正義曰釋詁文○箋洵信至
則往　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答女也且往
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
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傳勺藥香草　正義曰
陸機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箋伊
因　正義曰因觀寬閒遂爲戲謔故以伊爲因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瀏深貌○瀏音留說文流清也力尤反
士與女殷其盈矣殷眾也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
將謔贈之以勺藥箋云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一）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貢青州岱嶺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畧季萴蒲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　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甞爲四岳佐

萴七側

公 冉

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
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
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與子真是
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爲大
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甚君多難於是武王平商而王
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
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
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
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
里太公以元勳明知太公封齊爲大國百里可知也水所營
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
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
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
自營丘徙此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内有丘即營
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
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
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
胡公而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
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

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踳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奔上自胡公之所殺爲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 正義曰皐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故爲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

外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万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數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云禹貢注云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内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内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内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内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内王者禮法相變周服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号其人居齊地因号其所居之地爲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乱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

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傳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耶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衞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濰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　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爲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爲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爲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爲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爲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

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之
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
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夷王闇
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
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
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
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
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
一君當三王也謚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爲君歷年
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子卒子
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
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
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
云刺而不舉号謚則舉上明下亦爲哀公詩矣南山甫田盧
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敝笱刺文姜猗嗟刺
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
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豨嫌以
爲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群臣所患故作雞鳴
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以

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叙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曹若此復何所疑且衡門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慤愿之人未以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左傳曾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内皆是美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妃芳非反慢武諫反警居領反本又作敬音同

疏 雞鳴三章章四句至道焉 正義曰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内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何起之

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
淫故夫人與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
使不肯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
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
其配夫則爲賢妃指其行事則爲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
者以夫妻爲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
言之車舝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
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雞既**
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朝
直遥反注下皆同**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
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蠅餘仍反【疏】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正義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
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
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
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
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
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爲雞鳴聞
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

不戒令起故刺之○傳雞鳴至君作　正義曰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旣鳴知朝將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箋夫人至禮敬　正義曰常禮以雞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恒恐傷晚故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以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向則夫人以雞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

東方明矣朝旣昌矣

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旣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纚色蟹反何纚綺反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箋云夫人

以月光爲東方 東方至之光 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
明則朝亦敬也 疏 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
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
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
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
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爲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
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
傳東方至聽朝 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
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已以雞鳴而起
即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既
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纚縚髮纚廣充幅
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案
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
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服纚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纚
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
鞠衣黄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
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
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
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
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

雞鳴

衣御於君當衣褖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纚笄耳此傳言纚
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褖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
用爲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
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
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
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爲夫人纚
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
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纚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
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
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
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即聽之傳又言朝已
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纚笄而朝君
矣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矣
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
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薨呼弘反妃音配本亦作配樂音岳又五教反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

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
惡於子戒之也○且七也反況子餘反朝會此一朝如字音張遙反惡烏路反下同於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

疏

蟲飛至子憎　正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卧而
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御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
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卧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
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予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傳古之至其敬　正義曰以恭敬之
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
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興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箋蟲飛至無已　正義曰
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蟲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雞
鳴時也○傳會會至夫人　正義曰言會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

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卅之治也百官承事朝
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
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
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箋云庶衆 正義曰經古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荒謂政事廢亂○還音旋韓詩作嫙嫙好貌好呼報反
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饜音同止也好蒿縞反
疏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 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
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
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爲賢
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爲好君上以善田獵爲賢好則下
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
章皆士大夫相荅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 還便捷之貌峱山名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

出田獵而相遭也○峱乃刀反說文云峱
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嶩便捷本亦作便旋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箋云並
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
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驅本又作
駈曲具反注下同肩如字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
豣音同又音牽揖一入反儇許全反韓詩作
婘音權好貌併步頂反下文同譽音餘下同

疏 子之至儇
兮 正義
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
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
遭值我於峱山之間兮於是子即與我並行驅馬逐兩肩獸
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儇利兮聚說田事以爲戲樂而荒廢
政事故刺之○傳還便至山名○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
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
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間則是山之南山
則故知峱山名○箋子也至相遭○正義曰以報荅相譽則
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驅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
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從逐至儇利○正義曰大司馬
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豣于公
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儇利言其便利驅逐

子之

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茂美也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牡茂后反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佼古卯反本又作姣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狼獸名臧善也疏傳狼獸名臧善正義曰釋獸云狼牡貛牡狼其子獥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貛牡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建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臑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於詩内協句宜音直據反迎魚敬反注同疏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

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

俟待也門屛之間曰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

尚之以瓊華乎而

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瓊也人君以玉爲瓊華石色似瓊也

疏

俟我至乎而○毛以爲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瓊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鄭以爲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爲紞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傳俟待至象瑱 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屛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屛之間

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佇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楚語稱曰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爲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盡士以象爲瑱也○箋我嫁至而云　正義曰此詠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婚禮壻親迎至於女嫁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者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婚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爲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爲紞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線爲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

爲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
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
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以兩且此詩刺
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爲臣則三
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
之婿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
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韻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
爲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玄紞一玄而已何云具
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
爲條王后織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傳瓊
華至之服 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以
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爲佩也玉
藻云士佩瓀玟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
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
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其爲一物
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首
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序言
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
故以每章爲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
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

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箋尚猶至似瓊也
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爲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紞用
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紞而加飾故言謂懸紞之末所謂
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
爲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爲臣亦用玉故辨之
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爲瑱也箋既言人君以玉
即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爲似則鄭意
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
之尊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
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故爲總述人臣親迎之法孫毓
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
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
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
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
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
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爲充
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射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
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
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
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

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旣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爲紞瓊華爲瑱也**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青青玉箋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疏〕傳青青玉　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爲瑱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黃黃玉箋云黃紞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云瓊英猶瓊華也〔疏〕箋瓊英猶瓊華　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

疏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至禮化

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為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月為臣失道下四句為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姝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姝赤朱反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履禮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

疏 東方至即兮○毛以為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

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
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婚姻之正禮以刺今
之淫奔也○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假爲女拒男之辭以刺
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已乃許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旨不
明之君兮由君不明致此强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
我之室兮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奈之何又言已不從之意此
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
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許故刺之○傳日出至
之貌 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
明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姝
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爲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
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箋東方至不明
 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
事也不宜爲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
情許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爲興者
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
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
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
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
有拒男之女而許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强

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爲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許男者也○傳履禮　正義曰釋言文上諭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闥他達反(疏)傳月盛至門　正義曰以序韓詩云門屛之間曰闥言君臣失道則君臣並責以致知以月盛東方諭臣明察也云闥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闥字從門故知門內也**在我闥兮履我發兮**發行也箋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疏)傳發行　正義曰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爲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朝直遥反注皆同挈苦結反

音結壼音胡挈壼 疏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至職焉 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壼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昬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壼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壼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摠辭此則非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上二章是也挈壼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箋號令至刻者 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壼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壼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壼盛水器也世主挈壼水以爲漏然則挈壼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壼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昬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 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壼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顚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倒都老反遽其慮反別彼列反

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箋云自從也羣臣顚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疏 東方至召之

正義曰言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所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法而今漏刻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傳上曰衣下曰裳 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爲衣令上者在下是爲顛倒也○箋挈壺至始入 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爲已明告君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促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失於侵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未明當起也別色始入王藻文○箋羣臣至早興 正義曰羣臣顛倒衣裳方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興臣起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 晞明之始升 疏 傳晞明之始升 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爲一事也

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令告也

折

柳樊圃狂夫瞿瞿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折之舌反圃音布又音補樹菜蔬曰圃瞿俱具反脆七歲反藩方元反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辰時夙早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莫音暮

疏 折柳至則莫 正義曰此言折柳木以為藩菜果之圃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恒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傳柳柔至於朝 正義曰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其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經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蓏其外列藩籬以為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為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

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爲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
意也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
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爲
百刻分其數以爲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
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
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縣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
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
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
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
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
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象曆及諸曆法與今大史
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
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
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
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
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其筭
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方爲法定作四十
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
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
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

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
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尚書緯
謂刻爲商鄭作士昏禮目録云日入三商爲昏舉全數以言
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
以裨夜故於曆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
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
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
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甚錯馬融言晝漏
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
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不
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爲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
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注
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
序云興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
令朝廷無節也葢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
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
爲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傳辰時夙早莫晚　正義
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也夙早釋詁文暮與早對
故爲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卷終

昭和四十八年十月　發行

毛詩註疏　第一卷　（全四卷）

解題　長澤規矩也

發行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後援會
栃木縣足利市昌平町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內

印刷　汲古書院印刷所

製作
發賣　汲古書院
東京都千代田區飯田橋二—五—四
電話（二六五）九七六四
振替東京一五八〇三五